

四

存

編

讀者的批評和意見，請寄至
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古籍出版社編輯室。

四 存 編

〔清〕顏 元 著
王 星 賢 標 點

*

古 籍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七號)

中 華 書 局 上 海 印 刷 廠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開本 850X1168 1/32 · 印張 5 3/8 · 字數 110,000

一九五七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五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印數: 1—5,500 定價: (9) 0.75 元

統一書號: 2016.36 57.4. 京整

階級，幾乎把程、朱和孔、孟同等看待，雖然有陸、王派和他們對抗，程、朱派的勢力並沒有削弱。清初著名的學者，像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夫之等人，對以前的唯心主義哲學已經發生懷疑，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哲學觀點，但顧、王兩人還是接近程、朱派，黃又比較接近陸、王派，他們雖也對程、朱多少表示不滿，却不敢公然提出反對。到了顏元，才明顯的揭出反抗程、朱的旗幟，公然宣稱程、朱之禍「甚於楊、墨，烈於嬴秦」，自己準備在這「普地狂瀾東奔之時，不度勢，不量力，駕一葉之舟而欲挽其流」，（存性編頁一八）這實在可算是大膽的舉動。因為當時的情況，正像他所說，「宋儒，今之堯、舜、周、孔也；韓愈、關、佛，幾至殺身，況敢議今世之堯、舜、周、孔者乎！季友著書駁程、朱之說，發州決杖，況敢議及宋儒之學術品詣者乎！此言一出，身命之虞所必至也。」（存學編頁五六）

他自己說，存性編的大旨是在「明理（即非物質的）氣（即物質的）俱是天道，性（抽象的）形（具體的）俱是天命」，（存學編頁五七）這是針對程、朱把人性分為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，認氣質之性有善有惡，義理之性才是善的那種理論說的。他強調「若無氣質，理將安附！且去此氣質，則性反為兩間無作用之虛理」，（存性編頁五）幾乎明白提出了物質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的純唯物論。從此出發，存學編的大旨，像他自己所說，是在「明道不在詩書章句，學不在穎悟誦讀，而期如孔、門博文約禮，身實學之，身實習之」，（存學編頁五六—七），他把讀書的無用比做熟讀琴譜不能算做學琴，熟讀醫書並不就會治病，他改號習齋，就爲了要「身實習之」。所以他教他的學生，總是要求「屏去浮文，專務實行」，這也可算接近於從實踐過程中去認識真理性的標準的觀點。

可惜，他的唯物論仍然不免受孔、孟以來儒家教條主義的束縛，離開了人的社會性，離開了人的歷史發展，去觀察和認識問題，所要實學和實習的只是周禮的「六德、六行、六藝」，不會接觸到實際的社會實踐，因而在存治編裏，竟主張恢復三代以前所謂「王道」的政治制度，如所謂井田、封建、學校甚至違反人道的宮刑都認為可以實行，連對他最信服的大弟子李燾也提出反對，以為封建不必復古（見存治編書後），可說比他的前輩顧、黃、王諸人更退了一步。至於存人編，僅僅因襲韓愈一類的衛道爛調，不但沒有觸及宗教的本質，甚至把明太祖用禪宗呵佛罵祖的調子所做的釋迦佛贊，天真地當做正面文章來曲解，並且常常站在統治者的地位，用大清律來嚇唬人。這些當然由於他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所受教育的關係，尤其是受階級意識的局限，我們不該加以過分的責備。

本書用一九二三年四存學會編印的顏李叢書本標點付印，並依據幾輔叢書本校正了錯字。四存編的排列順序，各本互有不同，現在根據著者存性編圖跋所說，先存性，次存學和存治。存人編他自己沒有提及，大約是他死後他的弟子所編，所以附在最後。

一九五六年八月

存
性
編

目錄

卷一

駁氣質性惡·····

三

明明德·····

四

棉桃喻性·····

五

借水喻性·····

六

性理評三十九則·····

六

卷二

性圖·····

三

圖跋·····

五

附錄同人語·····

七

書後·····

六

存性編卷一

博野顏元著

駁氣質性惡

程子云：「論性論氣，二之則不是。」又曰：「有自幼而善，有自幼而惡，是氣稟有然也。」朱子曰：「纔有天命，便有氣質，不能相離。」而又曰：「既是此理，如何惡？所謂惡者，氣也。」可惜二先生之高明，隱爲佛氏六賊之說浸亂，一口兩舌而不自覺。若謂氣惡，則理亦惡，若謂理善，則氣亦善。蓋氣卽理之氣，理卽氣之理，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！

譬之目矣。睚、眦、眦、眦，氣質也；其中光明能見物者，性也。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，睚、眦、眦、眦乃視邪色乎？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，睚、眦、眦、眦皆是天命，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，何者是氣質之性；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，光明能視卽目之性善，其視之也則情之善，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，皆不可以惡言。蓋詳且遠者固善，卽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，惡於何加！惟因有邪色引動，障礙其明，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。然其爲之引動者，性之咎乎，氣質之咎乎？若歸咎於氣質，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，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！

孔、孟性旨湮沒至此，是以妄爲七圖以明之。非好辯也，不得已也。

明明德

朱子原亦識性，但爲佛氏所染，爲世人惡習所混。若無程、張氣質之論，當必求「性情才」及「引蔽習染」七字之分界，而性情才之皆善，與後日惡之所從來判然矣。惟先儒既開此論，遂以惡歸之氣質，而求變化之，豈不思氣質卽二氣四德所結聚者，烏得謂之惡！其惡者，引蔽習染也。惟如孔門求仁，孟子存心養性，則明吾性之善，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。

故大學之道，曰「明明德」，尙書贊堯，首曰「欽明」，舜曰「濬哲」，文曰「克明」，中庸曰「尊德性」，既尊且明，則無所不照。譬之居高肆望，指揮大衆，當惻隱者卽惻隱，當羞惡者卽羞惡，仁不足以特者卽以義濟之，義不足以特者卽以仁濟之。或用三德並濟一德，或行一德兼成四德，當視卽視，當聽卽聽，不當卽否。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，一切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，又何習於惡、染於惡之足患乎！是吾性以尊明而得其中正也。

六行乃吾性設施，六藝乃吾性材具，九容乃吾性發現，九德乃吾性成就；制禮作樂，變理陰陽，裁成天地，乃吾性舒張，萬物咸若，地平天成，太和宇宙，乃吾性結果。故謂變化氣質爲養性之效則可，如德潤身，晬面盎背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；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，以其問罪於兵而責染於絲也。知此，則宋儒之言性氣皆不親切。

惟吾友張石卿曰：「性即是氣質之性，堯舜氣質卽有堯舜之性，呆默氣質卽有呆默之性，而究不可謂性有惡。」其言甚是。但又云「儂人決不能爲堯舜」，則誣矣。吾未得與之辨明而石卿物故，深可惜也！

棉桃喻性

諸儒多以水喻性，以土喻氣，以濁喻惡，將天地予人至尊至貴至有用之氣質，反似爲性之累者然。不知若無氣質，理將安附！且去此氣質，則性反爲兩間無作用之虛理矣。

孟子一生苦心，見人卽言性善，言性善必取才情故迹一一指示，而直指曰：「形色，天性也，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。」明乎人不能作聖，皆負此形也，人至聖人，乃充滿此形也；此形非他，氣質之謂也。以作聖之具而謂其有惡，人必將賤惡吾氣質，程、朱敬身之訓，又誰肯信而行之乎？

因思一喻曰：天道渾淪，譬之棉桃：殼包棉，陰陽也；四瓣，元、亨、利、貞也；軋、彈、紡、織，二氣四德流行以化生萬物也；成布而裁之爲衣，生人也；領、袖、襟、裾，四肢、五官、百骸也；性之氣質也。領可護項，袖可藏手，襟裾可蔽前後，卽目能視、耳能聽、子能孝、臣能忠之屬也，其情其才，皆此物此事，豈有他哉！不得謂棉桃中四瓣是棉，軋、彈、紡、織是棉，而至製成衣衫卽非棉也，又不得謂正幅、直縫是棉，斜幅、旁殺卽非棉也。如是，則氣質與性，是一是二？而可謂性本善，氣質偏有惡乎？

然則惡何以生也？則如衣之著塵觸汚，人見其失本色而厭觀也，命之曰汚衣，其實乃外染所成。有成衣即被汚者，有久而後汚者，有染一二分汚者，有三四分以至什百全汚不可知其本色者，僅只須煩澗滌滌以去其染著之塵汚已耳，而乃謂洗去其襟裾也，豈理也哉！是則不特成衣不可謂之汚，雖極垢敝亦不可謂衣本有汚。但外染有淺深，則澗滌有難易，若百倍其功，縱積穢可以復潔，如莫爲之力，即蠅點不能復素。則大學明德之道，日新之功，可不急講歟！

借水喻性

程、朱因孟子嘗借水喻性，故亦借水喻者甚多，但主意不同，所以將孟子語皆費牽合來說。今即就水明之，則有目者可共見，有心者可共解矣。

程子云：「清濁雖不同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，」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，然不可以惡者不爲性乎？非正以惡爲氣質之性乎？請問，濁是水之氣質否？吾恐澄澈淵湛者，水之氣質，其濁之者，乃雜入水性本無之土，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。其濁之有遠近多少，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。若謂濁是水之氣質，則濁水有氣質，清水無氣質矣，如之何其可也！

性理評

朱子曰：「孟子道性善，性字重，善字輕，非對言也。」

此語可詫！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？誰說是對言？若必分輕重，則孟子時人競言性，但不知性善耳。

孟子道之之意，似更重善字。

朱子述伊川曰：「形既生矣，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。其中動而七情出，曰喜、怒、哀、懼、愛、惡、欲，情既熾而益蕩，其性鑿矣。」

「情既熾」句，是歸罪於情矣。非。王子曰：「程子之言似不非。熾便是惡。予曰：孝子之情濃，忠臣之情盛，熾亦何惡！賢者又惑於莊周矣。」

又曰：「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，而其是非真妄，特決於有節與無節，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。」

以不中節爲非亦可，但以爲惡妄則不可。彼忠臣義士，不中節者豈少哉！

朱子曰：「『人生而靜，天之性，』未嘗不善；『感物而動，性之欲，』此亦未嘗不善。至於『物至知誘，然後好惡形焉。』好惡無節於內，知誘於外，不能反躬，天理滅矣，『方是惡。』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。」

此段精確，句句不紊層次。吾之七圖，亦適以發明朱子之意云爾。而乃他處多亂，何也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高，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。按朱子此段，是因樂記語而釋之。可見漢儒見道，猶勝宋儒。

①「不」，原誤「無」。

又述韓子所以爲性者五，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、老而言之。

先生輩亦雜佛、老矣！

張南軒答人曰：「程子之言，謂『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，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。』繼之曰：『凡人說性，只是說繼之者善也。』」

玩程子云，「凡人說性，只是說繼之者善也，」蓋以易「繼善」句作已落人身言，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。夫「性」字從「生心」，正指人生以後而言。若「人生而靜」以上，則天道矣，何以謂之性哉！

朱子曰：「人之性論明暗，物之性只是偏塞。」

人亦有偏塞，如天啞、天閤是也；物亦有明暗，如沐猴可教之戲、鸚鵡可教之言是也。

程子曰：「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，知其必滅宗，此無足怪，其始便稟得惡氣，便有滅宗之理，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。使其能學以勝其氣，復其性，可無此患。」

噫！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敖，晉揚食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爲明證者也，亦言氣質之惡者以爲定案者也。試問二子方生，其心欲弑父與君乎？欲亂倫敗類乎？吾知其不然也。子文、向母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，他日易於爲惡耳。今卽氣稟偏而卽命之曰「惡」，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，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！程子云：「使其能學以勝其氣，復其性，可無此患，」可爲善論，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！

朱子曰：「氣有不存而理卻常在。」又曰：「有是氣則有是理，無是氣則無此理。」

後言不且以己矛刺己盾乎？

孔、孟言性之異，略而論之，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，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。雜乎氣質而言之，故不曰「同」，而曰「近」。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，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。

愚謂識得孔、孟言性原不異，方可與言性。孟子明言「爲不善非才之罪」，「非天之降才爾殊」，「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」，又曰「形色天性也」，何嘗專言理！況曰性善，謂聖凡之性同是善耳，亦未嘗謂全無差等。觀言「人皆可以爲堯舜」，將生安、學利、困勉無不在內，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。

宋儒強命之曰「孟子專以理言」，冤矣！孔子曰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」，此二語乃自罕言中偶一言之，遂爲千古言性之準。性之相近如真金，輕重多寡雖不同，其爲金俱相若也。惟其有差等，故不曰「同」，惟其同一善，故曰「近」。將天下聖賢、豪傑、常人不一之姿性，皆於「性相近」一言概括，故曰「人皆可以爲堯舜」；將世人引蔽習染、好色好貨以至弑君弑父無窮之罪惡，皆於「習相遠」一句定案，故曰「非才之罪也」，「非天之降材爾殊也」，孔、孟之旨一也。昔太甲顛覆典刑，如程、朱作阿衡，必將曰「此氣質之惡」。而伊尹則曰「茲乃不義，習與性成」。大約孔、孟而前，責之習，使人去其所本無，程、朱以後，責之氣，使人憎其所本有，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諉，竟有「山河易改，本性難移」之諺矣，其誤世豈淺哉！

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，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、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，其說甚詳。

以聖賢所罕言而諄諄言之，至於何年習數，何年習禮，何年學樂，周、孔日與天下共見者而反後之，便是禪宗。

邵浩問曰：「趙書記嘗問浩，『如何是性？』浩對以伊川云，『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；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。』趙云：『安得有兩樣？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。』」曰：「公當初不曾問他，『既謂之善，固無兩般，纔說相近，須有兩樣。』」

善哉書記！認性真確，朱子不如大舜舍己從人矣。殊不思夫子言相近，正謂善相近也；若有惡，則如黑白、冰炭，何近之有！

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，論才亦然。荀、揚、韓諸人雖是論性，其實只說得氣。不本然，便不是性。

問：「氣質之說起自何人？」曰：「此起於程、張。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，有補於後學。」

程、張隱爲佛氏所惑，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，遂杜撰氣質一說，誣吾心性。而乃謂有功聖門，有補來學，誤甚！

程子曰：「善惡皆天理。謂之惡者，本非惡，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。蓋天下無性外之物，本皆善而流於惡耳！」

玩「本非惡，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」語，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，凡其所謂善惡者，猶言偏全、純駁、清濁、厚薄焉耳。但不宜輕出一惡字，馴至有「氣質惡爲吾性害」之說，立言可不慎

乎！「流於惡」「流」字有病，是將謂源善而流惡，或上流善而下流惡矣。不知源善者流亦善，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，其所爲惡者，乃是他途岐路別有點染。譬如水出泉，若皆行石路，雖自西海達於東海，毫不加濁，其有濁者，乃虧土染之，不可謂水本清而流濁也。知濁者爲土所染，非水之氣質，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，非人之氣質矣。

問：「『善固性也』固是，若云『惡亦不可不謂之性』，則此理本善，因氣而鶻突，雖是鶻突，然亦是性也。」曰：「他原頭處都是善，因氣偏，這性便偏了；然此處亦是性。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，都羞惡而無惻隱，這個便是惡的。這個喚做性耶不是？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，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，這個便是『惡亦不可不謂之性』也。」

此段朱子極力刻畫氣質之惡，明乎此則氣質之有惡昭然矣，大明乎此則氣質之無惡昭然矣。夫「氣偏性便偏」一言，是程、朱氣質性惡本旨也。吾意偏於何物，下文乃曰：「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，都羞惡而無惻隱，這便是惡。」嗚呼！世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，皆羞惡而無惻隱之人耶！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，皆羞惡而無惻隱之性耶！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。今即有人偏勝之甚，一身皆是惻隱，非偏於仁之人乎？其人士焉而學以至之，則爲聖也當如伊尹；次焉而學不至，亦不失爲屈原一流人；其下頑不知學，則輕者成一姑息好人，重者成一貪溺昧罔之人。然其貪溺昧罔，亦必有外物引之，遂爲所蔽而僻焉，久之相習而成，遂莫辨其爲後起，爲本來，此好色好貨大率偏於仁者爲之也。若當其未有引蔽，未有習染，而指其一身之惻隱曰，此是好色，此是好貨，豈不誣乎！即有人一身皆

是羞惡，非偏於義之人乎？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，則爲聖也；當如伯夷；次焉而學不至，亦不失爲海瑞一流人；其下頑不知學，則輕者成一傲岸絕物，重者成很毒殘暴之惡人。然其很毒殘暴，亦必有外物引之，遂爲所蔽而僻焉，久之相習而成，遂莫辨其爲後起，爲本來，大率殺人戕物，皆偏於義者爲之也。若當其未有引蔽，未有習染，而指其一身之羞惡者曰，此是殺人，此是戕物，豈不誣乎？墨子之心原偏於惻隱，遂指其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，可乎？但彼不明其德，無晰義之功，見此物亦引愛而出，見彼物亦引愛而出，久之相習，即成一兼愛之性，其弊至視父母如路人，則惡矣；然亦習之至此，非其孩提即如此也。即朱子亦不得不云「孟子推其弊至於無父」，則下句不宜承之曰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」也。

朱子曰：「濂溪說，『性者，剛、柔、善、惡中而已矣。』濂溪說性，只是此五者。他又自有說仁、義、禮、智底性時，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此五者。然氣質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，非別有一種性也。」

既云「氣質之性即是四端之性，別無二性」，則惡字從何加之？可云「惡之性即善之性」乎？蓋周子之言善惡，或亦如言偏全耳。然偏不可謂爲惡也，偏亦命於天者也，雜亦命於天者也，惡乃成於習耳。如官然：正印固君命也，副貳獨非君命乎？惟山秦僧僞非君命耳。如生物之本色然：五色兼全，且均勻而有條理者，固本色也；獨黃獨白非本色乎？即色有錯雜獨非本色乎？惟灰塵污泥薰漬點染，非本色耳。今乃舉副貳雜職與僞僞同誅，以偏色錯彩與污染并厭，是惟正印爲君命，純美爲本色，惟堯舜、孔、孟爲性善也，烏乎可！

周子太極圖，原本之道士陳希夷，禪僧壽涯，豈其論性亦從此

誤，而諸儒遂皆宗之歟？

言若水之就下處，當時只是滾說了。蓋水之就下，便是喻性之善，如孟子所謂「過類」「在山」，雖不是順水之性，然不謂之水不得。這便是前面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」之說。

竭盡心力，必說性有惡，何爲？
弑父弑君亦是人，然非人之性；「過類」「在山」亦是水，然非水之性。

水流至海而不污者，氣稟清明，自幼而善，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。流未遠而已濁者，氣稟偏駁之甚，自幼而惡者也。流既遠而方濁者，長而見異物而遷焉，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濁有多少，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。不可以濁者不爲水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。

水流未遠而濁，是水出泉即遇易虧之土，水全無與也，水亦無如何也。人之自幼而惡，是本身氣質偏駁，易於引蔽習染，人與有責也，人可自力也。如何可倫！
人家牆卑，易於招盜，牆誠有咎也，但責牆曰「汝即盜也」，受乎哉？

因言：「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，或時臭了。京師人會洗水，將沙石在篋中，上面傾水，從篋中下去。如此十數番，便漸如故。」

此正洗水之習染，非洗水之氣質也。

而今講學用心著力，都是用這氣去尋個道理。

然則氣又有用如此，而謂其有惡乎？

或問：「『形而後有氣質之性』，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，何也？」勉齋黃氏曰：「氣有偏正，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；氣有昏明，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。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，故仁常多而義常少；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，故義常多而仁常少。若此者，氣質之性有善惡也。」

是以偏爲惡矣。則伯夷之偏清，柳下惠之偏和，亦謂之惡乎？

愚嘗質之先師。答曰：「未發之前，氣不用事，所以有善而無惡。」至哉此言也！

未發之前可羨如此，則已發可憎矣，宜乎佛氏之打坐入定，空卻一切也！黃氏之言，不愈背誕乎！

氣有清濁，譬如著些物蔽了，發不出。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，爲義之意卻在裏面，只是發不出。如燈火使紙罩了，光依舊在裏面，只是發不出來，拆去了紙，便是光。

此紙原是罩燈火者，欲燈火明必拆去紙。氣質則不然。氣質拘此性，即從此氣質明此性，還用此氣質發用此性。何爲拆去？且何以拆去？拆而去之，又不止孟子之所謂戕賊人矣！

以人心言之，未發則無不善，已發則善惡形焉。然原其所以爲惡者，亦自此理而發，非是別有個惡，與理不相干也。若別有個惡與理不相干，卻是有性外之物也。

以未發爲無不善，已發則善惡形，是謂未出土時純是麥，既成苗時即成麻與麥，有是理乎？至謂所以爲惡亦自此理而發，是誣吾人氣質，並誣吾人性理，其初尙近韓子「三品」之論，至此竟同荀氏「性惡」，揚氏「善惡混」矣。

北溪陳氏曰：「自孟子不說到氣稟，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，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混，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

品，都只是說得氣。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，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，都只含糊云云。至程子，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，方見得善惡所從來。」又曰：「萬世而下，學者只得按他說，更不可改易。」

程子張於衆論無統之時，獨出「氣質之性」一論，使荀、揚以來諸家所言皆有所依歸，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，是以其徒如空谷聞音，欣然著論垂世。而天下之爲善者愈阻，曰：「我非無志也，但氣質原不如聖賢耳。」天下之爲惡者愈不懲，曰：「我非樂爲惡也，但氣質無如何耳。」且從其說者，至出辭悖戾而不之覺，如陳氏稱「程子於本性之外發出氣質」一段。噫！氣質乃非本來者乎？本來之外乃別有性乎？又曰「方見得善惡所從來」，惡既從氣質來，則指漁色者氣質之性也，竄貨者氣質之性也，弑父弑君者氣質之性也，將所謂引蔽、習染，反置之不問。是不但縱賊殺良，幾於釋盜寇而囚吾兄弟子姪矣，異哉！

潛室陳氏曰：「識氣質之性，善惡方各有著落。不然，則惡從何處生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，則惡無所歸，是『論性不論氣不備』。孟子之說爲未備。」

觀告子或人三說，是孟子時已有荀、揚、韓、張、程、朱諸說矣，但未明言「氣質」二字耳。其未明言者，非其心思不及，乃去聖人之世未遠，見習禮、習樂、習射、習書、數，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，卽此爲存心，卽此爲養性，故曰「志至焉，氣次焉」，故曰「持其志無暴其氣」，故曰「養吾浩然之氣」，故曰「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」。當時儒者視氣質甚重，故雖異說紛紛，已有隱壞吾氣質以誣吾性之

意，然終不敢直誣氣質以有惡也。魏晉以來，佛老肆行，乃於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，禮樂之外別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。佛者曰「入定」，儒者曰「吾道亦有「入定」也」。老者曰「內丹」，儒者曰「吾道亦有「內丹」也」。借四子、五經之文，行楞嚴、參同之事，以躬習其事爲粗迹，則自以氣骨血肉爲分外，於是始以性命爲精，形體爲累，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，相衍而莫覺其非矣。賢如朱子，而有「氣質爲吾性害」之語，他何說乎！噫！孟子於百說紛紛之中，明性善及才情之善，有功萬世。今乃以大賢諄諄然罷口敝舌，從諸妄說辯出者，復以一言而誣之曰，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，原不會折倒告子。噫！孟子果不明乎，果未備乎？何其自是所見，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！

問：「目視耳聽，此氣質之性也。然視之所以明，聽之所以聰，抑氣質之性耶，抑義理之性耶？」曰：「目視耳聽，物也；視明聽聰，物之則也。來問可施於物則，不可施於言性。若言性，當云好色好聲，氣質之性；正色正聲，義理之性。」

詩云：「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；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」孔子曰：「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！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彝也，故好是彝德。」詳詩與子言，物則非性而何？況朱子解物則，亦云「如有父子則有孝慈，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」，非謂孝慈卽父子之性，聰明卽耳目之性乎？今陳氏乃云「來問可施於物則，不可施於言性」，是謂物則非性矣。又云，「若言性，當云好色好聲，氣質之性，正色正聲，義理之性」，是物則非義理之性，並非氣質之性矣。則何者爲物之則乎？大約宋儒認性，大端既差，不惟證之以孔孟之旨不合，卽以其說互參之，亦自相矛盾，各相牴牾者多矣。如此之類，當時皆能欺人，且

以自欺。蓋空談易於藏醜，是以舍古人六府六藝之學而高談性命也。予與友人法乾王子初爲程朱之學，談性天似無齟齬。一旦從事於歸除法，已多艱誤。況禮樂之精繁乎！昔人云：「畫鬼容易，畫馬難，」正可喻此。

臨川吳氏曰：「孟子道性善，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。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，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污壞其性也。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，至今人讀孟子，亦見其未右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。」

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說，必有言才不善、情不善者，故孟子曰：「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，」「非天之降才爾殊也，」「人見其禽獸也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，是豈人之情也哉！」「凡孟子言才情之善，卽所以言氣質之善也。歸惡於才、情、氣質，是孟子所深惡，是孟子所亟辯也。宋儒所自恃以爲備於孟子，密於孟子，發前聖所未發者，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，爲孟子所詞而闢之者也；顧反謂孟子有未備，無分曉。然猶時有回護語，未敢遽處孟子上。至於元儒，則公然肆口以爲程朱言「未備」，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，言「不明」，指荀、揚世俗之論性者言也，是夷孟子於荀、揚、世俗矣。明言氣質濁惡，污吾性，壞吾性。不知耳目、口鼻、手足、五臟、六腑、筋骨、血肉、毛髮俱秀且備者，人之質也，雖蠢，猶異於物也；呼吸充○周榮潤，運用乎五官百骸，粹且靈者，人之氣也，雖蠢，猶異於物也；故曰「人爲萬物之靈」，故曰「人皆可以爲堯舜」。其靈而能爲者，卽氣質也，非氣質無以爲性，非氣質無

○「充」，原作「克」。

以見性也。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惡之，其勢不並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也。以作聖之氣質而視爲汚性、壞性、害性之物，明是禪家六賊之說，其勢不混儒、釋而一之不已也。能不爲此懼乎！是以常此普地狂瀾汎濫東奔之時，不度勢，不量力，駕一葉之舟而欲挽其流，多見其危也，然而不容已也。觀至「雖與告子言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」。至今讀孟子，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」，嘆曰：吳臨川何其似吾童時之見也！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內章，見敬叔敬弟之說，猶之敬兄酌鄉人也，公都子何據而遽燎然不復問乎？飲湯飲水之喻，猶之敬叔敬弟也，孟子季子何見而遂憮然不復辯乎？至後從「長之者義乎」句悟出，則見句句是義內矣。今觀孟子辯性諸章，皆據人情物理指示，何其痛快明白！告子性甚執，不服必更辯，今既無言，是已折倒也。吳氏乃見爲不足解惑，見爲未折倒告子，是其見卽告子之見，而識又出告子下矣。

朱子曰：「孟子終是未備，所以不能杜絕荀、揚之口。」

程、朱，志爲學者也，卽所見異於孟子，亦當虛心以思，何爲孟子之見如彼？或者我未之至乎？更研求告子、荀、揚之所以非與孟子之所以是，自當得之。乃竟取諸說統之爲氣質之性，別孟子爲本來之性，自以爲新發之秘，兼全之識，反視孟子爲偏而未備，是何也？去聖遠而六藝之學不明也。孟子如明月出於黃昏，太陽之光未遠，專望孔子爲的，意見不以用，曲學邪說不以難。程、朱則如末旬之半夜，偶一明色睽爍之星出，一時暗星既不足比光，而去日月又遠，卽儼然太陽，而明月亦不知尊矣。又，古者學從六藝入，其中涵濡性情，歷練經濟，不得躐等，力之所至，見斯至焉。故聰明如端木子，

猶以孔子爲多學而識，直待垂老學深，方得聞性道，一聞夫子以顏子比之，爽然自失，蓋因此學好大驚荒不得也。後世誦讀、訓詁、主靜、致良知之學，極易於身在家庭，目遍天下，想像之久，以虛爲實，遂侈然成一家言而不知其誤也。

吳氏曰：「程子『性卽理也』云云，張子云：『形而後有氣質之性』云云，此言最分曉。而觀者不能解其言，反爲所惑，將謂性有兩種。蓋天命之性，氣質之性，兩性字只是一般，非有兩等性也。」

程、張原知二之則不是，但爲諸子、釋氏、世俗所亂，遂至言性有二矣。旣云「天地之性渾是一善，氣質之性有善有惡」，非兩種性而何？可云惡卽理乎？

問：「子罕言命，若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五常，皆是天所命。如貴賤、死生、壽夭之命有不同，如何？」曰：「都是天所命。稟得精英之氣，便爲聖，爲賢，便是得理之全，得理之正。稟得清明者曰英爽，稟得敦厚者曰溫和。稟得清高者便貴，稟得豐厚者便富，稟得長久者便壽，稟得衰頹、薄汚（天命無污，當作「濁」）者便爲愚、不肖，爲貧，爲賤，爲夭。天有那氣生一個人出來，便有許多物隨他來。天之所命固是均一，而氣稟便有不齊，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。」

此段甚醇。愚第三圖大意正仿此。

「三代而上，氣數醇濃。氣清者必厚，必長，故聖賢皆貴，且富，且壽。以下反是。」

愚謂有回轉氣運法。惟行選舉之典，則清者自高自厚矣。

程子曰：「性無不善，其所以不善者才也。受於天之謂性，稟於氣之謂才。才之善不善，由氣之有偏正

也。」

罪氣因罪才，故曰孟子時人言才情不善即氣質之說。程、張氣質之性，即告子二或人之見也。

告子所云固是，爲孟子問他，他說便不是也。

愚謂程、朱即告子之說，猶屬遙度之語。茲程子竟明許告子所言是，且曰「爲孟子問他，他說便不是」，似憾告子辭不達意者。不知諸先生正不幸不遇孟子問，故不自知其不是也。

朱子曰：「性者心之理，情者心之動，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。情與才絕相近，但情是遇物而發，路陌曲折，恁的去底，才是有氣力去做底。要之，千頭萬緒，皆是從心上來。」

此段確真。乃有「才情惡，氣質惡，程子密於孟子」之語，何也？

伊川所謂才，與孟子說才小異，而語意尤密，不可不考。

伊川明言「其不善乃是才也」，與孟子之說，如冰炭之異性，燕、越之異轅矣，尙得謂之小異乎！

氣質之性，古人雖不曾與人說，考之經典，卻有此意。如書云「人惟萬物之靈」，「堯聰明作元后」，與夫「天乃錫王智勇」之說，皆此意也。孔子說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」，孟子辯告子「生之謂性」，亦是說氣質之性。

「氣質之性」四字，未爲不是，所差者，謂性無惡，氣質偏有惡耳。茲所引經傳乃正言氣質之性善者，何嘗如程、張之說哉！朱子既惑于其說，遂視經傳皆是彼意矣。若僕曲爲援引，較此更似：「道心惟微」，義理之性也；「人心惟危」，氣質之性也；「命也，有性焉」，義理之性也；「性也，有命

焉」，氣質之性也；然究不可謂之有惡。

問：「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？」曰：「當然之理，人合慤地底便是體，故仁、義、禮、知爲體。如五峯之說，則仁與不仁，禮與不禮，智與不智，皆是性。如此，則性乃一個大人欲窠子，其說乃與東坡、子由相似，是大鑿脫，非小失也。」

以氣質之性爲有善有惡，非仁與不仁、禮與不禮皆性乎？非說性是一大私欲窠子乎？朱子之言，乃所以自駁也。

存性編卷二

博野顏元著

性圖

竊謂宋儒皆未得孟子性善宗旨。故先繪朱子圖於前，而繪愚妄七圖於後，以請正於高明長者。

朱子性圖

性善（性無不善。）

惡（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，只是不能善，則偏於一端而爲惡。）

善（發而中節，無性不善。）

右圖解云：「發而中節，無性不善。」竊謂雖發而不中節，亦不可謂有性不善也，此言外之弊也。「惡」字下云：「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，」此語得之矣。則「惡」字不可與「善」字相比爲圖，此顯然之失也。又云：「只是不能善，」此三字甚惑，果指何者不能爲善也？上只有一性，若以性不能爲善，則誣性也；若謂才或情不能爲善，則誣才與情也；抑言別有所爲而不能爲善，則不明也。承此，云「則偏於一端」而爲惡，但不知是指性否？若指性則大非。「性善」二字，更無脫離。蓋性之未發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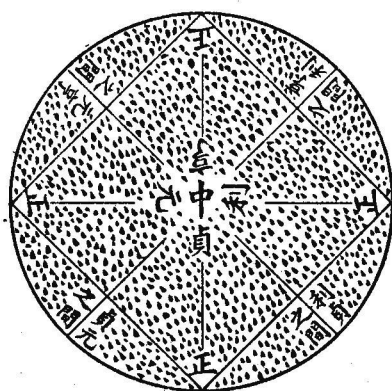
善也；雖性之已發，而中節與不中節皆善也；謂之有惡，又誣性之甚也。然則朱子何以圖也？反覆展玩，乃曉然見其意，蓋明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別，故上二字註之曰「性無不善」，謂其所言天命之性也；下二字「善」「惡」並列，謂其所言氣質之性也。噫！氣質非天所命乎？抑天命人以性善，又命人以氣質惡，有此二命乎？然則程、張諸儒氣質之性愈分析，孔、孟之性旨愈晦蒙矣。此所以敢妄議其不妥也。

妄見圖（凡七）

僕自頗知學來，讀宋先儒書，以爲諸先正真堯、舜、孔、孟也。故於通書稱其爲二論後僅見之文，尊周子爲聖人，又謂得太極圖則一以貫之；大程子似顏子；於小學稱朱子爲聖人；於家禮尊如神明，曰如有用我者，舉此而措之，蓋全不覺其於三代以前之學有毫釐之差也。惟至康熙戊申，不幸大故，一一式遵文公家禮，罔敢隕越；身歷之際，微覺有違於性情者，哀毀中亦不能辨也。及讀記中喪禮，始知其多錯誤。卒哭，王子法乾來弔，謂之曰：「信乎，非聖人不可制作，非聖人亦不可刪定也！」朱子之修禮，猶屬僭也。」蓋始知其非聖人也。至練後，哀稍○殺，又病，不能純哀思，不若於哀不至時略觀書。於是檢性理一冊，至朱子性圖，反覆不能解。久之，猛思朱子蓋爲氣質之性而圖也，猛思堯、舜、禹、湯以及周、孔諸聖皆未嘗言氣質之性有惡也，猛思孟子性善，才情皆可爲善之論，誠可以建天地、質鬼神，考前王，俟百世，而諸儒不能及也。乃爲妄見圖凡七，以申明孟子本意，此則其總圖也。

○「稍」，原作「相」。

渾天 地間 二氣 四德 化生 萬物 之圖



此圖矣。萬物之性，此理之賦也；萬物之氣質，此氣之凝也。正者此理此氣也，間者亦此理此氣也，交雜者莫非此理此氣也；高明者此理此氣也，卑暗者亦此理此氣也，清厚者此理此氣也，濁薄者亦此理此氣也，長短，偏全，通塞莫非此理此氣也。至於人，則尤爲萬物之粹，所謂「得天地之中以生」者也。二氣四德者未凝結之人也，人者已凝結之二氣四德也。存之爲仁、義、禮、智，謂之性者，以在內之元、亨、利、貞名之也；發之爲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，謂之情者，以及物之元、亨、利、貞言之也；才者，性之爲情者也，是元、亨、利、貞之力也。謂情有惡，是謂已發之元、亨、利、貞，非未發之元、亨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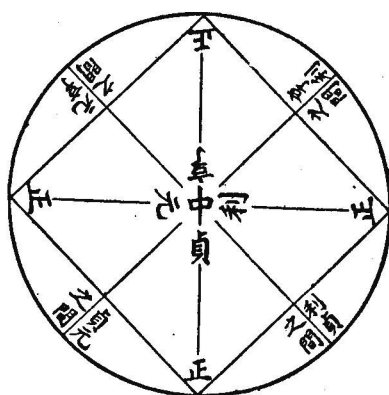
大圈，天道統體也。上帝主宰其中，不可以圖也，左陽也，右陰也，合之則陰陽無間也。陰陽流行而爲四德，元、亨、利、貞也，（四德，先儒卽分春、夏、秋、冬，論語所謂「四時行」也。）橫豎正畫，四德正氣正理之達也，四角斜畫，四德間氣間理之達也。交斜之畫，象交通也，滿面小點，象萬物之化生也，莫不交通，莫不化生也，無非是氣是理也。知理氣融爲一片，則知陰陽二氣，天道之良能也；元、亨、利、貞四德，陰陽二氣之良能也；化生萬物，元、亨、利、貞四德之良能也。知天道之二氣，二氣之四德，四德之生萬物莫非良能，則可以觀

利、貞也。謂才有惡，是謂蓄者元、亨、利、貞，能作者非元、亨、利、貞也；謂氣質有惡，是元、亨、利、貞之理謂之天道，元、亨、利、貞之氣不謂之天道也。噫！天下有無理之氣乎？有無氣之理乎？有二氣四德外之理氣乎？惡其發者，是即惡其存之漸也；惡其力者，是即惡其本之漸也；惡其氣者，是即惡其理之漸也。何也？人之性，即天之道也。以性爲有惡，則必以天道爲有惡矣；以情爲有惡，則必以元、亨、利、貞爲有惡矣；以才爲有惡，則必以天道流行乾乾不息者亦有惡矣；其勢不盡取三才而毀滅之不已也。

嗚呼！漢、魏以來，異端昌熾，如洪水滔天，吾聖人之道如病蠶吐絲，迨於五季而倍微。當此時，而以惑於異端者誣聖曰「聖人之言性本如是也」，必諸先正之所不忍；天道昭布現前如此，聖經賢傳指示親切如此，而必以惑於世俗者誣天曰「天生人之氣質，本有惡也」，亦必諸先正之所不敢。其爲此論，特如時諺所云「習俗移人，賢者不免」耳。是圖也，正就程、張、朱發明精確者一推衍之，非敢謂於先儒之見有加也，特不難於荀、揚、佛、老而已矣；正即氣質之性一訂釋之，非謂無氣質之性也，特不難以引蔽習染而已矣。意之不能盡者，仍詳說於各圖下。無非欲人共見乎天道之無他，人性之本善，使古聖賢性習之原旨昭然復明於世。則人知爲絲毫之惡，皆自點其光瑩之本體，極神聖之善，始自踐其固有之形骸；而異端重性輕形因而滅絕倫紀之說，自不得以惑人心，喜靜惡動因而廢棄六藝之妄，自不得以蕪正道。諸先正之英靈，必深喜其偶誤頓洗而大快乎！聖道重光，僕或幸可以告無罪矣。其辭不副意，未足闡天人之秘，或反汨性理者，庸陋亦不敢自保其無也，願長者其賜教焉！

二氣四德順逆交
通錯綜熏蒸變易
感觸聚散卷舒以
化生萬物之圖

以下三圖，即就總圖
中摘出論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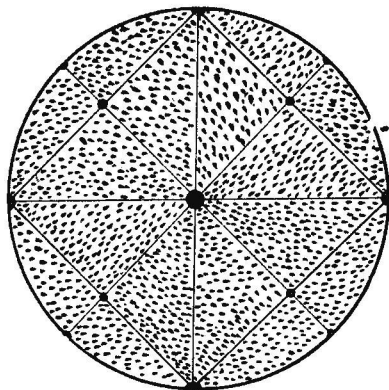
上也，一發而普遍也。變者，化也，有而無也，無而有也，或德相變，或正間斜相變也，如田鼠化鴛，雀化為蛤之變也；易者，神也，往來也，更代也，治也，陽乘陰，陰承陽也。感者遙應也，如感月光，感蒼龍，感流星之類是也；觸者邂逅也，不期遇也，如一流復遇一流，舟行遇山，火發遇雨，雲集遇風之類是也。者聚理氣結也，一德聚，或二三四德共聚也；散者，散其聚也；舒者，縷長直去也；卷者，迴其舒也。十六者，四德之變也。德惟四而其變十六，十六之變不可勝窮焉。

爲運不息也，止有常也，照臨薄食也，燦列、流隕、進退、隱見也，吹噓、震盪也，高下、平陂、土石、毛枯也，會分、燥濕、流止也，穉老、彫苗、材灰也，飛、潛、蠕、植不可紀之狀也。至於人，清濁、厚

陰陽流行而爲四德。順者，如春德與夏德，順也；逆者，如春德與秋德，逆也。交者，二德合或三四合也；通者，自一德達一德，或中達正、間、正、間達中，正達間，間達正，正、正達，間、間達之類也。錯者，陰陽、剛柔彼此相對也；綜者，陰陽、剛柔上下相穿也。熏者，如香之熏物，居此及彼，以虛洽實，不必形接而臭至之也；蒸者如蒸食，如天地網緼，下漸

薄、長短、高下，或有所清，有所濁，有時厚，有時薄，大長小長，大短小短，時高時下，參差無盡之變，皆四德之妙所爲也。世固有妖氛瘴厲，亦因人物有所激感而成，如人性之有引蔽習染而非其本然也。或謂既已感激而成妖瘴，則稟是氣而生者卽爲惡氣惡質。不知雖極污穢，及其生物，仍返其元，猶是純潔精粹二氣四德之人，不卽污穢也。如糞中生五穀瓜蔬，俱成佳品，斷不臭惡。穢朽生芝，鱗、腹全聖，此其彰明較著者也。

萬物化生於
二氣四德中
邊直屈方圓
衝僻齊銳離
合遠近遠遇
大小厚薄清
濁強弱高下
長短疾遲全
缺之圖



四德之理氣，分合交感而生萬物。其稟乎四德之中者，則其性質調和，有大中之中，有正之中，有間之中，有斜之中，有中之中。其稟乎四德之邊者，則其性質偏僻，有中之邊，有正之邊，有間之邊，斜之邊，邊之邊。其稟乎四德之直者，則性質端果，有中之直，正之直，間之直，斜之直，直之直。其稟乎四德之屈者，則性質曲折，有中之屈，有正之屈，間之屈，斜之屈，屈之屈。其稟乎四德之方者，則性質板棧，有中之方，正之方，間之方，有斜之方，方之方。其稟乎圓者，則性質通便，有中之圓，正之圓，間之圓，

斜之圓，圓之圓。其稟乎四德之衝者，則性質繁華，有中之衝，有正之衝，有間之衝，有斜之衝，有衝之衝。其稟乎僻者，則其性質閒靜，有中之僻，正之僻，間之僻，有斜之僻，有僻之僻。其稟乎四德之齊者，性質漸鈍，稟乎四德之銳者，性質尖巧，亦有中、正、間、斜之分焉。稟乎四德之離者，性質孤疏，稟乎四德之合者，性質親密，亦有中、正、間、斜之分焉。稟乎四德之遠者，則性質奔馳，稟乎四德之近者，則性質拘謹，亦有中、正、間、斜之分焉。其稟乎違者，性質乖左，稟乎遇者，性質湊濟，亦有中、正、間、斜之分焉。稟乎大者，性質廣闊，稟乎小者，性質狹隘，亦有中、正、間、斜之分焉。至於得其厚者敦龐，得其薄者礪瘠，得其清者聰明，得其濁者愚蠢，得其强者壯往，得其弱者退諉，得其高者尊貴，得其下者卑賤，得其長者壽固，得其短者夭折，得其疾者早速，得其遲者晚滯，得其全者充滿，得其缺者破敗，亦莫不有中、正、間、斜之別焉。此三十二類者，又十六變之變也，三十二類之變，又不可勝窮焉。然而不可勝窮者，不外於三十二類也，三十二類不外於十六變也，十六變不外於四德也，四德不外於二氣，二氣不外於天道也，舉不得以惡言也。昆蟲、草木、蛇蠍、豺狼，皆此天道之理之氣所爲，而不可以惡言，況所稱受天地之中，得天地之粹者乎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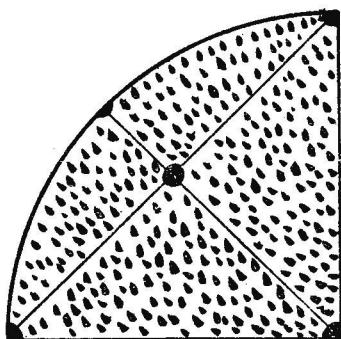
既有萬物圖，復摘繪其一隅者，全圖意有所不能盡，復卽一隅以盡其曲折也。此上黑點，亦象萬物，姑以人之性質言之。如中角半大點，理氣會其大中，四德全體，無不可通，而元亨爲尤盛。得其理氣以生人，則惻隱辭讓多；或裏元而表亨，則中惠貌莊之人也；或裏亨而表元，則中嚴貌順之人也。然以得中也，四德無不可通也，則有爲聖人者焉，有爲賢人者焉，有爲士者焉；以通元亨之間，去利貞

單繪一

隅卽元

亨以見

意之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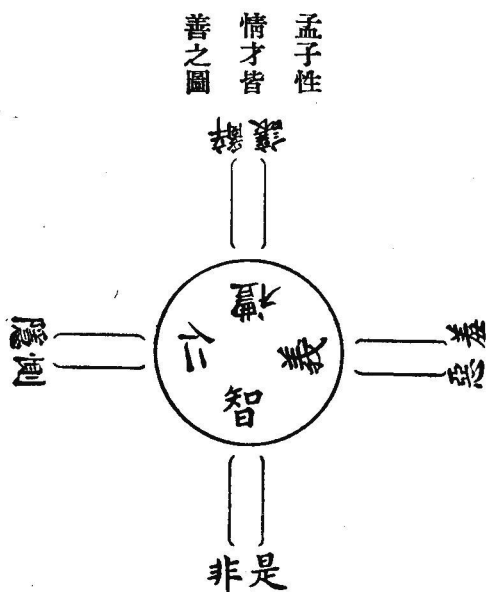


英、子華、周公也。東邊一大點，則偏元用事，仁勝可知也。準中之仁勝例，而達乎亨者難，達乎貞利者更難。然而可通乎中以及於利，可邊通乎貞亨，可斜通乎貞元之交，可邊通乎元貞之間，而因應乎利亨之間，可邊通乎元亨之間；而亦因應乎利貞之間，可斜通乎元亨之交。故雖仁勝而四德皆通，亦無不可爲叔度、顏子、伊尹也。東南隅一大點，元亨之間也，然直通元亨之斜以達於中，而與貞利之間爲正應，雖間，而用力爲之，亦無不可爲黃、樊、顏、西、伊、周也。隅中一大點，居元亨斜間之交，而似中非中。然斜中達於大中而通及貞利，雖間斜，而用力爲之，亦無不可爲黃、樊、顏、西、伊、周也。其隅中若干小點，或大，或小，或方，或圓，或齊，或銳，或疏，或密，或衝，或僻，或近中，或近正，或近間，

之濟遠也，則亦有爲常人者焉；皆行生之自然，不可齊也。仁之勝者，聖如伊尹，賢如顏子，士如黃憲，常人如里巷中溫厚之人；禮之勝者，聖如周公，賢如子華，士如樊英，常人如里巷矜持之人。南邊一大點，則偏享用事，禮勝可知也。準中之禮盛例，而達乎元者頗難，達乎利貞者尤難。然而可通乎中以及乎貞，可邊通乎元利，可斜通乎利亨之交，可邊通乎亨利之間，而因應乎元貞之間，可邊通乎亨元之間；而因應乎貞利之間，可斜通乎亨元之交。故雖禮勝而四德皆通，無不可爲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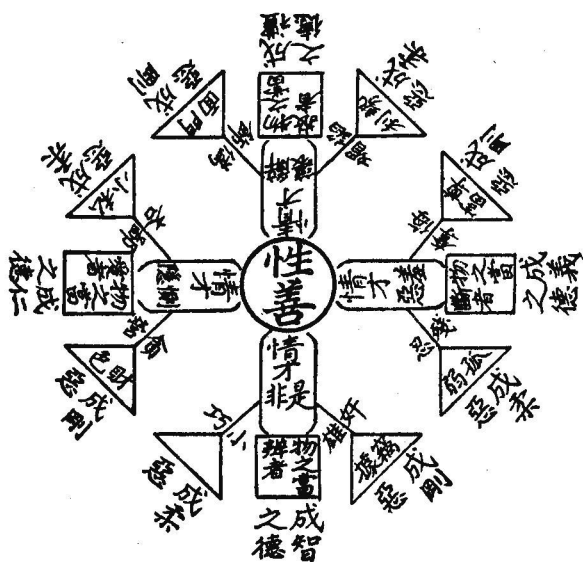
或近斜，或近元，或近亨，蓋亦莫不以一德或二德，總含四德之氣理而寓一中，所謂「人得天地之中以生」也。是故通、塞、正、曲，雖各有不同，而盈宇宙無異氣，無異理。苟勉力爲之，而勿刻以行其惻隱，不傲以行其恭敬，亦無不可爲黃、樊、顏、西、伊、周也。故曰「人皆可以爲堯、舜」，而全體從可知矣。

圈，心也；仁、義、禮、智，性也；心一理而統此四者，非塊然有四件也。既非塊然四件，何由而名



爲仁、義、禮、智也。以發之者知之也，則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也；發者情也，能發而見於事者才也；則非情、才無以見性，非氣質無所爲情、才，即無所爲性。是情非他，即性之見也；才非他，即性之能也；氣質非他，即性、情、才之氣質也；一理而異其名也。若謂性善而才、情有惡，譬則苗矣，是謂種麻而結實遂雜麥也；性善而氣質有惡，譬則樹矣，是謂內之神理屬柳而外之枝幹乃爲槐也；自有天地以來，有是理乎？後儒之言性也，以天道、人性攙而言之，後儒之認才、情、氣質也，以才、情、氣質與引蔽習染者雜而言之。以天道攙人性，未甚害乎性；以引蔽習染雜

孟子性
情才皆
善爲不
善非才
之罪圖



善「乃若其情，可以爲善」，「若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」。

及世味紛乘，貞邪不一，惟聖人稟有全德，大中至正，順應而不失其則。下此者，財色誘於外，引而之左，則蔽其當愛而不見，愛其所不當愛，而貪營之剛惡出焉；私小據於己，引而之右，則蔽其當愛

才、情、氣質，則大誣乎才、情、氣質矣。此無他，認接樹作本樹也，嗚呼，此豈樹之情也哉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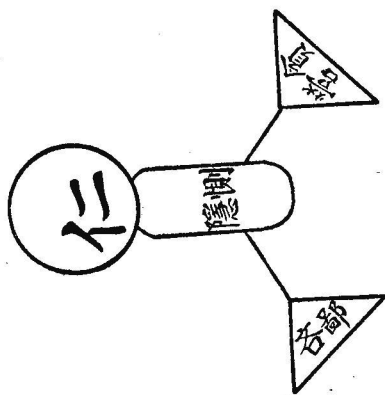
中渾然一性善也。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，是性之仁；其能惻隱以及物者，才也。見當斷之物而羞惡能直及之，是性之義；其能羞惡以及物者，才也。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，是性之禮；其能辭讓以及物者，才也。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之，是性之智；其能是非以及物者，才也。不惟聖賢與道爲一，雖常人率性，亦皆如此，更無惡之可言，故孟子曰「性

而不見，愛其所不當愛，而鄙吝之柔惡出焉；以至羞惡被引而爲侮辱、殘忍，辭讓被引而爲僞飾、諂媚，是非被引而爲奸雄、小巧，種種之惡所從來也。然種種之惡，非其不學之能，不慮之知，必且進退齟齬，本體時見，不純爲貪營、鄙吝諸惡也，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。斯時也，惟賢士豪傑，稟有大才，或自性覺悟，或師友提撕，知過而善反其天。又下此者，賦稟偏駁，引之既易而反之甚難，引愈頻而蔽愈遠，習漸久而染漸深。以至染成貪營、鄙吝之性，而本來之仁不可知矣；染成侮辱、殘忍之性，而本來之義不可知矣；染成僞飾、諂媚之性，而本來之禮、智俱不可知矣。

嗚呼！禍始引蔽，成於習染，以耳目、口鼻、四肢、百骸可爲聖人之身，竟呼之曰禽獸，猶幣帛素色，而既污之後遂呼之曰赤帛黑帛也，而豈其材之本然哉！然人爲萬物之靈，又非幣帛所可倫也。幣帛既染，雖故質尙在而驟不能復素；人則極兇大慝，本體自在，止視反不反、力不力之間耳。嘗言盜賊，天下之極惡矣，年至八十，染之至深矣，儻乍見孺子入井，亦必有怵惕惻隱之心，但習染重者不易反也。蠶一吏婦，淫奢無度，已踰四旬，疑其習性成矣；丁亥城破，產失歸田，朴素勤儉，一如農家。乃知繫蹠圜數年，而出之孔子之堂，又數年亦可復善。吾故曰，不惟有生之初不可謂氣質有惡，卽習染凶極之餘亦不可謂氣質有惡也。此孟子夜氣之論所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。程、朱未識此意，而甚快夜氣之說，則亦依稀之見而已矣。

吾之論引蔽習染也，姑以仁之一端觀之。性之未發則仁，既發則惻隱順其自然而出。父母則愛

因引 蔽習 染一 端錯 誤之 圖



反以愛人者愛之，人反不愛焉；是謂貪營、鄙吝。以至貪所愛而弑父弑君，吝所愛而殺身喪國，皆非其愛之罪，誤愛之罪也。又不特不仁而已也；至於愛不獲宜而爲不義，愛無節文而爲無禮，愛昏其明而爲不智，皆一誤爲之也。固非仁之罪也，亦豈惻隱之罪哉！使篤愛於父母，則愛妻子非惡也；使篤愛於人，則愛物非惡也。如火烹炮，水滋潤，刀殺賊，何咎！或火灼人，水溺人，刀殺人，非火、水、刀之罪也，亦非其熱、寒、利之罪也；手持他人物，足行不正塗，非手足之罪也，亦非持行之罪也；耳聽邪聲，目視邪色，非耳目之罪也，亦非視聽之罪也；皆誤也，皆誤用其情也。誤始惡，不誤不惡也；引蔽始誤，不引蔽不誤也；習染始終誤，不習染不終誤也。去其引蔽習染者，則猶是愛之情也，猶是愛

之，次有兄弟，次有夫妻，子孫則愛之，次有宗族、戚黨、鄉里、朋友則愛之。其愛兄弟、夫妻、子孫，視父母有別矣，愛宗族、戚黨、鄉里，視兄弟、夫妻、子孫又有別矣，至於愛百姓又別，愛鳥獸、草木又別矣。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，自然有此仁，自然有此差等，不由人造作，不由人意見。推之義、禮、智，無不皆然，故曰「渾天地間一性善也」，故曰「無性外之物也」。但氣質偏駁者易流，見妻子可愛，反以愛父母者愛之，父母反不愛焉；見鳥獸、草木可愛，

之才也，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也；而惻其所當惻，隱其所當隱，仁之性復矣。義、禮、智猶是也。故曰「率性之謂道」也；故曰「道不遠人」也。程、朱惟見性善不真，反以氣質爲有惡而求變化之，是「戕賊人以爲仁義」，「遠人以爲道」矣。

然則氣質偏駁者，欲使私欲不能引染，如之何？惟在明明德而已。存養省察，磨勵乎詩、書之中，涵濡乎禮樂之場，周、孔教人之成法固在也。自治以此，治人即以此，使天下相習於善，而預遠其引蔽習染，所謂「以人治人」也。若靜坐闔眼，但可供精神短淺者一時之葆攝；訓詁著述，亦止許承接秦火者一時之補苴。如謂此爲主敬，此爲致知，此爲有功民物，僕則不敢爲諸先正黨也。故曰「欲粗之於周、孔之道者，大管小管也；欲精之於周、孔之道者，大佛小佛也」。

又如仁之勝者，愛用事，其事亦有別矣。如士、庶人、卿、大夫、諸侯、天子之愛親，見諸孝經者，仁之中也。有大夫而奉親如士庶者不及，士庶如大夫之奉親者過，而未失乎發之之正也。吾故曰，不中節亦非惡也。惟堂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，則惡矣；若甘旨進父母，何惡！室有妻媵而辱恩情於匪配，則惡矣；若恩情施妻媵，何惡！故吾嘗言，竹節或多或少皆善也；惟節外生蛀乃惡也。然竹之生蛀，能自主哉？人則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，故曰：「先立乎其大者，則其小者不能奪也。」全體者爲全體之聖賢，偏勝者爲偏至之聖賢，下至椿、津之友恭，牛宏之寬恕，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。宋儒乃以偏爲惡，不知偏不引蔽，偏亦善也，未可以引蔽之偏誣偏也。木火一隅圖中，仁勝之說可玩也。

或疑仁勝而無義，則泛濫失宜，將愛父母如路人，對盜賊而歉獻，豈不成其不宜之惡乎？仁勝而

無禮，則節文不敷，將養父母同犬馬，踰東家樓處子，豈不成其不檢之惡乎？仁勝而不智，則可否無辨，將從井救人，莫知子惡，豈不成其迷惑之惡乎？子以爲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；夫性，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說，斷無天生之仁而有視父母如路人諸惡者。蓋本性之仁必寓有義、禮、智、四德不相離也，但不盡如聖人之全，相濟如攜耳。試觀天下雖甚和厚人，不能無所差惡，無所辭讓，無所是非，但不如聖人之大中，相濟適當耳。其有愛父母同路人，對盜賊而歎歎等惡者，必其有所引蔽習染，而非赤子之仁也。禮、義、智，猶是也。熟閱孟子而盡其意，細觀赤子而得其情，則孔、孟之性旨明，而心性非精，氣質非粗，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害，而且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，則吾所謂三事、六府、六德、六行、六藝之學是也。是明明德之學也，即謂爲變化氣質之功，亦無不可。有志者倘實以是爲學爲教，斯孔門之博文約禮，孟子之存心養性，乃再見於今日，而吾儒有學術，天下有治平，異端淨掃，復觀三代乾坤矣！

圖 跋

嗟乎！性不可以言傳也，而可以圖寫乎？雖果見孔、孟所謂性，且不可言傳圖寫，而況下愚不足聞性道如僕者乎！但偶爾一綫悟機，似有髣髴乎方寸者，此或僕一人之所謂性，倘非孔、孟所謂性，未可知也。況僕所見尚有不能圖盡者乎！語云，理之不可見者，言以明之；言之不能盡者，圖以示之；圖之

不能畫者，意以會之。吾願觀者尋其旨於圖間，會其意於圖外，假之以宣自心之性靈，因之以察僕心之愚見，庶不至以佛氏六賊之說誣吾才、情、氣質，或因此而實見孔、孟之所謂性，亦未可知也。若指某圈曰此性也，某畫曰此情也，某點曰此氣質也，某形勢曰此性、情、才質之皆善無惡也，則膠柱鼓瑟，而於七圖無往不扞格背戾，且於僕所謂一綫者而不可得，又安望由此以得孔、孟所謂性乎！恐此圖之爲性害，更有甚於宋儒之說者矣。

雖然，即使天下後世果各出其心意以會乎僕一綫之意，遂因以見乎孔、孟之意，猶非區區苦心之望也。僕所望者，明乎孔、孟之性道，而荀、揚、周、程、張、朱、釋、老之性道可以不言也，明乎孔、孟之不欲言性道，而孔、孟之性道亦可以不言也，而性道始可明矣。

或曰：孔子罕言矣，孟子動言性善，何言乎不欲言也？曰：有告子二或人之性道，孟子不得已而言性善也，猶今日有荀、揚、佛、老、程、張之性道，吾不得已而言才、情、氣質之善也。試觀答告子諸人，但取足以折其詞而止，初未嘗言性善所由然之故，猶孔子之罕言也。宋人不解，而反譏其不備，誤矣！

或曰：吾儒不言性道，將何以體性道，盡性道？余曰：吾儒曰言性道而天下不聞也，曰體性道而天下相安也，曰盡性道而天下相忘也。惟言乎性道之作用，則六德、六行、六藝也；惟體乎性道之功力，則習行乎六德、六行、六藝也；惟各究乎性道之事業，則在下者師若弟，在上者君臣及民，無不相化乎德與行藝，而此外無學教，無成平也。如上天不言而時行物生，而聖人體天立教之意著矣，性情之本然見，氣質之能事畢矣，而吾之七圖亦可以焚矣。故是編後次之以存學、存治云。

附錄同人語

上谷石卿張氏曰：「性卽是氣質底性，堯舜底氣質便有堯舜底性，呆默底氣質便有呆默的性，而究不可謂性惡。」

又曰：「人性無二，不可從宋儒分天地之性，氣質之性。」

先生賜教，在未著存性前。惜當時方執程、朱之見，與之反覆辯難。及喪中悟性，始思先生言性真確，期服闋入郡相質，而先生竟捐館矣。嗚呼！安得復如先生者而與之言性哉！

督亢介祺王氏曰：「氣質卽是這身子。不成孩提之童性善，身子偏有不善。」

又曰：「天生人來，渾脫是個善。」

又曰：「氣質、天命，分二不得。」

書後

孟子曰性善，即魯論之性相近也，言本善也。晏子曰「汨俗移質，習染移性」，即魯論之習相遠也，言惡所由起也。後儒不解，忽曰氣質有惡，而性亂矣，聖賢之言背矣，先生辭而辯之，功豈在禹下哉？特先生性圖，入「太極」「五行」諸說，則於後儒誤論，當時尙有未盡洒者。塘後質先生曰：「周子太極圖，真元品道家圖也。『易有太極兩儀』，指撰著言，非謂太極爲一物，而生天地萬物也。五行爲六府之五，乃流行於世以爲民物用者，故箕子論鯀罪曰『汨陳其五行』，非謂五行握自帝天而能生人生物也。生剋乃鄒衍以後方家批說，聖經無有。」先生曰：「然，吾將更之。」及先生卒後，披其編，則更者十七而未及卒業，於是承先生意，而漚洗之如右。

康熙乙酉三月上浣，蠡吾門人李塉書。

存學編

目錄

序	四一
卷一	
由道	四二
總論諸儒講學	四三
明親	四六
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	五〇
學辯一	五四
學辯二	五七
卷二	
性理評三十四條	六〇
卷三	
性理評二十八條	六六
卷四	
性理評三十六條	七五

存學編序

予幼讀四書，惟知解字離句。稍長，略曉塗鴉，隨肆力於詩文。及弱冠，雖潛心經史，亦惟博覽強記是圖，忽忽焉若以爲爲學之道遂在是者。

乙丑歲，晤李子剛主，語子曰：「子知讀書，未知爲學。夫讀書，非學也。今之讀書者，止以明虛理，記空言爲尙，精神因之而虧耗，歲月因之以消磨，至持身涉世則盲然。曾古聖之學而若此！古人之學，禮、樂、兵、農，可以修身，可以致用，經世濟民，皆在於斯，是所謂學也。書，取以考究乎此而已，專以誦讀爲務者，非學也，且以害學。」予幡然大呼，如醉而醒，如夢而覺。

李子復言：「此學乃堯、舜、周、孔正傳，至後而晦。今倡而明之者，始自習齋顏先生。其議詳載於所著存學編，可觀也。」予心誌之，屏去浮文，遂十餘年矣。

今歲丙子，李子至都，出是編以示予。予讀之，且歎且喜。以舉世之沈溺誦讀而不知返，而予得以屏去浮文而不墜迷途，其得力於習齋先生，豈淺鮮哉！雖然，學者，實學也；是編所以明實學耳，猶空言也。吾黨若不盡力實學，而徒沾沾抱是編以爲得，吾恐浮文之士，且起而笑其同浴譏裸也。

康熙丙子，一之日，北平後學郭金城拜撰。

存學編卷一

博野顏元著

由道

聖人學、教、治，皆一致也。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，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，守之則易簡而有功，失之徒繁難而寡效。故罕言命，自處也；性道不可得聞，教人也；立法魯民歌怨，爲治也。他如予欲無言，無行不與，莫我知諸章，何莫非此意哉！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，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，非吝也，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。

道不可以言傳也，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，顏、曾守此不失。子思時，異端將盛，或亦逆知天地氣薄，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，勢必失性、學、治本旨，不得已而作中庸，直指性天，已近太瀉。故孟子承之，教人必以規矩，引而不發，斷不爲拙工改廢繩墨。離婁方員，深造諸章，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。至宋而程、朱出，乃動談性命，相推發先儒所未發。以僕觀之，何曾出中庸分毫！但見支離分裂，參雜於釋、老，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。若是者何也？以程、朱失堯、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。何不觀精一之旨，惟堯、禹得聞，天下所可見者，命九官、十二牧所爲而已。陰陽秘旨，文、周寄之於易；天下所可見者，王政、制禮、作樂而已。一貫之道，惟曾、賜得聞；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，詩、書、六藝而已。烏得以天道性命

常○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！

是以當日談天論性，聰明者如打禪猜拳，愚濁者如捉風聽夢，但徧徧口角，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。至於靖康之際，戶比肩摩皆主敬習靜之人，而朝陞疆場無片籌寸績之士。朱子乃獨具隻眼，指其一二碩德，程子所許爲後身者，曰「此皆禪也」，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，故徒見其弊，無能易其轍。以致朱學之末流，猶之程學之末流矣，以致後世之程、朱，皆如程學、朱學之末流矣。長此不返，乾坤尙安賴哉！

或曰：佛氏託於明心見性，程、朱欲救人而殯之，不得不挾精奧以示人。余曰：噫！程子所見，已稍浸入釋氏分界，故稱其「彌近理而大亂真」。若以不肖論之，只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，雖釋迦惡魁，亦當垂頭下淚，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。然則如之何？曰：彼以其虛，我以其實。程、朱當遠宗孔子，近師安定，以六德、六行、六藝及兵農、錢穀、水火、工虞之類教其門人，成就數十百通儒。朝廷大政，天下所不能辦，吾門人皆辦之；險重繁難，天下所不敢任，吾門人皆任之；吾道自尊顯，釋、老自消亡矣。

今彼以空言亂天下，吾亦以空言與之角，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。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，是以當日一出，徒以口舌致黨禍；流而後世，全以章句誤乾坤。上者只學先儒講著，稍涉文義，卽欲承先啓後；下者但問朝廷科甲，才能揣摩，皆驚富貴利達。浮言之禍甚於焚坑，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！友人刁蒙古翻孟子之言曰：「著之而不行焉，察矣而不習焉，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衆也！」其

所慨深矣！吾意上天仁愛，必將篤生聖哲，剗荆棘，而興堯舜以來中庸之道，斷不忍終此元會，直如此而已！

總論諸儒講學

僕妄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，雖講，人亦不能聽也，雖聽，人亦不能醒也，雖醒，人亦不能行也。所得而共講之，共醒之，共行之者，性命之作用，如詩、書、六藝而已。即詩、書、六藝，亦非徒列坐講聽，要惟一講即教習，習至難處來問，方再與講。講之功有限，習之功無已。孔子惟與其弟子今日習禮，明日習射。間有可與言性命者，亦因其自悟已深，方與言。蓋性命，非可言傳也。不特不講而已也，雖有問，如子路問鬼神、生死，南宮适問禹、稷、羿、稷者，皆不與答。蓋能理會者渠自理會，不能者雖講亦無益。

自漢、唐諸儒傳經講誦，宋之周、程、張、朱、陸，遂羣起角立，亟亟焉以講學爲事，至明而薛、陳、王、馮因之，其一時發明吾道之功，可謂盛矣。其效使見知聞知者，知尊慕孔、孟，善談名理，不作惡，不奉釋、老名號，即不肖如僕，亦沐浴中之一人矣。然世道之爲叔季自若也，生民之不治自若也，禮樂之不與自若也，異端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。以視夫孔子明道而亂臣賊子果懼，孟子明道而楊朱、墨翟果熄，何啻天淵之相懸也！

僕氣魄小，志氣卑，自揣在中人以下，不足與於斯道。惟願主盟儒壇者，遠遡孔、孟之功如彼，近察諸儒之效如此，而垂意於習之一字，使爲學爲教，用力於講讀者一二，加功於習行者八九，則生民幸甚，吾道幸甚！僕受諸儒生成覆載之恩，非敢入室操戈也。但以人之歲月精神有限，誦說中度一日，便習行中錯一日；紙墨上多一分，便身世少一分。試觀朱子晚年悔枝葉之繁累，則禮樂未明，是在天者千古無窮之憾也。

明親

大學首四句，吾奉爲古聖真傳。所學無二理，亦無二事，祇此仁義禮智之德，子臣弟友之行，詩書禮樂之文，以之修身則爲明德，以之齊治則爲親民。明矣而未親，親矣而未止至善，吾不敢謂之道也；親矣而未明，明矣而未止至善，吾亦不敢謂之道也。親而未明者，卽謂之親，非大學之親也；然既用其功於民，皆可曰親。其親而未明者，漢高帝與唐太宗之類也；其親且明而未止至善者，漢之孝文、光武之流也。凡如此者，皆宋明以來儒者所共見，皆謂之非道者也。其明而未親，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，則儒者未之言也。非不肯言也，非不敢言也，堯舜不作，孔孟不生，人無從證其爲道者。

一二聰明特傑者出，於道略有所見，粗有所行，遽自謂真孔、孟矣，一時共尊爲孔、孟焉，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。是以或學訓解纂集，或學靜坐讀書，或學直捷頓悟，至所見所爲，能彷彿於前人

而不大殊，則將就冒認，人已皆以爲大儒矣，可以承先啓後矣。或獨見歧異，恍惚道體，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，得孔、顏樂處矣。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！此所以皆未之言也。天下人未之言，數百年以來之人未之言，吾獨於程、朱、陸、王之外別有大學之道焉，豈不犯天下之惡，而受天下之侮乎？然吾之所懼，有甚於此者，以爲眞學不明，則生民將永被毒禍，而終此天地不得被吾道之澤，異端永爲鼎峙，而終此天地不能還三代之舊。是以冒死言之，望有志繼開者之一轉也。

夫明而未親，卽謂之明，非大學之明；然既用其功於德，皆可曰明。其明而未親者，莊周、陳搏之類也；其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，周、程、朱、陸、薛、王之儔也。何也？吾道有三盛：君臣於堯、舜，父子於文、周，師弟於孔、孟。堯、舜之治，卽其學也，教也，其精一執中，一二人秘受而已。百官所奉行，天下所被澤者，如其命九官、十二牧所爲耳。禹之治水，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，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，分治之而禹總其成；伯夷之司禮，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，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。推於九官、羣牧咸若是，是以能平地成天也。文、周之治，亦卽其學也，教也，其陰陽天人之旨，寄之於易而已。百官所奉行，天下所被澤者，如其治岐之政，制禮作樂耳。其進秀民而教之者，六德、六行、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，未之有改，是以太和宇宙也。孔、孟之學教，卽其治也。孔子一貫性道之微，傳之顏、曾，端木而已。其當身之學，與教及門士以待後人私淑者，庸言庸德、兵農禮樂耳，仍本諸唐虞、成周之法，未之有改。故不惟期月、三年、五年、七年胸藏其具，而且小試於魯，三月大治，暫師於滕，四方歸之，單父、武城亦見分體，是以萬世永遵也。

秦漢以降，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。宋儒惟胡子立經義、治事齋，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。張子教人以禮而期行井田，雖未舉用而其志可尚矣。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，二程得楊、謝游、尹諸人而教之，朱子得蔡、黃、陳、徐諸人而教之，以主敬致知爲宗旨，以靜坐讀書爲工夫，以講論性命、天人爲授受，以釋經註傳、纂集書史爲事業。嗣之者若真西山、許魯齋、薛敬軒、高梁溪，性地各有靜功，皆能著書立言，爲一世宗。信乎爲儒者煌煌大觀，三代後所難得者矣！而問其學其教，如命九官、十二牧之所爲者乎？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？如身教三千，今日習禮，明日習射，教人必以規矩，引而不發，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？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，天下後世亦皆以真傳歸之，而卒不能服陸、王之心者，原以表裏精粗，全體大用，誠不能無歉也。

陸子分析義利，聽者垂泣，先立其大，通體宇宙，見者無不悚動。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，以爲善去惡爲格物，無事則閉目靜坐，遇事則知行合一。嗣之者若王心齋、羅念庵、鹿太常，皆自以爲接孟子之傳，而稱直捷頓悟，當時後世亦皆以孟子目之。信乎其爲儒中豪傑，三代後所罕見者矣！而問其學其教，如命九官、十二牧之所爲者乎？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？如身教三千，今日習禮，明日習射，教人必以規矩，引而不發，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？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，與程、朱之學並行中國，而卒不能服朱、許、薛、高之心者，原以表裏精粗，全體大用，誠不能無歉也。

他不具論，卽如朱、陸兩先生，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學之成法，而身習夫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以及兵農、錢穀、水火、工虞之屬而精之。凡弟子從遊者，則令某也學禮，某也學樂，某也兵農，某也水火，某也

兼數藝，某也尤精幾藝，則及門皆通儒，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，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，政事文學同歸也，人已事物一致也，所謂下學而上達也，合內外之道也。如此，不惟必有一人虛心以相下，而且君相必實得其用，天下必實被其澤，人才既興，王道次舉，異端可靖，太平可期。正書所謂府修事和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，位育之功，出處皆得致者也，是謂明親一理，大學之道也。以此言學，則與異端判若天淵而不可混，曲學望洋浩歎而不敢擬，清談之士不得假魚目之珠，文字之流不得逞春華之艷。惟其不出於此，故既卑漢、唐之訓詁而復事訓詁，斥佛、老之虛無而終蹈虛無。以致紙上之性天愈透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議，非譏也，誠支離也；心頭之覺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，非誚也，誠近禪也。

或曰：諸儒勿論，陽明破賊建功，可謂體用兼全，又何弊乎？余曰：不但陽明，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？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，不皆有可觀乎？但是天資高，隨事就功，非全副力量，如周公、孔子專以是學，專以是教，專以是治也。或曰：新建當日韜略，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教者？余曰：孔子嘗言：「三子有志於禮者，其於赤乎學之。」如某可治賦，某可爲宰，某達某藝，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，王門無此。且其擒宸濠，破桶岡，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、偏將、參謀，弟子皆不與焉。其全書所載，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，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。

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說有「陸、王效諍論於紫陽」之語，而敢出狂愚，少抑後二千年周、程、朱、陸、薛、王諸先生之學，而伸前二千年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、孔、孟諸先聖之道，亦竊附效諍論之義。而願持道統者，其深思熟計，而決復孔、孟以前之成法，勿執平生已成之見解而不肯舍，勿拘平日已高之

門面而不肯降，以誤天下後世，可也。

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

某髮未燥，已聞容城孫先生名，然第知清節耳。弱冠前爲俗學，枉度歲月，懵懵不知道爲何物。自順治乙未，頗厭八股習，稍閱通鑑、性理、諸儒語錄，乃知世間有理學一脈。己亥在易水，得交高弟五修，乃又知先生不止以節著，連年來與高弟介祺尤屬莫逆。德駕旋容時，已稟老親，同王法乾裏裝出門，將進叩，老親復以滌後不諳路，恐遭楊子之悲阻之，踰年則聞復南矣。恭祝綏辭，蒙介翁不外、玷賤名其末。追讀先生歲寒居文集寄介翁札，不知過聽何人之言而儕之郡賢列，見之不勝惶愧！今在天間已三十有六，德不加修，學不加進，曾不得大君子一提指之，每一念及，恨不身飛共城旁！茲先大母去世，服闋矣。幸大父猶康健，欲曲求俞允，今歲中一炙道範，未審得遂否也。敝庠耿師，東郡人也，以告休南歸，去先生七十里，敢以便略吐愚衷於門下。

某靜中猛思，宋儒發明氣質之性，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真。變化氣質之惡，三代聖人全未道及。將天生一副作聖全體，參雜以習染，謂之有惡，未免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，蒙晦先聖盡性之旨而授世間無志人一口柄。又想周公、孔子教人以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，故曰「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」，故曰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」。故性道不可聞，而某長治賦、某長禮樂、某長足民，一如唐虞之

廷某農、某刑、某禮、某樂之舊，未之有爽也。近世言學者，心性之外無餘理，靜敬之外無餘功。細考其氣象，疑與孔門若不相似然。卽有談經濟者，亦不過說場話，著種書而已。

某不自揣，撰有存性、存學二編，欲得先生一是之，以挽天下之士習而復孔門之舊。以先生之德望卜之，當易如反掌，則孟子不得專美於前矣。論今天下朱、陸兩派互相爭辯，先生高見，平和勸解之，不暇，豈可又增一爭端也！但某殊切杞人之憂，以爲雖使朱學勝陸而獨行於天下，或陸學勝朱而獨行於天下，或和解成功，朱、陸合一，同行於天下，則終此乾坤亦只爲當時兩宋之世，終此儒運亦只如說話著書之道學而已，豈不堪爲聖道生民長歎息乎！粗陳一二，望先生靜眼一辨，及時發明前二千年之故道以易後二千年之新轍，則斯道幸甚，斯民幸甚！臨楮南望，不勝想慕戰懼交集之至！某再拜言。

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

某聞氣機消長否泰，天地有不能自主，理數使然也；方其消極而長，否極而泰，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，亦理數使然也。然粵稽孔、孟以前，天地所生以主此氣機者，率皆實文、實行、實體、實用，卒爲天地造實績，而民以安，物以阜。雖不幸而君相之人竟爲布衣，亦必終身盡力於文、行、體、用之實，斷不敢以不堯、舜不禹、皋者苟且於一時虛浮之局，高談袖手，而委此氣數，置此民物，聽此天地於不可知也；亦必終身窮究於文、行、體、用之實，斷不敢以惑異端，背先哲者肆口於百喙爭鳴之日，著書立說，而

誤此氣數，壞此民物，負此天地於不可爲也。

自漢、晉泛濫於章句，不知章句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也；競尙乎清談，不知清談所以闡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也。因之虛浮日盛，而堯、舜三事、六府之道，周公、孔子六德、六行、六藝之學，所以實位天地，實育萬物者，幾不見於乾坤中矣。迨於佛、老昌熾，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空之，一歸於寂滅，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無之，一歸於陞脫。莫謂日月、星辰、山川、草木、鳥獸、蟲魚、人倫，世故舉爲道外，並己身之耳、目、口、鼻、四肢皆視爲累礙贅餘矣，哀哉！倘於此有堯、舜、周、孔，固必回消爲長，轉否爲泰矣。卽不然，或如端言、卜仲、二冉之流，亦庶幾衍道脈於不墜，續真宗於不差，而長泰終有日也。奈何趙氏運中，紛紛躋孔子廟庭者，皆修輯註解之士，猶然章句也，皆高坐講論之人，猶然清談也！甚至言孝、弟、忠、信如何教，氣稟本有惡，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，佛氏以耳、目、口、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！

故僕妄論宋儒，謂是集漢、晉、釋、老之大成者則可，謂是堯、舜、周、孔之正派則不可。然宋儒，今之堯、舜、周、孔也；韓愈闢佛，幾至殺身，況敢議今世之堯、舜、周、孔者乎！季友著書駁程、朱之說，發州決杖，況敢議及宋儒之學術品詣者乎！此言一出，身命之虞所必至也。然懼一身之禍而不言，委氣數於終誤，置民物於終壞，聽天地於終負，恐結舌安坐，不援溝瀆，與強暴橫逆內人於溝瀆者，其忍心害理不甚相遠也。

某爲此懼，著存學一編，申明堯、舜、周、孔三事、六府、六德、六行、六藝之道，大旨明道不在詩書章

句，學不在穎悟誦讀，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，身實學之，身實習之，終身不懈者。著存性一編，大旨明理氣俱是天道，性形俱是天命，人之性命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是此善，氣質正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謂有惡，其所謂惡者，乃由「引蔽習染」四字爲之祟也。期使人知爲絲毫之惡，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，極神聖之善，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。

但孔孟沒後二千年無人道此理，而某獨異，又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，誹謗先儒，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，而仰觀三代聖賢，又不如如此。二念交鬱，罔所取正。一日遊祁，在故友刁文孝座，聞先生有佳錄，復明孔子六藝之學，門人姜姓在州守幕實筭之，懽然如久旱之聞雷，甚渴之聞溪，恨不卽沐甘霖而飲甘泉也。曲致三四，曾不得出。然亦幸三千里外有主張此學者矣，猶未知論性之相同也。旣而刁翁出南方諸儒手書，有云，「此間有桴亭者，才爲有用之才，學爲有用之學，但把氣質許多駁惡雜入天命，說一般是善，其性善圖說中有『人之性善正在氣質，氣質之外無性』等語，殊新奇駭人！」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，兼悟孔孟性旨，已先得我心矣。當今之時，承儒道嫡派者，非先生其誰乎！所恨家貧親老，不得操杖親炙，進身門下之末。茲乘彭使之便，奉尺楮請教，祈以所著，並高弟孰長禮樂，孰長射書，孰爲體用兼優，不惜示下，使龔瞽之子得有所景仰尊奉。倘有寸進，真一時千載也！山河隔越，不能多寄，僅以性學編各一紙，日記第十卷中摘一頁呈正，不勝南望愷切想慕之至！

學辨一

性亦須有辯，因吾友法乾王子一言，徹底無纖毫齟齬。莫有能發吾意者，遂有待。今存學之說，將偕吾黨身習而實踐之，易靜坐用口耳之習，爲手足頻拮据之業，非存性空談之比。雖賢者不能無顧惜故窠，憚於變革之意，幸相舉辯難，不厭反復。予撮其大略如左，病中亦多遺脫，不能盡述也。

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，予抱病，復患足瘡，不能赴學，惟坐臥榻，存學稿。聞王子來會，乃強步至齋，出所謄以質王子。甫閱一葉，遽置之几，盛爲多讀書之辨。

予曰：「人之精神無多，恐誦讀消耗，無歲月作實功也。倘禮樂嫺習，但略閱經書數本，亦自足否？」王子曰：「誦讀不多，出門不能引經據傳，何以服人？」予曰：「堯舜諸聖人所據何書？且經傳，施行之證佐，全不施行，雖證佐紛紛，亦奚以爲？今存學之意，若行，無論朝廷、宗廟，卽明倫堂上，亦將問孰嫺周旋，孰諳絲竹，孰射賢，孰算勝，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。且吾儕自視雖陋，倘置身朝堂，但憂無措置耳，引經據傳，非所憂也。」王子曰：「射御之類，有司事，不足學。須當如三公坐論。」予曰：「人皆三公，孰爲有司？學，正是學作有司耳。辟之於醫，黃帝素問、金匱、玉函，所以明醫理也，而療疾救世，則必診脈、製藥、針灸、摩砭爲之力也。今有妄人者，止務覽醫書千百卷，熟讀詳說，以爲子

國手矣，視診脈、製藥、針灸、摩砭，以爲術家之粗，不足學也。書日博，識日精，一人倡之，舉世效之，岐黃盈天下，而天下之人，病相枕，死相接也，可謂明醫乎？愚以爲從事方脈、藥餌、針灸、摩砭，療疾救世者，所以爲醫也，讀書取以明此也。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、藥餌、針灸、摩砭，妄人也，不惟非岐黃，並非醫也，尙不如習一科，驗一方者之爲醫也。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、六藝，文人也，非儒也，尙不如行一節、精一藝者之爲儒也。」

王子曰：「棟梁材自別，豈必爲棟樑哉？」子曰：「棟梁亦自拱把尺寸長成，成時亦有皮幹枝葉。世豈有渾成棟梁哉？」王子曰：「藝學到精熟後，自見上面。幼學豈能有所見？」余曰：「幼學但使習之耳。必欲渠見，何爲哉？」王子曰：「不見上面，何與心性？」余曰：「不然。卽如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，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，有下於夫子客至，則見客求教尊長悚敬氣象，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，則見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侃侃、訥訥氣象。此是治童子耳目乎，治童子心性乎？故六藝之學，不待後日融會一片，乃自童龀卽身心、道藝一致加功也。且旣令渠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，豈得謂無所見！但隨所至爲淺深耳。講家解一貫章，有謂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貫中之一，今日夫子教以從一而貫。夫用功於貫中之一，是夫子所以教三千人者也，豈得曰『六藝非心性』也？」

王子曰：「禮樂自宜學，射御粗下人事。」余曰：「賢者但美禮樂名目，遂謂宜學，未必見到宜學處也；若見到，自不分精粗。喜精惡粗，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。」王子曰：「第見不足爲，若爲，自是易事。」余曰：「此正夫子所謂『智者過之』。且昔朱子謂『要補填，實是難』，今賢弟又謂『易』。要

之，非主難，亦非主易，總是要斷盡實學，不去爲耳。」王子大笑。子曰：「李晦翁年踰五旬，勤力下學，日與弟子拈矢彎弓，甚可欽也。」王子曰：「晦夫叔嘗言，『射爲男子事，何可不習！』」余曰：「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，甚可羞。無事袖手談心性，臨危一死報君王，卽爲上品矣。豈若真學一復，戶有經濟，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？」王子曰：「六藝之學，誠有功於乾坤。」子曰：「不但爾也。子產云，歷事久，取精多，則魂魄強。今於禮樂、兵農無不嫻，卽終身莫之用而沒，以體用兼全之氣還於天地，是謂盡人道而死，故君子曰終。故曰學者，學成其人而已，非外求也。」王子又笑。

子曰：「此學終無行日矣。以賢弟之有志，且深信予，又入朱學未深，似無可戀惜，而猶難挽回如此，況彼已立崖岸者乎！」因復取首數篇進曰：「幸終觀之。」王子閱畢，喟然曰：「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，若都袖手高坐作君父，天下事叫誰辦哉！」撫卷歎息久之。余曰：「某急就三存編，以爲天生某，使復明此學而已，非身見之材也。欲進之孫徵君，借以回天下。」王子曰：「人自爲耳。何必伊！」子曰：「天生材自別。伊尹聖之任，夏季之民如在水火，何不出而延攬豪傑，自爲奉天救民之舉，必待成湯之三聘乎？」張良志復韓仇，亦嘗聚衆百餘，何不決於自爲而終屬沛公乎？蓋天生王者，其氣爲主持世統之氣，乃足繫屬天下，非其人不與也。儒者教世，何獨不然！是其人也，天下附之；非其人也，學卽過人，而師宗不立。如龍所至則氣聚成雲，否則不可強也，況愚之庸陋不足數乎！自料只可作名教中一董三老耳。」王子辭行。

越十日，予病痊，往會王子。因論風言復閏十二月，有諸？王子曰：「此間亦頗聞。」予曰：「噫！豈

非學術不明，吾儒悞於空言，無能定國是者乎！使吾黨習諸曆象，何以狐疑如此！「因言帝堯命羲和，敎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，堯蓋極精於曆。因言帝王設官分職，未有不授以成法者。堯命司徒授以匡、直、勞、來等法，舜命士師授以五刑、五服、五流、五宅等法，命典樂授以直溫、寬栗等理及依永和聲、無相奪倫等法，成王置農官授以錢、鎛、銍、艾、耜、耨等法。觀命官之典，釐成之詩，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、六藝之學者，則袖手高坐，徒事誦讀，固非所以爲臣子，亦豈所以作君父哉！」

學辨二

又越旬，王子來會，復曰：「周公制禮作樂，且以文、武之聖開之，成、康之賢繼之，太、召、君、陳輩左右之，亦不百年而穆王亂，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。漢、唐、宋、明不拘古法，亦定數百年之天下，何歎於三代哉？」予曰：「漢、唐後之治道，較之三代，蓋星淵不可語也，吾弟未之思耳。吾弟但見穆、平之衰而未實按其列國情勢民風也。吾茲不與賢弟論三代盛時。且以春秋之末，其爲周七百年矣，只義姑存魯、展禽拒齊二事，風俗之美，人材之盛，魯固可尙也；齊乃以婦人而旋師，聞先王命而罷戰。由此以思，當日風俗人心，豈漢、唐後所可彷彿哉？」

王子曰：「終見藝學粗，奈何？」予曰：「此乃不知止耳。觀大學言明親即言止至善，見道爲粗，是不知至善之止也。故曰『知止而後有定』。」王子乃懽忻鼓舞曰：「昨子產一段，已深悚我心。自

今日當務精此學，更無疑矣。」因述乃父命計田數不清。予曰：「計畝，人以爲瑣事矣。然父命而不清，非不能爲子之一乎？」王子曰：「無大無小，無不習熟，固也。弟昨言棟梁材，兄不以爲然。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，如龐士元非百里材，曾子教孟敬子持大體，非乎？」予曰：「孔子乘田、委吏，無不可爲。若位不稱材，便酣惰廢事，此自豪士之態，非君子之常也。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，乃好理瑣小，故曾子教以所貴道三，豈可以此言便謂簞豆之事不宜學乎！況當時學術未失，家臣庶士無不能理事者，第憂世胄驕浮不能持大體耳。能持大體，凡事自可就也。」

王子曰：「博學乃古人第一義。」易云『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』，子路曰『何必讀書，然後爲學』，可見古人讀書，誦讀亦何可全廢？」予曰：「周公之法，春秋教以禮樂，冬夏教以詩書。豈可全不讀書！但古人是讀之以爲學，如讀琴譜以學琴，讀禮經以學禮。博學之，是學六府、六德、六行、六藝之事也。只以多讀書爲博學，是第一義已誤，又何暇計問、思、辨、行也？」王子行。

越一日，予過其齋。王子曰：「連日思樂能滌人滓渣。只靜敬以求懲忿窒慾，便覺忿慾全無，不時卻又發動，不如心比聲律，私欲自化也。」余曰：「噫，得之矣！某謂心上思過，口上講過，書上見過，都不得力，臨時依舊是所習者出，正此意也。夫禮樂，君子所以交天地萬物者也，位育著落，端在於此。古人制舞而民腫消，造琴而陰風至，可深思也。」

王子又問：「道問學之功，卽六藝乎？」予曰：「然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尊德性？」予未答。又問：「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？」蓋因程、朱好語上，王子欲證語上之爲是也。予曰：「離下無上，明

德，親民，尊德性，道問學，只是此事，語上人皆上，語下人皆下。如灑掃應對，下也，若以語上人，便見出敬；絃指微律，下也，若以語上人，便見出和。某昨童子將命一段，正是道藝一致，耳目性情一滾做也。」
王子憮然曰：「至言！」予曰：「此亦就賢弟之問爲言耳。其實上有上，下有下。上下精粗皆盡力求全，是謂聖學之極致矣。不及此者，寧爲一端一節之實，無爲全體大用之虛。如六藝不能兼，終身止精一藝可也；如一藝不能全，數人共學一藝，如習禮者某冠昏，某喪祭，某宗廟，某會同，亦可也。夫吾輩姿質，未必是中人以上，而從程、朱倒學，先見上面，必視下學爲粗，不肯用力矣。」王子曰：「『下學而上達』，孔子定法，烏容紊乎哉！」

存學編卷二

博野顏元著

性理評

程子曰：「邢明叔明辨有才氣，其於世務練習，蓋美才也。晚溺於佛，所謂『日月至焉而已』者，豈不惜哉！」

朱子云：「程子死後，其高弟皆流於禪。」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！蓋吾儒起手便與禪異者，正在徹始徹終總是體用一致耳。故童子便令學樂舞勺。夫勺之義大矣，豈童子所宜歌！聖人若曰，自灑掃應對以至參贊化育，固無高奇理，亦無卑瑣事。故上智如顏、貢，自幼爲之，不厭其淺；而叛道粗疏如陳亢，終身習之，亦不至畏其難而廢學。今明叔才氣明辯，練達世務，誠爲美才。但因程子不以六藝爲教，初時既不能令明叔認取其練習世務莫非心性，後又無由進於位育實具，不見儒道結果。回視所長者不足戀，前望所求者無所得，便覺無意味，無來由，烏得不莫之禦而入於禪也！猶吾所謂明帝之好佛，非明帝之罪而李躬、桓榮之罪也。

夫「日月至焉」，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。當時曾子、子貢之流，俱在其中。乃以比明叔之溺佛，程子不亦易言乎！

明道謂謝顯道曰：「爾輩在此相從，只是學某言語，故其學，心與口不相應。盍若行之！」請問焉。曰：「且靜坐。」

伊川每見人靜坐，便歎其善學。

因先生只說話，故弟子只學說話，心口且不相應，況身乎？況家國天下乎！措之事業，其不相應者多矣。吾嘗談天道、性命，若無甚扞格，一著手算九九數輒差。王子講冠禮若甚易，一習初祝便差。以此知心中醒，口中說，紙上作，不從身上習過，皆無用也。責及門不行，彼既請問，正好教之習禮習樂。卻只云「且靜坐」。二程亦復如是，噫！雖曰不禪，吾不信也。

武夷胡氏曰：「龜山天資夷曠，濟以問學，充養有道，德器早成。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，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。閒居和樂，色笑可親；臨事裁處，不動聲色。與之遊者，雖羣居終日，嗒然不語，飲人以和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。推本孟子性善之說，發明中庸、大學之道。有欲知方者，爲指其攸趨，無所隱也。當時公、卿、大夫之賢者，莫不尊信之。」又曰：「先生造養深遠，燭理甚明，混迹同塵，知之者鮮。行年八十，志氣未衰，精力少年殆不能及。朝廷方嚮意儒學，日新聖德，延禮此老，置之經筵，朝夕咨訪，裨補必多。至如裁決危疑，經理世務，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。」

無論其他，只「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」一語，非大賢以上能之乎？其中之果純粹與否，宏深與否，非僕所知。然朱子則已譏其入於禪矣，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深，純粹宏深則必不禪也。至混迹同塵氣象，五經、論、孟中未之見。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污者乎？充此局以想，夷曠、簡易、平淡、和樂、可親諸語，

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。

陳氏淵曰：「伊川自涪歸，見學者凋落，多從佛教，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。因歎曰：『學者皆流於異端矣！惟有楊、謝二君長進。』」

嘗觀孔子歿，弟子如喪父母，哀慟無以加矣；又爲之備禮營葬，送終無以加矣；又皆廬其墓三年，倦戀無以加矣；餘情復見於同門友之不忍離，相向而哭皆失聲。其師弟情之篤而義之重，蓋如此也。迨後有宋程、朱兩門，以師弟著於乾坤，不惟自任以爲真繼孔子之統，雖當時及門亦以爲今之孔子矣，後世景仰亦謂庶幾孔門師弟矣。而其歿也，不過一祭一贊，他無聞焉。僕存此疑於心久矣，亦謂生榮死哀之狀必別有記載，寡陋未之見耳。殊不意伊川生時，及門已如此其相負也！涪之別也，日月幾何，而遽學者凋落，相率而從於佛也！又孰知所稱楊、謝不變者，下梢亦流於禪也！然則真承程子之統者誰也？非因二程失古聖教人成法，空言相結之固，不如實學之相交者深乎！抑程門弟子之從佛，或亦其師夙昔之爲教者去佛不遠也。程子闢佛之言曰：「彌近理而大亂真。」愚以爲非佛之近理，乃程子之理近佛也。試觀佛氏立教，與吾儒之理，遠若天淵，判若黑白，反若冰炭，其不相望也，如適燕適越之異其轅，安在其彌近理也！孟子曰：「治人不治，反其智。」伊川於此徒歎學者之流於異端，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，亦欠自反矣。

問：「龜山晚年出，是不可曉。其召也以蔡京，然在朝亦無大建白。」朱子曰：「以今觀之，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白。若自己處之，不知當時所當建白者何事。」或云：「不過擇將相爲急。」曰：「也只好說

擇將相固是急，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。當時將只說种師道，相只說李伯紀，然固皆嘗用之矣。又況自家言之，彼亦未必見聽，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，不知有大聖賢之材何如耳。」

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，既自無將相材，又無所保舉。異世後追論，亦無可信之人，不過种、李二公而已。然則周、程、張、邵棺木尙新，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？世有但能談天說性，講學著書，而不可爲將相之聖賢乎！

或言「擇將相爲急」，何不曰「當時龜山便是好將相，惜未信用」，乃但云「也只好說擇將相」，蓋身分亦有所不容誣也。噫！儒者不能將，不能相，只會擇將相，將相皆令何人做乎？末又云「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，不知有大聖賢之材何如耳」。是明將經濟時勢讓與聖賢做，尙得謂之道學乎？至於李公字行，种公名呼，此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。其遺風至今日，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。秀才挾弓矢出，鄉人皆驚。甚至子弟騎射武裝，父兄便以不才目之。長此不返，四海潰弱，何有已時乎？獨不觀孔門無事之時，弓矢劍佩不去於身也，武舞干戚不離於學也！身爲司寇，墮三都，會夾谷，無不尙武事也。子路戰於衛，冉、樊戰於齊，其餘諸賢氣象皆可想也。學喪道晦，至此甚矣！孔門實學，亦可以復矣！

問：「龜山當時何意出來？」曰：「龜山做人也苟且，是時未免祿仕，故亂就之」……○問：「或者疑龜山爲無補於世，徒爾紛紛，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，如何？」曰：「龜山此行固是有病，但只後人

○「……」原作「云云」。下同。

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！惟胡文定以柳下惠『援而止之而止』比之，極好。」

余嘗謂宋儒是理學之時文也。看朱子前面說「龜山做人苟且，未免祿仕，故亂就之，」此三語抑揚氏於鄉黨自好者以下矣。後面或人說大賢出處不可議，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，且曰「極好」，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？蓋講學先生只好說體面話，非如三代聖賢，一身之出處，一言之抑揚，皆有定見。龜山之就召也，正如燕雀處堂，全不見汴京亡，徽、欽虜；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金人之入宋也。朱子之論龜山，正如戲局斷獄，亦不管聖賢成法，只是隨口臧否。駁倒龜山以伸吾識，可也；救出龜山以全講學體面，亦可也。

上蔡爲人英果明決，強力不倦，克己復禮，日有課程。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，行於世。

要推尊上蔡，便言其「克己復禮，日有課程。」後面要說程門諸人見皆不親切之故，又言是「無頭無尾，不曾盡心，」毋乃自相矛盾乎？此處殊令人疑。

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，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。

朱子稱上蔡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，最得明道教人綱領，」僕以爲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誤者也。何也？「窮理居敬」四字，以文觀之甚美，以實考之，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，以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，以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，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，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。觀世人之醉生夢死，奔忙放蕩者，誠可謂大儒氣象矣；但觀之孔門，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。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，曰「爲周南召南」，曰「學詩」、「學禮」，曰「學易」、「執禮」，是讀

之而卽行之也。曰「博學於文」，蓋詩、書、六藝以及兵農、水火在天地間燦著者，皆文也，皆所當學之也。曰「約之以禮」，蓋冠婚、喪祭、宗廟、會同以及升降周旋，衣服飲食，莫不有禮也，莫非約我者也。凡理必求精熟之至，是謂窮理；凡事必求謹慎之周，是謂居敬。上蔡雖賢，恐其未得此綱領也。不然，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！

明道以上蔡誦讀多記爲玩物喪志，蓋謂其意不是理會道理，只是誇多鬬靡爲能。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，則意思自別。此正爲己爲人之分。

謝良佐記問甚博，明道謂之曰：「賢卻記得許多，可謂玩物喪志。」良佐身汗面赤。明道曰：「此便是惻隱之心。」可見大程學教猶不靠定書本。僕掀閱至此，悚然起敬，以爲此正明道優於伊川、紫陽處，又未嘗不愛謝公之有志也。使朱子讀此亦爲之汗身赤面則善矣，乃曲爲之說，謂渠是誇多鬬靡，不是理會道理，又引程子看史事證之，總是不欲說壞記誦一道，恐於己讀盡天下書之志有妨也。不知道理不專在書本上理會，貪記許多以求理會道理，便會喪志，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也。

問：「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，其門人下梢頭低，只溺於刑名、度數之間，行得來因無所見處，如何？」曰：「觀上蔡說得偏了，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，所以都易得偏。如上蔡說橫渠之非，以爲欲得正容謹節，這是自好，如何廢這個得！如專去理會刑名、度數固不得，又全廢了這個也不得。」

宋儒胡子外，惟橫渠之志行井田，教人以禮，爲得孔、孟正宗；謝氏偏與說壞，譏其門人下梢頭低，溺於刑名、度數，以爲橫渠以禮教人之流弊。然則教人不當以禮乎？謝氏之入禪，於此可見；二程平昔

之所以教楊、謝諸公者，於此可想矣。玩「行得來因無所見」一語，橫渠之教法真可欽矣。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，」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」此聖賢百世不易之成法也。雖周公、孔子，亦只能使人行，不能使人有所見；功候未到，即強使有所見，亦無用也。孟子曰：「行之而不著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。」此固歎知道之少，而吾正於此服周公、孔子流澤之遠也。布三重以教人，使天下世世守之，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著察，即愚不肖者亦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，正中庸所謂「行而世爲天下法」，歷八百年而猶在，幾百餘年而未衰。此周公、孔子之下梢頭原如是其低也，而其上梢頭亦未嘗高。制禮作樂，遵行遍天下，而周公之心，雖親賢之召公不盡知也。博文約禮，服習遍三千，而一貫之秘，雖聰穎之端木未之聞也。相隨半生，尙以「多學而識」認夫子，然則未聞性道之前，端木子與三千人不同以文禮爲道乎？則橫渠之門人，即使皆認刑名、度數爲道，何害也？朱子既見謝氏之偏而知橫渠之是，即宜考古稽今，與門人講而習之，使人按節文，家行典禮，乃其所也。奈何盡力誦讀著述，耽延歲月！迨老而好禮，又只要著家禮一書，屢易藁始成，其後又多自嫌不妥，未及改正而沒，其門人楊氏固嘗代爲致憾矣。考其實，及門諸公不知式型與否，而朱子家祠喪禮已多行之未當，失周公、孔子之遺意者矣。豈非言易而行難哉！

尹○查明見伊川後，半年方得大學、西銘看。此意思好，也有病。蓋且養他氣質，淘渫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，如學記所謂「未卜禘，不視學，游其志也」之意。此意思固好，然也有病者。蓋天下有多少

書，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，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？所以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。

伊川雖失孔子學教成法，猶知不可遽語人以高深，猶知不全靠書冊，故遲半年方與門人大學、西銘看。至朱子則必欲人讀天下許多書，是將道全看書上，將學全看讀上，其學教之法又不逮伊川矣。吾謂大學可即與看，若西銘，雖姿性聰敏者，再遲數年與看，未爲晚也。

和靖涪州被召，祭伊川文云：「不背其師則有之，有益於世則未也。」因言：「學者只守得某言語，已自不易；少間又自轉移了。」

吾讀甲申殉難錄，至「愧無半策匡時難，惟餘一死報君恩」，未嘗不悽然泣下也！至覽和靖祭伊川「不背其師有之，有益於世則未」二語，又不覺廢卷浩歎，爲生民愴惶久之！夫周、孔以六藝教人，載在經傳，子罕言仁、命，不語神，性道不可得聞，予欲無言，博文約禮等語，出之孔子之言及諸賢所記者，昭然可考，而宋儒若未之見也。專肆力於講讀，發明性命，閑心靜敬，著述書史。伊川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，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不悟，甚至求一守言語者亦不可得，其弊不大可見哉！至於朱子追述，似有憾於和靖而亦不悟也。然則吾道之不行，豈非氣數使之乎！

問：「伊川門人如此其衆，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。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。」曰：「也是諸人無頭無尾，不會盡心在上面，也各家去奔走仕宦，所以不能理會得透。如邵康節從頭到尾，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，雖其不能無偏，然就他這道理，所謂成而安矣。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，他也去仕宦，只他這所學，自是合下直到，所以有成。某看來，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，終不得解。」

伊川門人甚衆，後更無一人見之親切，非因伊川所教，諸人所學，俱失孔子實學之故乎！朱子乃云「是諸人無頭無尾，不曾盡心在上面」，試觀游、楊、謝、尹諸公，果是「無頭無尾，不曾盡心」者乎？又云「各去奔走仕宦，所以不能理會透」，康節極終身之力而後有得，茂叔亦去仕宦，只他資稟高，合下直到，然則必欲人不仕宦，不作事，終身只在書室中，方可得道乎？

與叔文集，煞有好處，他文字極是實，說得好處，如千兵萬馬，飽騰伉壯。上蔡雖有過當處，亦自是說得透。龜山文字卻怯弱，似是合下會得易。游、楊、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，卻似別一家。謝氏發明得較精彩，然多不穩貼。和靖語卻實，然意短，不似謝氏發越。龜山語錄與自作文不相似，其文大段照管不到，前面說如此，後面又都反了，緣他只依傍語句去，皆不透。龜山年高，與叔年四十七，他文字大綱立得腳來健，多有處說得好又切，若有壽，必然進。游定夫學無人傳，無語錄。

如何只論人文字言語長短，語錄有無，非失聖門學宗，不實用功於明親，故無實事可稱舉乎？今有人議諸先生專在文字言語用功，或云只在言語文字論人品，必至羣相譁之曰：「彼大儒，不止是也。」乃考其實則竟如此！較歐、蘇諸公，但多講論性道之語，內地靜敬之功耳。試想三代前君臣獎贊，師弟敘述，或後人論斷前聖賢，曾有此口吻比例否？噫！恐不啻冰玉之相懸也！

上蔡之學，初見其無礙，甚喜之。後細觀之，終不離禪的見解。

子於程朱、陸王兩派學宗正如是。

龜山未見伊川時，先看莊、列等文字。後來雖見伊川，然而此念熟了，不覺時發出來。游定夫尤甚，羅

仲素時復亦有此意。

聖人教人六藝，正使之習熟天理。不然，雖諄諄說與無限道理，至吃緊處依舊發出習慣俗雜念頭。

一日，論伊川門人，云「多流入釋、老」。陳文蔚曰：「只是游定夫如此，恐龜山輩不如此。」曰：「只論語序便可見。」

朱子論游、楊入釋，老處不知何指，但既廢堯、舜、周、孔六府、六藝之學，則其所謂不入釋、老者又果何指也？僕嘗論漢人不識儒，如萬石君家法，真三代遺風，不以儒目之；則其所謂儒，只是訓詁辭華之流耳。今觀朱門師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，恐或不免爲游、楊所不屑也。

看道理不可不仔細。程門高弟如謝上蔡、游定夫、楊龜山輩，下梢皆入禪學去。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，他們只睥見上截，少下面著實功夫，故流弊至此。

僕意朱子未覺程門教法之失，既覺而復蹈之，何也？倘因此便返於實學，豈非吾道之幸哉！

「下面著實功夫」，是何物乎？將謂是靜敬乎？程門諸子固已力行之矣。將謂是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之屬乎？朱子已云補填難，姑不爲之矣。將謂是庸德庸言乎？恐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所以盡子、臣、弟、友之職者既不爲，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？考其與及門日征月邁者，則惟訓解經傳，纂修書史，死生以之。或其所謂「下面著實功夫」者，未必是孔子所云「下學」也。

韓退之云：「孔子之道，大而不能博，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，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。」此說甚好。看來資質定了，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尙處添得些小好而已。所以學者貴公聽並觀，求一個是當處，

不貴徒執己自用。今觀孔門諸子，只除顏、曾之外，其他說話便皆有病。

平日講學主變化氣質，此處卻云，「其爲學也只就資質所尙處添些小好而已。」蓋諸先生認氣質有惡，不得不說變化，此處要說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，故又說「氣質已定只添些小好」。且下云「學貴公聽並觀，求一個是當」，如果有此妙法，而諸賢徒執己見求之，固可憾矣；乃吾夫子亦不爲之一指點也，何朱先生之大智而聖門師弟之大愚乎？則朱子所見之道，與所爲之學，所行之教，與聖門別是一家，明矣。至於求諸賢之短，又何不著實體驗諸賢之造詣何如，吾輩較之何如，乃只論其說話有病無病乎？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，便是二千九百餘人，既經聖人陶鎔，亦不易言也。自戰國橫議後，重以秦人之焚坑，漢儒之訓詁，魏、晉之清談，歷代之佛、老、宋、元之講讀，而七十子之分久不明於世矣。吾嘗謂孔子如太陽當空，不惟散宿衆星不顯其光，即明月五星亦不出色，若當下旬之夜，一行星炯照，四國仰之如太陽然矣。故孔子奠楹後，羣推有子爲聖人，西河又推卜子爲聖人。當時七十子身通六藝，日月至仁，倘有一人出於後世，皆足倡學一代，使人望爲聖人，非周、程以下諸先生所可比也。近法乾王子有言：「後儒稍有不純，議廟典者動言黜退。聖門如冉求之聚斂，宰予之短喪，何可從祀？」予曰：「賢弟未之思耳。冉有固有虧欠處，其學卻實。如此案即缺一角，仍是有用之巨器，豈可舍也。」故聖門一推政事之科，一在言語之列，不比後人虛言標榜，書本上見完全也。」王子曰：「然。」

延平李氏曰：「羅先生性明而修，行全而潔，充之以廣大，體之以仁恕，精深微妙，多極其至。漢、唐諸

儒無近似者。」

又是一聖人！宋固多聖人乎？

陳氏協曰：「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！李公侗傳其學。公歿之後既無子孫，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。嘉定七年，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，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，進之於朝。其書四萬言，大要謂藝祖開基，列聖繼統，若舜禹遵堯而不變。至元豐改制，皆自王安石作俑，創爲功利之圖，浸致邊疆之侮。是其咎畝不忘君之心，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怪之比耶！」

元祐^①、元豐之獄，迄無公論。要之荆公之欲強宋本是，而術未盡善。苟安者競爲敵，洪水罔續，遂咎崇伯。然使卽任濂洛羣哲，恐亦如四岳^②羣牧無如洪水何，未是神禹也。

周氏坦曰：「觀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，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，切實若此。」

原來是用此功，豈不令孔子哀之乎！但凡從靜坐讀書中討來識見議論，便如望梅畫餅，靠之飢食渴飲不得。

朱子曰：「李延平先生屏居山里，結茅水竹之間，謝絕世故四十餘年，簞瓢屢空，怡然自得。」

試觀孔子前有「謝絕世故」之道學乎？

先生從羅仲素學，講讀之餘，危坐終日，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。若是者蓋久之，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。

①「祐」原作「佑」。

②「岳」原作「嶽」。

昔孔門固有誦誦，乃誦其所學，講其所學。如誦三代之禮，講三代之禮以學禮，誦樂章，講樂器，樂音，樂理以學樂，未有專以誦誦爲學者。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象爲求中之功，尤孔子以前千聖百王所未聞也。今宋家諸先生，講讀之餘，繼以靜坐，更無別功，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。噫！果天下之大本耶，果天下之理無不自是出耶？何孔門師弟之多事耶！

先生資稟勁特，氣節豪邁，而充養純粹，無復圭角。精純之氣，達於面目，色溫言厲，神定氣和。語默動靜，端詳閒泰，自然之中，若有成法。平居恂恂，於事若無可否。及其應酬事變，斷以義理，則有截然不可犯者。

先生之道德純備，學術通明，求之當時，殆絕倫比。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，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，是以進不獲行於時，退未及傳之於後。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，悠然不知老之將至。蓋所謂「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」者，先生庶幾焉！

合二段觀之，則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。夫聞惡而信，聞善而疑者，小人也；僕卽不肖，何忍以小人自居乎！但以唐虞三代之盛，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，不過數人輔翼之。若堯舜之得禹皋，孔子之得顏曾，直如彼其難，而出必爲天地建平成之業，處亦一年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，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，斷無有聖人而空生之者。況秦漢後千餘年間，氣數乖薄，求如仲弓、子路之輩不可多得，何獨以偏缺微弱，兄於契丹，臣於金元之宋，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，六七禹顏；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，六七禹顏？而乃前有數聖賢，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，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，

兩手以二帝畀金，以汴京與豫矣！後有數十聖賢，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，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，兩手以少帝付海，以玉璽與元矣！多聖多賢之世，而乃如此乎？噫！

先生少年豪勇，夜醉，馳馬數里而歸。後來養成徐緩，雖行二三里路，常委蛇緩步，如從容室中也。問：

「先生如何養？」曰：「先生只是潛養思索。他涵養得自是別，真所謂『不爲事物所勝』者。」

孔子但遇可憫可敬，便勃然變色；忽而久，忽而速，似爲事物所勝，乃是聖人。釋氏父子兄弟亦不動心，可謂「不爲事物所勝」，卻是異端。

古人云「終日無疾言遽色」，他真個是如此。尋常人叫一人，一二聲不至，則聲必厲，先生叫之不至，不加於前也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，出遠處必行稍急，先生出近處也如此，出遠處亦只如此。又如坐處壁間有字，某每嘗亦須起頭一看，若先生則不然；方其坐固不看也，若是欲看，則必起就壁下看之。其不爲事物所勝，大率如此。

行遠不加急，叫人不至，聲不加大；坐處有字，必不坐看；天地間豈有此理乎！莫謂「可以速則速，可以久則久」之孔子不如此，雖伯夷、柳下惠亦斷非如此氣象。

先生居處有常，不作費力事。

只「不作費力事」五字，不惟贊延平，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。子路問政，子曰：「先之，勞之。」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；儒者不費力，誰費力乎！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聖，自兒童嬉戲時即習俎豆，升降，稍長即多能鄙事，既成師望，與諸弟子揖讓進退，鼓瑟，習歌，羽籥，干戚，弓矢，會計，一切涵養

心性，經濟生民者，蓋無所不爲也。及其周遊列國，席不暇煖而輒遷，其作費力事如此。然布衣也。周公，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，身爲上公者也；而亦多材多藝，吐哺握髮以接士，制禮作樂以教民，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。此所以身當國鈞，開八百之祚於宗周，其人材至末流，猶堪爲五霸之用。雖爲布衣，布散三千人於天下，維二百年之國脈，其士風之塌壞，猶足供七雄之用。故曰「儒者天地之元氣」，以其在上在下，皆能造就人材，以輔世澤民，參贊化育故也。若夫講讀著述以明理，靜坐主敬以養性，不肯作一費力事，雖曰口談仁義，稱述孔孟，其與釋老之相去也者幾何！先生廳屋書室，整齊瀟灑，安物皆有常處。其制行不異於人。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，居常無甚異同，類如也。真得龜山法門。

當斯世而身任教授，焉得無甚異同乎？又焉得以「類如也」爲德容乎？其與龜山之混迹同塵，一矣。宜朱子稱爲「真得龜山法門」也。

問：「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，云『終日危坐，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』，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。」曰：「這處是舊日下的語太重。今以伊川之語格之，則其下功夫處亦有些子偏。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，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，不似別人。今終日靜坐，只是且收斂在此，勝如奔馳。若一向如此，又似坐禪入定。」

看朱子前日所言，絲毫未穩，皆不難自駁倒。若有人以不肖性辨及孔子教法進，必豁然改悟。恨吾生也晚，不獲及門矣。

靜極生覺，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，而其實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，只可虛中玩弄光景，若以之照臨折戴則不得也。吾聞一管姓者，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仙於泰山中，止語三年。汪之離家十七年，其子往覓之，管能預知，以手畫字曰：「汪師今日有子來。」既而果然。未幾，其兄呼還，則與鄉人同也。吾遊北京，遇一僧敬軒，不識字，坐禪數月，能作詩，既而出關，則仍一無知人也。蓋鏡中花，水中月，去鏡水則花月無有也。即使其靜功綿延一生不息，其光景愈妙，虛幻愈深，正如人終日不離鏡水，玩弄其花月一生，徒自欺一生而已，何與於吾性廣大高明之體哉！故予論明親有云：「明而未親，即謂之明，非大學之明也。」蓋無用之體，不惟無真用，並非真體也。有宋諸先生，吾固未敢量，但以靜極有覺爲孔子學宗，則斷不敢隨聲相和也。

問：「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？」曰：「只是要見氣象。」陳後之曰：「持守良久，亦可見未發氣象。」曰：「延平亦是此意。」又問：「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，異同何如？」曰：「這個亦有些病。那體驗字是有個思量了，便是已發；若觀時恁著意看，便是已發。」問：「此體驗是著意觀，只恁平常否？」曰：「此亦是以不觀觀之。」

觀此及前節，則宋儒之不爲禪者鮮矣，而方且攻人曰「近有假佛、老之以亂孔、孟之真者」。愚謂充此段之意，乃是假佛、老之真以亂孔、孟之似耳。

某舊見先生時，說得無限道理，也曾去學禪。先生云：「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，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？道亦無奇妙，只在日用間著實用工夫處理會，便自見得。」後來方曉得他說，故今日不至無理會

耳。

原來朱子亦曾學禪，宜其濯洗不淨者，自貽伊戚矣！延平謂之曰：「汝懸空理會許多，面前卻理會不得。」理會面前者，惟周公、孔子之道。朱子自言不至無理會，以今觀之，日用間還欠理會。蓋二先生之所謂「面前事」，較釋氏之懸空而言耳。若二先生得周、孔而見之，其所以告之者，必仍如李先生之告朱先生也。

猗歟先生，果自得師。身世兩忘，惟道是資。精義造約，窮深極微，凍解冰釋，發於天機。乾端坤倪，鬼秘神彰，風霆之變，日月之光，爰暨山川，草木昆蟲，人倫之至，王道之中，一以貫之，其外無餘；縷析毫差，其分則殊。體用渾全，隱顯昭融，萬變並酬，浮雲太空。仁孝友弟，灑落誠明，清通和樂，展也大成。婆娑丘林，世莫我知，優哉游哉，卒歲以嬉。

前資稟勁特二段已極推崇，此祭文中寫狀，尤極酣濃不遺餘力，延平雖賢，恐未能當之。昔吾寄書於友人任熙字，因其長刀筆事，內有「蕭、曹之才，兼慕孔、孟之道」二語，任答書云：「凡譽人失實，卽是自己離道。僕之驚下，輕誣以蕭、曹，卽道兄須臾之離道。」予當時讀至此，悚然若魂飛，驚愧無地，自謂與任老相交，得力於此書者不淺也。朱子何其見游、楊諸公之明而推其師之侈也！抑篤服之切，不覺其過情歟？乃於靜坐之說，亦明不以爲然，又可疑也。

朱子曰：「胡文定曰：『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！』此語好。」

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，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，只教人明理。孔子則只教人習事，迨

見理於事，則已徹上徹下矣。此孔子之學與程、朱之學所由分也。二論、家語中明明記載，豈可混哉！

存學編卷三

博野顏元著

性理評

延平謂朱子曰：「渠所論難處，皆是操戈入室。須從源頭體認來，所以好說話。」

「從源頭體認」，宋儒之誤也；故講說多而踐履少，經濟事業則更少。若宗孔子「下學而上達」，則反是矣。

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，故皆就裏面體認。今既論難，見儒者路脈，極能指其差誤之處。自見羅先生來，未見有如此者。」

朱子雖逃禪歸儒，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。只以補填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爲難，謂待理會道理通透，誠意正心後，方理會此等，便是差誤。夫藝學，古人自八歲後即習行，反以爲難，道理通透，誠意正心，乃大學之純功，反以爲易而先之，斯不亦顛倒矣乎！況含置道理之材具，心意之作用斷無真通透，真誠正之理。即使強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爲通透誠正，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。蓋有三故焉：一者，游思高遠，自以爲道明德立，不屑作瑣繁事。一者，略一講習，即謂已得，未精而遽以爲精。一者，既廢藝學，則其理會道理，誠意正心者，必用靜坐讀書之功，且非猝時所能奏效。及其壯

衰，已養成嬌脆之體矣，烏能勞筋骨，費氣力，作六藝事哉！吾嘗目擊而身嘗之，知其爲害之鉅也。

吾友張石卿，博極羣書，自謂秦漢以降二千年書史，殆無遺覽。爲諸少年發書義，至力竭偃息牀上，喘息久之，復起講，力竭復偃息，可謂勞之甚矣。不惟有傷於己，卒未見成起一才。比其時欲學六藝，何以堪也！祁陽刁蒙吉，致力於靜坐讀書之學，晝誦夜思，著書百卷，遺精痰嗽無虛日。將卒之三月前，已出言無聲。元氏一士子，勤讀喪明。吾與法乾年二三十，又無諸公之博洽，亦病無虛日。雖今頗知憤恨，期易轍而崇實，亦惴惴恐其終不能勝任也。況今天下兀坐書齋人，無一不脆弱爲武士、農夫所笑者，此豈男子態乎！差毫釐而謬千里，不知誰爲之祟也，噫！

勉齋黃氏曰：「先生年十四，慨然有求道之志，博求之經傳，徧交當世有識之士，雖釋、老之學，亦必究其歸趣。」

今世爲學，須不見一奇異之書，但讀孔門所有經傳，卽從之學其所學，習其所習，庶幾不遠於道；雖程、朱、陸、王諸先生語錄，亦不可輕看，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誣其源之清也。朱子少時，因誤用功於釋老，遂沾其氣味，而吾五百年有功於聖道之大儒，不能滌此歧途之穢，豈非宋、元來學者之不幸哉！

余細玩朱子語錄，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，但無如曾、孟者從旁一指，終不是判然出彼入此，故糊糊塗塗又仍歸周、程所說。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。吾子天資猶夫人也，而謂獨明孔子學宗，吾滋惑矣。予曰蓋有由也。吾自弱冠遭家難，頗志於學，兼讀朱、陸兩派語錄，後以心疾，無所得而萎塌。至甲辰，

年三十，得交王子助子，遂專程朱之學。乙巳丙午，稍有日進之勢。丁未，就辛里館，日與童子輩講課時文，學遂退。至戊申，遭先恩祖妣大故，哀毀廬中，廢業幾年，忽知予不宜承重，哀稍殺。既不讀書，又不接人，坐臥地炕，猛一冷眼，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，因徐按其學，原非孔子之舊。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、存學之說，爲後二千年先儒救參雜之小失，爲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。倘非丁未廢歇，戊申遭喪，將日征月邁，望程朱而患其不及，又焉暇問其誤否哉！至若求道而過者，病傳註誦習之煩，以爲不立文字，可以識心見性；不假修爲，可以造道入德；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，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。學者利其簡便，詆訾聖賢，捐棄經典，猖狂叫嘯，側辟固陋，自以爲悟。

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。然由孔門觀之，則除「捐棄經典猖狂叫嘯」外，其他失處，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也。

其於讀書也，必使之辯其音釋，正其章句，玩其辭，求其意，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，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。然爲己務實，辨別義利，毋自欺，謹慎獨之戒，未嘗不三致意焉，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。從遊之士，迭誦所習以質其疑，意有未喻，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；問有未切，則反覆誡之而未嘗隱。務學篤則喜見於言，進道難則憂形於色。講論經典，商略古今，率至夜半。雖疾病支離，諸生問辯，則脫然沈疴之去體，一日不講學，則惕然常以爲憂。樞衣而來，遠自川、蜀，文辭之傳，流及海外。

可惜先生苦心苦功，此半幅述之悉矣。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，成就幾人？天下被治平者幾世？明行

吾道而異端頓熄者幾分？我夫子承周末文勝之際，洞見道之不興，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，奮筆刪定繁文，存今所有經書，取足以明道，而學教專在六藝，務期實用。其與端木、言、卜諸子以下，最少言語，至於天道性命之言尤少，是以學者用功省而成就多。五季之世，武臣司政，詩書高閣，至宋而周、程諸儒出，掀精扶輿，鼓動一時，自謂快事。惟安定胡先生，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，其主教太學也，立經義、治事齋，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。晦菴先生，所宜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，以六藝及兵農、水火、錢穀、工虞之類訓迪門人，使通儒濟濟，澤被蒼生，佛、老熄滅，乃其能事也。而區區章句如此，謂之何哉！

至若天文、地志、律曆、兵機，亦皆洞究淵微。文詞、字畫，騷人才士疲精竭神，嘗病其難；至先生，未嘗用意，而亦皆動中規繩，可爲世法。

天文、地志、律曆、兵機數者，若洞究淵微，皆須日夜講習之力，數年歷驗之功，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。先生既得其淵微，奈何門人錄記言之詳，未見其爲如何用功也！況語及國勢之不振，感慨以至泣下，亦悲憤之至矣。則當時所急，孰有過於兵機者乎！正宜誘掖及門，成就數士，使得如子路、冉有、樊遲者相與共事，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。乃其居恆傳心，靜坐主敬之外無餘理，日燭勤勞，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，在朝蒞政，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。以致乘肩輿而出，輕淨之子遮路而進，厭聞之誚。雖未當要路，而歷仕四朝，在外九考，立朝四旬，其所建白可概見也。莫謂孔、孟之暫效魯、滕，可如子游、子賤、子路之宰邑光景否？故三代聖賢，躬行政績多實徵，近今道學，學問德行多虛

語。則所謂「天文、地志、律曆、兵機、洞究淵微」者，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。

先生出，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，一旦豁然，如大明中天，昭晰呈露！」

揚子雲曰：「古者楊、墨塞路，孟子辭而闢之，廓如也！」韓子駁之云：「夫楊、墨行，正道廢，孟子雖聖賢，不得位，空言無施，雖切何補！然賴其言，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，崇仁義，貴王，賤霸而已，其大經大法，皆亡滅壞爛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，安在其能廓如也！」夫孟子闢楊、墨而楊、墨果熄，尊孔氏而孔氏果尊，崇仁義，貴王，賤霸而仁義果崇，王果貴，霸果賤。至大經大法，如班爵、班祿、井田、學校，王道所必舉者，明則明，行則行，非後世空言之比，正子貢所稱「賢者識其大者。」子雲贊之一語頗易，文公議之。今朱子出，而氣質之性參雜於荀、揚，靜坐之學出入於佛、老，訓詁繁於西漢，標榜溢於東京，禮樂之不明自若也，王道之不舉自若也，人材之不興自若也，佛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。實學不明，言雖精，書雖備，於世何功，於道何補！然賴其講解，朝廷猶以四書、五經取士，周、孔之文不至盡沒，有志於學者承襲其迹，以主敬靜坐求道，不至盡奉釋、道名號，與二家鼎峙而已。若問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，則絕傳久矣。黃氏遽謂「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，」豈惟不足俟聖人於百世，恐後世有文人之雄如韓子者，亦不免其議也。

果齋李氏曰：「先生之道之至，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，亦曰主敬以立其本，窮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踐其實。而敬者，又貫通乎三者之間，所以成始而成終也。故其主敬也，……內則無二無適，寂然不動，外則儼然肅然，若對神明。……其窮理也，……字求其訓，句索其旨。……始以熟讀，使其言皆若

出於吾之口，繼以精思，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。自表而達裏，自流而遡源，索其精微，若別黑白，辨其節目，若數一二，……而後爲有得焉。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，鑿說以妄求新意，或援引以相糾紛，或假借以相迷惑……以爲學者之大病，不痛絕乎此，則終無入德之期。蓋自孔、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，讀書者衆矣，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。……及其理明義精，養深積盛，充而爲德行，發而爲事業。……入而事君，則必思堯、舜其君，出以治民，則必以堯、舜其民。

李氏此贊，體用兼該矣。僕不必詳辯。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質對，取朱子之事業與堯、舜一質對，則其學宗之稍異判然矣。總之，於有宋諸先生，非敢苛求。但以寧使天下無學，不可有參雜佛、老章句之學，寧使百世無聖，不可有將就冒認標榜之聖，庶幾學則真學，聖則真聖云爾。言論風旨之所傳，政教條令之所布，皆可爲世法。而其『考諸先聖而不謬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』者，則以訂正羣書，立爲準則，使學者有所依據，循守以入堯、舜之道，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。

「考諸先聖而不謬」等語何其大，而乃歸之訂正羣書乎？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此者，皆以孔子刪述故也。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，敎成一班治世之材，魯人不能用，又不能薦之周天子，乃出而周遊，周遊是學敎後不得已處；及將老而道不行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，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。戰國說客，置學敎而學周遊，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爲孔子之不得已也。宋儒又置學敎及行道當時，而自幼壯即學刪述，敎弟子亦不過是，雖講究禮樂，亦只欲著書垂世，不是欲於

吾身親見之，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爲孔子之尤不得已也。況孔子之刪述，是刪去繁亂而僅取足以明道，正恐後人馳逐虛繁，失其實際也。宋儒乃多爲註解，遞相增益，不幾決孔子之隄防而導汎濫之流乎！此書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。

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，彙別區分，文從字順，妙得聖人之本旨，昭示斯道之標的。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，次及語、孟以盡其蘊奧，而後會其歸於中庸。尺度權衡之既定，由是以窮諸經，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，則將無理之不可精，無事之不可處矣。

先生昭明書旨，備勞心力，然所明只是書旨，未可謂得吾身之道也。蓋四書、諸經、羣史、百氏之書所載者，原是窮理之文，處事之道。然但以讀經史，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，則相隔千里，以讀經史，訂羣書爲窮理處事，曰道在是焉，則相隔萬里矣。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，遂謂示斯道之標的，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，遂謂將無理不可精，無事不可處。噫！宋、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，妙得聖人之本旨者，不已十餘人乎？遵先生讀書之序，先大學，次語、孟，次中庸，次窮諸經，訂羣史以及百氏，不已家家吾伊，戶戶講究乎？而果無理不可精，無事不可處否也？譬之學琴然：詩書猶琴譜也；爛熟琴譜，講解分明，可謂學琴乎？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，相隔千里也。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：是卽琴也，辨音律，協聲韻，理性情，通神明，此物此事也。譜果琴乎？故曰以書爲道，相隔萬里也。千里萬里，何言之遠也！亦譬之學琴然：歌得其調，撫嫻其指，絃求中音，徽求中節，聲求協律，是謂之學琴矣，未爲習琴也。手隨心，音隨手，清濁疾徐有常規，鼓有常功，奏有常樂，是之謂

習琴矣，未爲能琴也。絃器可手製也，音律可耳審也，詩歌惟其所欲也，心與手忘，手與絃忘，私欲不作於心，太和常在於室，感應陰陽，化物達天，於是乎命之曰能琴。今手不彈，心不會，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，是渡河而望江也，故曰千里也。今日不觀，耳不聞，但以譜爲琴，是指薊北而談雲南也，故曰萬里也。

洙、泗以還，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，先生一人而已！」

「博文於文，約之以禮，」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、武之實功，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。但孔門曰「博文約禮」，程、朱亦曰「博文約禮」，此殊令人不敢辨，然實有不待辨而判者。如孔門之「博學」，學禮，學樂，學射，學御，學書，數以至易，書莫不曰學也，周南、召南曰爲也，言學言爲既非後世讀講所可混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。況於及門之所稱贊，當時之所推服，師弟之所商榷，若多學而識，不試故藝，博學而無所成名，文武之道未墜於地，文不在茲，游於藝，如或知爾，可使從政諸章，皆可按也，此孔門之文，孔門之學也。程、朱之文，程、朱之博學，則李氏已詳言之，不必贅矣。孔門之約禮，大而冠婚喪祭宗廟會同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，問老聃，習大樹下，公西赤曲禮精熟，夫子遜其能，可謂禮聖，言、會諸賢，纖微必謹。以此約身，卽以此約心，出卽以此約天下，故曰「齊之以禮」。此千聖體道之作用，百世入道之實功。故中庸大聖人之道，至於發育萬物，峻極於天，序君子之功，備著尊德性，道問學。而其中直指曰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」，且曰「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」，顯是以三千三百爲至道。倘外此而別有率性，別有篤恭，子

思亦得罪聖門矣。此孔門之禮，孔門之約也。程、朱之約禮，則惟曰內而無二無適，寂然不動，外而儼然肅然，若對神明而已。其博約極至與否，未敢易言，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。

朱子言，自周衰敎失，禮樂養德之具，一切盡廢，所以維持人心者惟有書。則宜追求其一切養德之具，而亟亟與同人講習之，以經書爲佐證可也。而乃惟孜孜攻苦於書，其餘不甚重焉。且李氏亦知春秋時患在諸書煩亂而禮樂散亡，孔子刪定，爲萬世道德之宗。乃朱子適丁文墨浩繁之時，而不能刪削其煩亂，反從而訓之增之，何也？夫朱子之所欲學者，孔子也，而顧未得孔子之心，未盡合孔子學敎之法。吾爲五百年之士子惜其不得爲曾、孟，爲五百年之世道惜其不得爲殷、周，爲五百年之生民惜其不得蒙敎養，故深惜朱子之未得爲孔子也。

吳氏曰：「先生經史子集之餘，雖記錄雜說，舉輒成誦。」

經史子集已惜其過用精神，況記錄雜說乎！

北溪陳氏曰：「先生道巍而德尊，義精而仁熟，立言平正溫潤，清巧的實。……辭約而理盡，旨明而味深。而其心度澄朗，瑩無渣滓，工夫縝密，渾無隙漏，尤可想見於辭氣間。故孔、孟、周、程之道，至先生而益明。所謂主盟斯世，獨先生一人而已。」

試觀「道巍德尊，義精仁熟」二語，雖孔子不是過，而下面實指處，卻只是立言之「辭約理盡，旨明味深」而已，言其「心度澄朗」，「工夫縝密」，亦不外於辭氣想見之。蓋朱子身分原是如此，黃、李、吳、陳諸公，亦但能於虛字間崇獎，不能於實際上增潤。及總贊「主盟斯世」一語，尤是不覺道出本

色。蓋王者不作，五霸疊興，相繼主盟，假仁義以明王章，聖賢亦不得已而取之，故孔子曰：「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。」孟子曰：「今之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。」秦、漢而降，聖人不生，揚韓王周程朱陸薛王馮高諸子，相繼疊興，主盟儒壇，闡詩書以明聖道，天下靡然向風，自好之士多出其內。故五霸者，實德未修，雖天下服之而不敢帝，不敢王，名之曰霸而已；諸儒者，實學未至，雖天下宗之而不敢聖，不敢賢，渾之曰儒而已，其身分正同。迄今大儒相繼登壇於東林者，猶皆稱主盟，其取義確矣！

鶴山魏氏曰：「國朝之盛，大儒輩出，聲應氣求，若合符節。曰極，曰誠，曰仁，曰道，曰忠，曰恕，曰性命，曰氣質，曰天理人欲，曰陰陽鬼神，若此等類，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，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，莫知其說者，至是脫然若沈疴之間，大寐之醒。至於朱文公先生，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，自受學延平李先生，退然如將弗勝，於是斂華就實，反博歸約。迨其蓄久而思渾，資深而行熟，則貫精粗，合內外，羣獻之精蘊，百家之異指，毫分縷析，如示諸掌。張宣公、呂成公，同心協力以闡先聖之道，而僅及中身，論述靡定。惟先生巍然獨存，中更學禁，自信益篤。蓋自易、詩、中庸、大學、論語、孟子，悉爲之推明演繹，以至三禮、孝經，下迨屈韓之文、周程張邵之書、司馬氏之史，先正之言行，亦各爲之論著。然後帝王經世之規，聖賢新民之學，燦然中興！」

天命、陰陽、鬼神等，僕之愚未足與議，但以大半屬聖人所罕言不語者，而必毫分縷析，如示諸掌，何爲也哉！至於推明古人之經書，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，此自吾儒學成後餘事。學成矣，則用於世以

行之，如不用於世，亦可完吾性分以還天地，不著述可也。觀其時果有大理未明，大害未除，不得已而有所著述，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，亦可也。若文人之文，書生之書，解之論之，則不必矣。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既明，遂爲「帝王經世之規，聖賢新民之學，燦然中興」，不其誣歟！無實功於道統，既不免堯舜孔孟在天者之歎息，又無實徵於身世，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！徒以空言相推，駕一世之上，而動擬帝王聖賢，此僞學之名所從來也！僕嘗妄議，宋代諸先儒，明末諸君子，使生唐虞三代之世，其學問氣節必更別，若只如此，恐亦不免僞學之禁，門黨之誅也。但宋明朝廷既無真將相，草野既無真學術，則正宜用稱說詩書，標榜清流者撐持其衰運，不宜誅之禁之以自速其敗亡也。要之似龍骨馬，司國柄者不可廢崇儒重道之典，而悲天憫人，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。故天下有弑君之臣，殺父之子，無與於孔子也，而孔子懼；天下有無父之墨，無君之楊，非孟子爲之也，而孟子懼；蓋儒者之憫天下而厚自責如此。況真失學宗以誤斯人，則近代之禍，吾儒焉得辭其責哉！

朱子曰：「敬夫高明，他將謂人都似他，纔一說時，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，且要說盡他箇。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，若資質不逮，依舊無著摸。某則性鈍，讀書極是辛苦，故尋常與人言，多不敢爲高遠之論，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，故不敢以是責人耳。」學記曰：『進而不顧其安，使人不由其誠。』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。

朱子與南軒一派師友，原只是說話讀書度日。較王、何清談，頗用力於身心，較韓、歐文字，猶規規於理性，白、蘇詩酒，既不能做其矜持，佛、老空虛，又全不及其讀講，真三代後近於儒之學，澆薄氣運中

不易得之豪傑也。然而身分如此，無能強增。故推獎處，或襯貼以聖賢、道統、躬行、經濟之語，至其比長競短，敘實指事，或推人，或自見，則皆在言詞讀作之中而無他也。且其病南軒者，恐亦朱子所以自狀，但其爲失有淺深，遂自以爲得中耳。愚嘗上書刁文孝，其答書亦不問人之疑與否，只自己說盡。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見，蓋素日所學，原是說話作文，更無他物與人耳。況講讀之學教，卽循循有序，亦與學記之言時孫者不同。夫「進而不顧其安，使人不由其誠」，所謂「不學操縵，不能安絃；不學博依，不能安詩；不學雜服，不能安禮；不與其藝，不能樂學」。苟躁速引進而不顧其安，是教人躐等而不誠也，不時不孫也。故法乾上會謂其子九數已熟，甚悅。予曰：「且勿令知有乘歸法，使之小息，得一受用，方可再進，正此意也。學者觀孟子深造之以道，教者必以規矩諸章，豈誦讀講說之學所可託哉！」

南軒、伯恭之學皆疎略。……伯恭說道理，與作爲自是兩件事。如云『仁義道德與度數刑名，介然爲兩途，不可相通』。

朱子說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補填難，且理會道理詩書」，非是看道理詩書與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介然爲兩途乎？只是不肯說明耳。古人云，「不知其人視其友」，觀此益信。

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。他那時自感疾了，一日要做一年。若不死，自漢武、五季，只千來年，他三年自可了。此文字，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，其實他當初作題目，卻煞有工夫，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。解題只現成，檢令諸生寫。伯恭病後，既免人事應接，免出做官，若不死，大段做得文字。」

可惜一派師友，都是以作文字度日，死生以之！

朱子於南軒、伯恭皆不諱其短，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，豈惡聞異己之言哉！至今仕學皆先立黨，此所以道愈微，世愈衰。

問：「子靜不喜人論性。」曰：「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曾分曉，怕人問難，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，故一截截斷。然學而不論性，不知所學何事。」

不喜人論性，未爲不是，但少下學耳。朱子好論性，又教人商量性，謂卽此是學，則誤矣。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，中不取也；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見果是，何以不能服此友也。朱子此等貶斥，尤不取陸子，不取陸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，何以不能服此友也。子曰：「察言而觀色，慮以下人，」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！

子靜之學，看他千般萬般病，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。

朱子之學，全不覺其病，只由不知氣稟之善。以爲學可不自六藝入，正不知六藝卽氣質之作用，所以踐形而盡性者也。

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，中間暗，是如何？曰：「是他那不說破處。他所以不說破，便是禪家所謂「鴛鴦繡出從君看，莫把金針度與人。」禪家自愛如此。

禪家無鴛鴦，也不繡鴛鴦，焉得鴛鴦與人看！

子靜說良知良能，四端等處，且成片段，似經語，不可謂不是。但說人便能如此，不假修爲存養，此卻不

得。譬如旅寓之人，自家不能送他還鄉，但與說云，「你自有田，有屋，大段快樂，何不便回去！」那人既無資送，如何便回去！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，卻硬將飯將肉塞入他口，不問他吃得吃不得。若是一頓便理會的，亦豈不好，然非生知安行者，豈有此理！便是生知安行，也須要學。大抵子思說率性，孟子說存心養性，大段說破；夫子更不會說，只說孝弟、忠信、篤敬。蓋能如此，則道理便在其中矣。

陸子說「良知良能，人便能如此，不假修爲存養」，非是言「不用修爲存養」，乃認孟子「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」二句稍呆，又不足朱子之誦讀訓詁，故立言過激，卒致朱子輕之。蓋先立其大，原是根本，而維持壅培之無具，大亦豈易言立也！朱子旅寓人，傷脾胃人二喻，誠中陸子之病，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送，口說健脾和胃方當開胃進食，即是終年持說，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，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。此所以亦爲陸子所笑，而學宗遂不歸一矣。豈若周公、孔子三物之學，眞旅寓者之饑糧車馬，傷脾胃者之參朮縮砂也哉！

既知夫子不說破，前乃譏陸子不說破是「禪家自愛」，何也？

子靜之說無定，大抵他只是要拗。」

細檢之，講學先生多是拗，只有多少耳。吾儒之道，有一定不易之理，何用拗！只因實學既失，二千年來，只在口頭取勝，紙上爭長，此拗之所從來也。

問：「象山道『當下便是』。」曰：「看聖賢教人，曾有此等語無？聖人教人，皆從平實地做去。……又

平時告弟子，也須道是『學而時習』，『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』。

聖賢教人，原無象山「當下便是」等語，試看聖賢可曾有先生之學否？「學而時習之」，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」，孔門是學靜坐訓解否？

但有聖賢之言，可以引路。」

「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」，今乃不走路，只效聖賢言便當走路。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，卒之蕩蕩周道上鮮見其人也。詩云，「如匪行邁謀，是用不得于道」，此之謂矣。

因說子靜。云：「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，他只是差過了；更有一項，卻是不及。若是過底拗轉來卻好，不及底趨向上去便好。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，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，過的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，不及的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。初間只差了些子，所謂『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』。」又曰：「某看近日學問，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，卑者便只管陷溺；高者必入於佛，老，卑者必入於管、商。定是如此，定是如此！」

看朱子歎息他人，真是自以爲中，居之不疑矣。若以孔門相較，朱子知行竟判爲兩途，知似過，行似不及，其實行不及，知亦不及。又歎近日學者高入佛、老，卑入管、商，愚以爲當時設有眞佛、老，必更歎朱子之講讀訓解爲耗神粗跡，有眞管、商，必更歎朱子之靜坐主敬爲寂守無用，恐不能出其上而令兩項人受憐也。若吾夫子中庸之道，舉其心性，可以使釋、道哭，言其作用，可以使管、商慚。儒朱子而幸遊其門，見其天高地厚，又豈敢遽自以爲是乎！不得孔子而師，顏、曾而友，此朱子之大不幸。

也。

「陸氏會說，其精神亦能感發人，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，只是虛，更無底簞。『思而不學則殆』，正爲無底簞便危殆也。『山上有木，漸，君子以居賢德，善俗』，有階梯而進，不患不到。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，然其退亦速。纔到退時，便如墮千仞之淵。」

朱子指陸門流弊處，亦所以自狀。但朱子會說，又加會解會著，是以聳動愈多，頗有底簞。或問：讀講著述雖是靠書本，然畢竟經傳是把柄，故頗有底簞否？予曰：亦是讀講經書，身心有所依據，不至縱放，但亦耗費有用精神，不如陸王精神不損，臨事尙有用也。吾所謂頗有底簞者，蓋如講著此一書，若全不依此書行，不惟無以服人，己心亦難以安，故必略有所行，此處稍有簞底。只因原以講解爲學而以行爲襯貼，終不免掛一漏二，卽所行者亦不純熟。不如學而時習，用全副精神，身心道藝一滾加功，進銳不得，亦退速不得。卽此爲學，卽此爲行，卽此爲教，舉而措之，卽此爲治，眞堯舜宗子，文周功臣，萬世聖賢之規矩也。雖聰明如顏，賜，焉得不歎循循善誘，欲罷不能也哉！焉得不初疑爲多學而識，後乃歎性天不可聞也哉！雖退怯如冉求，安得不悅之而終成其藝也哉！僩入程、朱之門，七子子皆流於禪林，二千九百人皆習爲訓話矣。嗚呼！吾安得一聖門徒衆之末而師之也哉！或問：宋儒掛一漏二，所行不熟，何處見？予曰：如朱子著家禮一書，家中亦行禮，至斬喪墨衰出入，則半禮半俗，既廢正祭，乃又於俗節墨衰行事，此皆失周公本意。至於婦人，便不與著喪服杖經之制，祭時婦人亦不辦祭殺，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，此何說乎？商人尙音，周人尙臭，皆窮究陰陽

之祕，祭祀之要典也。諸儒語錄講黨膏悽愴等，語亦痛切，似知鬼神情狀者，至於集禮，乃將笙磬脂腍等皆削去之，如此類不可勝述。不可見哉！

邵菴虞氏曰：「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。河南兩程夫子，……程門學者篤信師說，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。奈何世運衰微，民生寡佑，而亂亡隨之矣！悲夫！」

許多聖賢張皇斯道下，卻繼之曰：「而亂亡隨之矣！」是何緣故？何其言而不思如此！

草廬吳先生繼許文正公爲祭酒，六館諸生以次授業。晝退堂後寓舍，則執經者隨而問業。先生懇懇循循，其言明白痛切，因其才質之高下，聞見之淺深，而開道誘掖之。……一時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。嘗與人曰：「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。夫所謂豪傑之士，以其知之過人，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。戰國之時，孔子之徒黨盡矣，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，又滔滔也。而孟子生乎其時。……真豪傑之士哉！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，非豪傑孰能與於斯！又百年，子朱子集諸子之大成，則中興之豪傑也。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，果有其人乎？」

懇懇循循，講論不倦，每至夜半，且寒暑不廢，其功可謂勤且苦矣，果有益於世乎，果成起一班人材乎？至其自負，亦不過知之過人，度越一世而已。朱子曰：「此道不拚生盡死理會終不解。」是其立志成功已不過如此。但朱子眼頗高，不肯明以自任，元儒識更下，故直出口而不覺，不足異也。所可異者，所見既小，而以爲孟子亦只如此，則亦淺之乎言豪傑，易言道統矣！

存學編卷四

博野顏元著

性理評

程子曰：「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，猶勝今日庠序、鄉黨之教。古人自幼學，耳目游處所見皆善，至長而不見異物，故易以成就。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，纔能言便習穢惡，日日鑠銷，更有甚天理！」

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，長時又習於穢惡，則爲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，而乃云「變化氣質」，何也？勿謂小兒無記性，所歷事皆能不忘。

所歷事皆不忘，乃不教之歷事，何也？

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，則時其升堂而扑之；若既扑其升堂，又復食之於堂，則使孰從？雖日撻而求其不升，不可得也。養異類且然，而況人乎！故養正者，聖人也。」

先生倡明道學，病天下之空寂浮文，而尙浮文也，乃廢周公、孔子六藝而貴靜坐讀書，不幾扑其升堂又食於堂乎？雖日撻而求其不空寂浮文，何可得也！養正之功，或不若是。

朱子曰：「古者初年入小學，只是教之以事，如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及孝弟忠信之事。自十六七入大學，然後教之以理，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孝弟忠信者。」

既言此，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？要之，孔門稱古昔，程、朱兩門亦稱古昔，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。孔門是身作古人，故曰「吾從周」；二先生是讓與古人，故曰「是難」。孔門講禮樂，程、朱兩門亦講禮樂，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。孔門是欲當前能此，故曰「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」；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，故曰「姑使知之」。

古人自入小學時，已自知許多事了，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功夫；今人全未曾知。古人只去心上理會，至於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；今人只去事上理會。

朱子歎人全未曾知，恐朱子亦未知之如渴飲飢食。如所云「古人入小學已知許多事，入大學只做此功」，何其真切也！而下文「古人心上理會」，「今人事上理會」之語，又與上文自相混亂矣。

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，所以大來都不費力。如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，大綱都學了，及至長大，也更不大段學，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功夫。而今自小失了，要補填實是難，但須莊敬篤實，立其基本，逐事逐物理會道理，待此通透，意誠心正了，就切身處理會，旋旋去理會。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，也是合當理會的，皆是切用，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，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，又于自家身已甚事！

「要補填」三字，見之大快，下卻云「難」，是朱子學教之誤，其初只是畏難而苟安。

古人小學教之以事，使自養得心，不知不覺自好了；到得漸長，漸更歷通達，事物將無所不能。今人既無本領，只去理會許多閒骨董，百方措置思索，反以害心。

既如此，何故說上段話？可怪，可怪！

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，一歲有一歲工夫。到二十時，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。

此周公以人治人，使天下共盡其性之道，所以聖賢接踵，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者也。朱子知之而不學之，豈不可惜！然愚於此二段，深幸存學之不獲罪於朱子矣！

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，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，收斂身心，卻方可下工夫。或云敬當不得小學，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。」

敬字字面好看，卻是隱壞於禪學處。古人教灑掃即灑掃主敬，教應對進退即應對進退主敬；教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即度數、音律、審固、罄控、點畫、乘除莫不主敬。故曰「執事敬」，故曰「敬其事」，故曰「行篤敬」，皆身心一致加功，無往非敬也。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，專向靜坐、收攝、徐行、緩語處言主敬，乃是以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，去道遠矣。或云敬當不得小學，真朱子益友，惜其未能受善也。

嘗訓其子曰：「起居坐立，務要端莊，不可傾倚，恐至昏怠。出入趨步，務要凝重，不可僿輕，以害德性。以謙遜自牧，以和敬待人。凡事切須謹飭，無故不須出入。少說閒話，恐廢光陰；勿看雜書，恐分精力。早晚頻自檢點所習之業。每旬休日，將一句內書溫習數過，勿令心少有佚放，則自然漸近道理，講習易明矣。」

先生爲學得力處，備見訓子一書，故詳錄之。充此氣象，原有非俗儒文士所可及者，然孔門學者果如斯而已乎？是在有志實學者自辨之。

問：「小學載樂一段，不知今日能用得否？」曰：「姑使知之。古人自小卽以樂教之，乃是人執手提誨，到得大來，涵養已就，稍能自立便可。今人既無此，非志大有所立，因何得成立！」

孟子曰：「我知言。」蓋言者心聲也，故一言而覘其終身，不可掩也。況朱子大儒，亦不自掩，固昭然可見者。如人問小學載樂不知今日能用之否，何不答曰，「書上所有都是要用，不用，載之何爲！」而乃曰「姑使知之」。然則平日講學，亦不過使人知之而已，亦不過使人謂我知之而已。

因論小學曰：「古者教必以樂，後世不復然。」問：「此是作樂使之聽，或其自作？」曰：「自作。若自理會不得，人作何益！古者國君備樂，士無故不去琴瑟。日用之物，無時不備於前。」

言之親切如此，只不肯自做主意，作後世引路人，不作前聖接迹人。豈知歷代相接，都作引路人哉！此人人說引路之言，而聖人之正路益荒也。

「前賢之言，都是佩服躬行，方始有功。不可只如此說過，不濟事。」

不知是自悔語，是責人語，但將「博學之」改爲「博讀書，博作文」，便不似聖門「佩服躬行」舊傳受。

朱子數則，知之真矣，而不行，何哉？

東萊呂氏曰：「教小兒先以恭謹，不輕忽，不躡等。讀書乃餘事。」

佳。
先生輩何爲只作餘事？

臨川吳氏曰：「古之教者，子能食而教之食，子能言而教之言。欲其有別也而教之異處，欲其有讓也而教之後長，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，而未及乎讀誦也。教之數，教之方，教之日，與夫學書計，學幼儀，則既辨名物矣，而亦非事乎讀誦也。弟子之職，曰孝，曰弟，曰謹，曰信，曰愛，曰親，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。今世童子甫能言，不過教以讀誦而已，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！」

草廬敍古教法，兩言非事讀誦，又曰「今世童子，不過教以讀誦而已，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！」其言一若甚厭夫讀誦之習者。五季之餘，武臣司政，民久不見儒生之治，世久不聞詩書之聲。積廢之極而氣數一返，周、程、張、朱適逢其會，以誦讀詩書，講解義理爲倡，又粗文以道德之行，真不啻周公、孔子復出矣。此所以一樹赤幟而四海望之，一登高呼而數世應之，嗚呼盛哉！而流不可返，壞不可救之禍，實伏於此。吳氏亦猶行宋儒之道者，而出言不覺至是，蓋誦讀之焰已熾而舉世罔覺，又不容不露其幾也。而吾所甚懼，正在此幾也。文盛之極則必衰，文衰之返則有二：一是文衰而返於實，則天下厭文之心，必轉而爲喜實之心，乾坤蒙其福矣。達而在上，則爲三代，卽窮而在下，如周末文衰，孔子轉之以實，雖救之未獲全勝，猶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脈。不然，焚阮之禍，豈待秦政之時哉！一是文衰而返於野，則天下厭文之心必激而爲滅文之念，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。如有宋程、朱黨僞之禁，天啓時東林之逮獄，崇禎末獻忠之焚殺，恐猶未已其禍也，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。易曰：「知幾其神乎！」余曰：「知幾其懼乎！」

程子曰：「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，何由得居之安，資之深！不惟自誤，兼亦誤人。」

眞語。

古之學者，優柔壓飭，有先後次序；今之學者，卻只做一場話說，務高而已。

知及此矣，其教及門，乃亦未見古人先後次序，不又作話說一場而已哉！

今之學者，往往以游、夏爲小，不足學；然游、夏一言一事，卻總是實。」

程子雖失聖門成法，而胸中所見猶實，故其言如此。朱子去此則又遠矣。

問：「如何學可謂有得？」曰：「大凡學問，聞之知之，皆不爲得。得者，須默識心通。學者欲有所得，須是誠意燭理。」

程、朱言學至肯綮處，若特避六藝、六府之學者，何也？如此段言「聞之知之皆不爲得」，可謂透宗語矣。下何不云，「得者須履中蹈和，躬習實踐，深造以六藝之道，乃自得之也！」乃云「須默識心通」，不仍是知之乎！

進學莫大於致知，養心莫大於理義。古人所養處多，若聲音以養其耳，舞蹈以養其血脈，今人都無；只有義理之養，人又不知求。

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古人做。程、朱動言古人如何如何，今人都無，不思我行之卽有矣。雖古制不獲盡傳，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，亦自足以養人。況因偏求全，卽小推大，古制亦無不可追者乎！若只憑口中所談，紙上所見，心內所思之理義養人，恐養之不深且固也。

學貴乎成，旣成矣，將以行之也。學而不能成其業，用而不能行其學，則非學矣。

程子論學頗實，然未行其言也。夫教者之身，卽所以教也，其首傳所教者，卽教者之身也。試觀程門，學成其業乎？用行其學乎？孔子攝相而魯治，冉、樊爲將而齊北。二程在朝而宋不加治，龜山就徵而金人入汴，謂之學成用行，吾不信也。

今之學者有三弊：溺於文辭，牽於訓詁，惑於異端。苟無此三者，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。

可歎三弊誤此乾坤！先生濯洗亦未甚淨，故其流遠而益差也。向嘗謂程、朱與孔、孟各是一家，細勘之，程與朱亦各是一家。

張子曰：「在始學者，得一義須固執，從粗入精也。」又曰：「若始求甚深，恐自茲愈遠。」又曰：「但掃拂去舊日所爲，使動作皆合於禮。」

張子以禮爲重，習而行之以爲教，便加宋儒一等。

「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爲意者，於學便相害；既有意，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。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，是代大匠斲，希不傷手也。」

所學既失其宗，又將古人成法說壞。試觀大學之道，纔言「明德」，卽言「親民」，焉得云無意於功業！且入學卽是要作大匠，烏得謂之「代大匠斲」！僕教幼學道藝，或阻之曰：「不可，今世不如此。」

予曰：但抱書入學，便是作轉世人，不是作世轉人。但不可有者，躁進干祿，非位謀政之心耳。

上蔡謝氏曰：「學須是熟講，學不講，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。『學之不講，是吾憂也。』仁亦在夫熟而已。」予云：「學之不講，」是博學矣，又當審問、慎思、明辨以講之。若非已學，將執何者以講乎？今徒講

而不學，誤矣！

顏子工夫，真百世規範，舍是更無入路，無住宅。」

極是！

龜山楊氏曰：「今之學者，只爲不知爲學之方，又不知學成要何用。此事體大，須是曾著力來，方知不易。夫學者，學聖賢之所爲也。……若是只要博通古今，爲文章，作忠信愿慤，不爲非義之士而已，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，然以爲聞道則不可。且如東漢之衰，處士逸人與名節之士，有聞當世者多矣；觀其作處，責之以古聖賢之道，則略無毫髮彷彿相似。何也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。今時學者，平居則曰『吾當爲古人之所爲』，纔有一事到手，便措置不得。蓋其學以博通古今，爲文章，或志於忠信愿慤，不爲非義而已，不知須是聞道。」

諸先生自負聞道矣。愚以爲責之以古聖賢之道，亦未盡彷彿也。卽如先生當汴京垂亡之際，輕身一出，其所措置，徒見削奪荆公配饗，說道學話而已。

驗之於心而不然，施之於行事而不順，則非所謂經義。今之治經者，爲無用之文，徼倖科名而已，果何益哉？

僕謂爲學者與此較則陋矣，何不與堯、舜、伊、周、孔、孟較！

學而不求諸孔、孟之言，亦末矣。易曰：『君子多識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』孟子曰：『博學而詳說之，將以反說約也。』

多識自不可廢。博學乃只多讀書乎？

顏淵『請問其目』，學也；『請事斯語』，則習矣。學而不習，徒學也。譬之學射而至於數，則知所學矣；若夫承挺而目不瞬，貫蠡而縣不絕，由是而求盡其妙，非習不能也。」

顏子『請問』，亦仍是問，未可謂之學。『請事斯語』，學也；『欲罷不能，進而不止』，乃習矣。龜山一字之誤，未爲甚差。但說學必宜習之理最透，而未見其習者，無他，習其所習，非孔門所謂習也。延平李氏曰：『學問之道不在多言，但默坐澄心，體認天理，若真有所見，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。久久用力於此，庶幾漸明，講學始有力耳。』

試觀孔、孟曾有『靜坐澄心體認天理』等語否？然吾亦非謂全屏此功也，若不失周、孔六藝之學，即用此功於無事時亦無妨。但專用力於此，以爲學問根本，而又以講說爲枝葉，則全誤矣。

孔門諸子，羣居終日，交相磋切，又得夫子爲之依歸，日用之間，觀感而化者多矣；恐於融釋而脫落處，非言說所及也。不然，子貢何以言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』耶？

何不思孔門羣居終日是作何事？何不思性天不可聞是何主意？乃勸思過子貢以上耶！以孔子之道律之，恐有宋諸先生不免爲『智者過之』一流。

朱子曰：『今之爲學甚難，緣小學無人習得，如今卻是從頭起。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得道理在，大學只是推將開闔去。向來小時做得道理存其中，正似一箇坯素相似。』

余謂何難之有，只不爲耳。即將藝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，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，此是整

飭身體，涵養性情實務。正心誠意非精，府修事和非粗。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躬習其事，卻說難，卻說今日小學全失，無人習。如此而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，皆虛而無據矣。然則豈惟小學廢，大學不亦亡乎！而乃集小學也，註大學也，何爲也哉！

讀書如煉丹，初時烈火煅熬，然後漸漸慢火養，又如煮物，初時烈火煮了，卻須慢火養。讀書初勤敏著力，子細窮究，後來卻須緩緩溫尋，反復玩味，道理自出。又不得貪多欲速，直須要熟，工夫自熟中出。

朱子論學只是論讀書，但他處多入「理會道理」「窮理致知」等字面，不肯如此分明說。試看此處直言之如此十分精彩，十分有味，蓋由其得力全在此也。夫讀書乃學中之一事，何爲全副精神用在簡策乎！

學者只是不爲己，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，安頓在閒事上時多，於義理卻生，於閒事卻熟。」

只因廢失六藝，無以習熟義理，不由人不習熟閒事也。今若一復孔門之舊，不惟好色好貨一切私欲無從參，博奕詩酒等自不爲，即誦讀、訓詁、著述、文字等事亦自無暇。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，所以就義理作用處制爲六藝，使人日習熟之。若只在書本上覓義理，雖亦羈縻此心，不思別事，但放卻書本，即無理會。若直靜坐，勁使此心熟於義理，又是甚難，況亦依舊無用也。

或問：「爲學如何做工夫？」曰：「不過是切己便的當。此事自有大綱，亦有節目。……然亦須各有倫序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倫序？」曰：「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，此一件爲後，此一件爲大，此一件爲小。隨人所爲，先其易者，闕其難者，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。且如讀書，二禮、春秋有制度之難明，本末之難見，

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，如詩書，直是不可不先理會。……聖賢言語，何曾誤天下後世！人自學不至耳。」

或問「爲學如何做工夫」，又問「如何是倫序」，皆最切之間。朱子乃只左支右吾，說皮面語。大綱節目數語，尙可敷衍；至於「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，此一件爲後，此一件爲大，此一件爲小」，便是糊混。夫古人教法，某年舞勺，某年舞象，某年習幼儀，某年學禮，何嘗不是安排一定，孰先孰後，孰大孰小哉！「知所先後」，大學又明言之矣。糊混幾句，已又說歸讀書，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，姑教避難取易。夫理會制度，已畏其難矣，況取其所謂制度者而身習之，身精之乎！此等語若出他人口，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。師望既高，信口說去，不自覺如此，卻說「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」。夫聖賢言語，誰曾道誤天下後世！其誤天下後世者，乃是不從聖賢言語耳。夫「學而時習之」，是魯論第一言，尙且不從，況其餘乎？

嘗閱左傳，至簡子鑄刑鼎，孔子嘆曰：「晉其亡乎，失其度矣！」以爲晉之亡在任刑威耳。而下文乃曰：「民在鼎矣，何以尊貴？貴何業之守？」蓋其失不在刑書而在鑄刑書於鼎。夫法度操於人，則民知範吾功罪者，吾上也；司吾生死者，吾上也；時而出入輕重以爲平允者，皆吾上也。天下懷王，一國懷君，一獄懷吏，士農工商罔敢愆於職中，逸於職外者，惟吾上是神是嚴也；而上下定矣，貴賤辨矣，賢德彰矣。今銘在鼎，則國人必將以鼎爲依據，而不知受法於天者王，守法者君，序守者卿大夫百執事，是使之忽人而重鼎。民不見所尊，必將不遵其度，不遵其度，必不守其業，故曰：「何以尊貴，何

業之守」也。貴賤無序，何以爲國！嗟乎！簡子但以刑書鑄於鼎而孔子知其亡，況漢、宋之儒全以道法摹於書，至使天下不知尊人，不尙德，不貴才，而曰「宰相必用讀書人」，不幾以守鼎吏爲政乎！其所亡又豈止一晉乎！是以至此極也。非孔子至聖，孰能見鑄鼎之弊乎！吾願天下急思孔子之言，吾願上天急生孔子之人也。

存
治
編

目錄

序	109
王道	111
井田	111
治賦	115
學校	118
封建	120
宮刑	131
濟時	133
重徵舉	134
靖異端	135
書後	137

存治編序

唐、虞、三代復見於今日乎？吾不得而知也。唐、虞、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乎？吾不得而知也。謂復見於今，則漢、唐、宋、明以來，政術風俗奚爲而日降？謂不復見於今，彼古聖賢之所謂「人定勝天」、「挽回氣運」者，果何物哉？宜吾習齋先生俯仰而三嘆也！

七制而後，古法漸湮，至于宋、明，徒文具耳，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。而其最堪掄腕者，尤在於兵專而弱，士腐而靡，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。以天下之大，士馬之衆，有一強寇猝發，輒魚爛瓦解，不可收拾。黃巢之起，洗物淘城；李自成、張獻忠如霜風殺草，無當其鋒者，官軍西出，賊已東趨川、陝、楚、豫，至于數百里人煙斷絕。三代田賦出甲，民皆習兵，雖承平日久，禍起倉卒，亦斷不至如此其慘也。士子平居誦詩書，工揣摩，閉戶偏首如婦人女子；一旦出仕，兵刑錢穀，渺不知爲何物，曾俗吏之不如，尙望其長民輔世耶！三物寶與之世，學卽所用，用卽所學，雖流弊不至于此，又何怪乎先生之俯仰而三嘆也！

先生自幼而壯，孤苦備嘗，隻身幾無棲泊；而心血屏營，則無一刻不流注民物，每酒闌燈炮，抵掌天下事，輒浩歌泣下。一日，與嫖語，胞與淋漓，嫖不覺亦墮淚。先生躍起曰：「此仁心也，吾道可傳矣！」是以比年從遊，勤有啓示，嫖因得粗知其略。以爲賢君相用之自有潤澤，而大綱所在，足爲萬世開太平

者，則百慮不易也。使先生早有爲于世，唐、虞、三代于于然而來也，不寧快甚！乃今雙鬢頽白，尙託空言，豈天未欲治平耶，抑將用之于衰老時耶，亦使先生開其端，而更待夫後人耶？吾復不能知之矣。

康熙二十八年己巳，孟夏吉旦，蠡吾門人李燧頓首拜撰。

存治編

博野顏元著

王道

昔張橫渠對神宗曰：「爲治不法三代，終苟道也。」然欲法三代，宜何如哉？井田、封建、學校，皆斟酌復之，則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，是之謂王道。不然者不治。

井田

或問於思古人曰：井田之不宜於世也久矣，子之存治，尙何執乎？曰：噫，此千餘載民之所以不被王澤也！夫言不宜者，類謂亟奪富民田，或謂人衆而地寡耳。豈不思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，若順彼富民之心，卽盡萬人之產而給一人，所不厭也，王道之順人情，固如是乎？況一人而數十百頃，或數十百人而不一頃，爲父母者，使一子富而諸子貧，可乎？

又或者謂畫田生亂。無論至公服人，情自輯也，卽以勢論之，國朝之圈占，幾半京輔，誰與爲亂者？

且古之民四，而農以一養其三；今之民十，而農以一養其九；未聞墜粟於天，食土於地，而民亦不飢死，豈盡人耕之而反不足乎！雖使人餘於田，卽減頃而十，減十而畝，吾知其上糞倍精，用自饒也；況今荒廢至十之二三，墾而井之，移流離無告之民，給牛種而耕焉，田自更餘耳。故吾每取一縣，約其田丁，知相稱也。嘗妄爲圖以明之。

所慮者，溝洫之制，經界之法，不獲盡傳。北地土散，恆恐損溝，（意夏禹盡力溝洫，必有磚炭砌塗之法。）高低墳邑，不便均畫。然因時而措，觸類而通，在乎人耳。溝無定而主乎水，可溝則溝，不可則否；井無定而主乎地，可井則井，不可則均。至阡陌廬舍，古雖有之，今但可植分草以代阡陌，爲窩鋪以代廬舍，橫各井一路以便田車，中十井一房，以待田畯可也。

有聖君者出，推此意而行之，搜先儒之格議，盡當代之人謀，加嚴乎經界之際，垂意於釐成之時，意斯日也，孟子所謂「百姓親睦」，咸於此徵焉。遊頑有歸，而土愛心臧，不安本分者無之，爲盜賊者無之，爲乞丐者無之，以富凌貧者無之，學校未興，已養而兼教矣。休哉，蕩蕩乎！故吾謂教以濟養，養以行教，教者養也，養者教也，非是謂與？

井田經界之圖

方一里圖：畫界一小區，方十步，每行長算十里，共三百六十里，該十二萬九千六百步，合五百四十畝。

井田經界圖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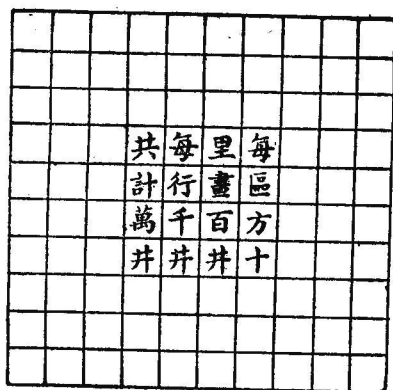
孟子云：「方里而井，井九百畝，」吾所以明井制必明里制也。周制，三百步爲一里，百步爲一畝，六

存治編

路 田								
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
田私	田公	田私	田私	田公	田私	田私	田公	田私
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
路 田								
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			
田私	田公	田私	田私	田公	田私			
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	田私			
路 田								

尺爲一步，每步長今步一尺，則三百步爲里者，卽今三百六十步之數也。然考之文，問之獻，又多異說，且謂周尺僅今七寸強。要之不若卽以今里、今畝、今步尺爲準爲甚明，且亦夫子從周之義也。以今里推之，方里之地，合該十二萬九千六百步。周之九百畝，當今五百四十畝，（今二百四十步爲畝。）每區六十畝，內公外私。若田饒處，除公田內六畝給八家爲場圃、廬舍，田窄給三畝爲窩鋪，其地亦可桑。又通各井兩端爲田車之路，宜縱者縱，宜橫者橫，隨邑人出入之便。十里一房，以處田畯，不云廳堂者，蓋田畯宜遊井以勸，此直暫息，不成其所也。

方百里圖 四面皆百里，伯國之封地也。



方百里圖說

公侯皆方百里，古也，何必圖？以古制久湮，人輒謂田少，故圖之以示田足也。一區方十里，當百井，一行方十里者十，當千井，共該一萬井也。卽除墳邑、山川、林路，約天下之大勢，或有山川或無山川者，增補言之，各百里內亦不減八千井，一井八家，共該六萬四千家。吾知百里內之人民，去二十以下及六十以上者，亦不過六七萬丁而已，卽或人浮於田，一區二夫，一夫受二十七畝，亦足用也。又就孟子註徐氏所識田祿推之，大國之君取三百二十井，卿取三十二井，大夫八，上士四，中士二，下士一，共該三百六十七井。推之大國三卿，五下大夫，二十七上士，他官府史悉計之，交鄰、宗廟、優賓、禮賢、撫幼、養老、柔旅、勸工、補春、助秋等事，以及邑宰、庶人在官，約不至八千井而用足矣。餘則別貯，名曰「工倉」，諸侯不得擅開，王巡則以補助慶功，大凶則侯請以賑，三歲一散陳。又，十井一長，百井一百長，千井一千長，二千井一邑宰，一佐士。宰祿視大夫，佐士視上士，千長視中士，百長視下士，十長無祿。此方百里之大率也。天子之千里，侯之五十里，俱可推知，第王臣之祿重耳。

治賦

慨自兵農分而中國弱，雖唐有府兵，明有衛制，固欲一之。迨於其衰，頂名應雙，皆乞丐、滑棍，或一人而買數糧，支點食銀，人人皆兵，臨陣遇敵，萬人皆散。嗚呼！可謂無兵矣，豈止分之云乎！卽其

盛時，明君賢將理之有法，亦用之一時，非久道也。況兵將不相習，威令所攝，其爲忠勇幾何哉！

間論王道，見古聖人之精意良法，萬善皆備。一學校也，教文卽以教武；一井田也，治農卽以治兵。故井取乎八而陳亦取乎八。考之他書，類謂其法創自黃帝，備於成周，而以孔明之八陳實祖之。但帝王之成法既不可見，武侯之遺意又不得其傳，後世亦焉得享其用哉！

竊不自揣，覺於井田法略有一得，敢詳其治賦之要有九，治賦之便有九：

一曰預養。饑饉而責千里則愚，上宜非供膳，薄稅斂，汰冗費，以足民食。一曰預服。嬰兒而役賁，育則怒，井之賢者爲什，什之賢者爲長，長之賢者爲將，以平民情。一曰預教。簡師儒，申孝弟，崇忠義，以保民情。一曰預練。農隙之時，聚之於場。時，宰士一較射藝，月，千長一較，十日，百長一較，同井習之不時。一曰利兵。甲冑，弓刃精利者，官賞其半直，較藝賢者慶以器。一曰養馬。每井馬二，公養之，彷彿塞餼法。操則習射，閒則便老行，或十百長有役乘之。一曰治衛。每十長，一牌刀率之於前，九人翼之於後。器戰之法具紀效新書。一曰備羨。八家之中，四騎四步。供役不過各二人。餘則爲羨卒，以備病、傷或居守。一曰體民心。親老無靠不卒，老弱不卒。出戍給耕，不稅；傷還給耕，不稅。死者官葬。九者，治賦之要也。

一曰素練。隴畝皆陳法，民恆習之，不待教而知矣。一曰親卒。同鄉之人，童友日處，聲氣相喻，情義相結，可共生死。一曰忠上。邑宰、千百長，無事則教農、教禮、教藝，爲之父母。有事則執旗、執鼓、執劍，爲之將帥。其孰不親上死長！一曰無兵耗。有事則兵，無事則民，月糧不之費矣。一曰應卒。

難。突然有事，隨地卽兵，無徵救求援之待。一曰安業。無逃亡反散之虞。一曰齊勇。無老弱頂替之弊。一曰靖奸。無招募異域無憑之疑。一曰輯侯。無專擁重兵要上之患。九者，治賦之便也。

至於陳法：八千長率之於前，四邑將督之於後。左戰而右翼之，則左正而右奇；右戰而左翼之，則右正而左奇。前後之相應，內外之相接，無非前，無非後，無非左，無非右，無非正，無非奇，如循環，如鬼神，如天地。分張之可圍敵之弱，合衝之可破敵之堅，敵攻之不可入，入之不可出；居則爲營，戰則爲陳，亦烏可測其端，烏可窮其用也哉！

八陳圖說（圖失）

古伯國三萬二千全軍之陳也。綱目皆井形，表圓象天，裏方象地，中軍象太極，四角象四象，八陳象八卦，旗幟五色象五行。南方火則旗紅。左旗鑲青者，以火之於木相從也。青宜鑲黑，而白之者，取易辨之也。黑宜白，而紅之者，別於青也。凡千長所率二千卒。每百長一小旗，從其將旗，中必異色，書長姓，姓同書字。四邑將皆繡絨旗，又各備一方繡旗。一面當敵，則二邑督四路之兵；如四面當敵，則佐士與邑將分督八路之兵。一面當敵，左右者應之，餘則皆否。如「天鳥」出戰，「雲虎」卽爲兩翼，「風龍」「地蛇」各安其位是也。戰者戰而守者守，如八表皆戰，而八裏不動是也。下此而萬六千，或三千二百，或一千六百，神而明之，在乎人耳。

學校

或問於思古人曰：自漢高致牢關里，歷代優意黌宮，建教訓之官，有臥碑之設，何嘗不存心學校也？似不待子計矣。思古人曰：嗟乎！學校之廢久矣！考夏學曰「校」，教民之義也。今猶有教民者乎？商學曰「序」，習射之義也。今猶有習射者乎？周學曰「庠」，養老之義也。今猶有養老者乎？且學所以明倫耳。故古之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，大學教以格致誠正之功，修齊治平之務，民舍是無以學，師舍是無以教，君相舍是無以治也。迨於魏、晉，學政不修，唐、宋詩文是尙，其毒流至今日，國家之取士者，文字而已，賢宰師之勸課者，文字而已，父兄之提示，朋友之切磋，亦文字而已，不則曰「詩」，已爲餘事矣。求天下之治，又烏可得哉？

有國者誠痛洗數代之陋，用奮帝王之猷，俾家有塾，黨有庠，州有序，國有學，浮文是戒，實行是崇，使天下羣知所向，則人材輩出，而大法行，而天下平矣。故人才王道爲相生。倘仍舊習，將朴鈍者終歸無用，精力困於紙筆，聰明者逞其才華，詩書反資寇糧。無惑乎家讀堯、舜、孔、孟之書，而風俗愈壞，代有崇儒重道之名，而真才不出也。可勝嘆哉！

周禮：大司徒「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：一曰六德，知、仁、聖、義、忠、和。二曰六行，孝、友、睦、婣、

任恤。三曰六藝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。」

鄉大夫「三年則大比，考其德行、道藝而興賢者，能者。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，以禮禮賓之。厥明，鄉老及鄉大夫、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，王拜受之，登於天府，內史貳之。」（書其副本。）

邱氏曰：「成周盛時，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。二十五家爲閭，閭有胥，閭胥則書其敬、敏、任、恤者。百家爲族，族有師，族師則書其孝、弟、睦、婣、有學者。五百家爲黨，黨有正，黨正則書其德行、道藝。二千五百家爲州，州有長，州長則考其德行、道藝而勸之。萬二千五百家爲鄉，鄉有大夫，則三年大比，考其果有六德、六行而爲賢，通夫六藝之道而爲能，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敎而成材矣。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胥、師、正、長之屬，合閭、族、州、黨之人，行鄉飲之禮，用賓客之儀以興舉之，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，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。天子拜而受之，以賢才之生，乃上天所遺，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也。」

王制：「命鄉論秀士，升之司徒，曰選士。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，曰俊士。升於司徒者，不征於鄉；升於學者，不征於司徒，曰造士。……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，曰進士。司馬辨論官材，論進士之賢者，以告於王而定其論。論定，然後官之；任官，然後爵之；位定，然後祿之。」

封建

或問於思古人曰：世風遞下，人心日澆，以公治之而害伏，以誠御之而奸出。是以漢之大封同姓，亦成周伯叔諸姬之意，而轉目已成反畔；唐之優權藩鎮，僅古人甥舅伯侯之似，而李社即以敗亡。故宋鼎既定，盞酒以敬勳臣，明運方興，亦世官而酬汗馬。非故惜茅土也，誠以小則不足藩維，大則適養跋扈，封建之難也。子何道以處之，可使得宜乎？

思古人曰：善哉問！此不可以空言論也。先王遺典，封建無單舉之理，大經大法畢著咸張，則禮樂教化自能潛消反側，綱紀名分皆可預杜驕奢；而又經理周密，師古之意，不必襲古之跡。

使十侯而一伯。侯五十里，二卿，二大夫，三士；卿，天子命之。伯百里，一卿，三大夫，六士；卿與上大夫亦天子命之。侯畜馬二十五，甲士與稱，伯畜馬五十，甲士亦稱，有命乃起田卒焉；邊侯，伯，士馬皆倍其畜，有事乃起田卒焉。侯庶不世爵祿，視其臣而以親爲差；侯臣不世邑采，取公田而以位計數；伯師不私出，列侯不私會。如此者，有事則一伯所掌二十萬之師，足以藩維，無事而所畜十馬不足併犯。封建亦何患之有？況三代建侯之善，必有博古君子能傳之者，用時又必有達務王佐能因而潤澤者，豈余之寡陋所能悉哉！第妄謂非封建不能盡天下人民之治，盡天下人材之用爾。

後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；人主亦樂其自私天下也，又幸郡縣易制也，而甘於孤立，使生民社稷受其禍，亂亡而不悔，可謂愚矣。如六國之勢，識者嘗言韓、魏、趙爲燕、齊、楚之藩蔽，嬴氏蠶食，楚、齊、燕絕不之救，是自壞其藩蔽也。侯國且如此，以天下共主，可無藩蔽耶！層層厚護，寧不更佳耶！板之詩云：「大邦維屏，宗子維城，無俾城壞，無獨斯畏，」道盡建侯之利，不建侯之害矣。如農家度日，其大鄉多鄰而我處其中之爲安乎，抑吞鄰滅比而孤棲一叢之爲安乎？

況此乾坤，乃自堯、舜、夏、商、周諸聖君、聖相開物成務，遞爲締造而成者也；人主享有成業，而顧使諸聖人子孫無尺寸之土，魂靈無血食之嗣，天道其能容耶？身爲天子，皆其歷世祖功宗德，上邀天眷，顧不能覃恩九族，大封同姓，而僅僅一支私其富貴，宗廟其無怨恫耶？創興之際，攀龍附鳳，或運帷幄，或功汗馬，主臣同憂勞，共生死；一旦大業既成，不與之承天分地，爲山河帶礪之盟，勳舊其何勸耶？

凡諸大義皆不遑恤，而君不主，臣不贊，絕意封建者，不過見夏、商之亡於諸侯與漢七國、唐藩鎮之禍而忌言之耳。殊不知三代以封建而亡，正以封建而久；漢、唐受分封藩鎮之害，亦獲分封藩鎮之利。使非封建，三代亦烏能享國至二千歲耶！夏以有仍再造，商有西伯率叛服殷，周則桓、文主盟尊王，周、召共和不亂。四百也，六百也，八百也，遞漸益長，是皆服衛疊疊，星環碁布，隱攝海外之覬覦，秘鎮朝闕之奸回，有以輔引王家天祚也；以視後日之一敗塗地，歷數日短者，封建亦何負人國哉！

卽以三代敗亡論，受命者猶然我先王之股肱甥舅也，列辟無恙，三恪世修，失天下者仍以一國封

之，是五帝、三王有數百年之天下，而仍有千萬年不亡之國也。使各修天子禮樂，事則膺之，喪則拜之，客而不臣，是五帝、三王有千萬年不亡之國，卽有千萬年不降之帝王也。猶歟休哉！守此不替，有天下者誰不胥受其福乎！

且君非桀、紂，誰敢犯天下共主，來天下之兵耶？侯非湯、武，誰能合千八百國而爲之王耶？君非桀、紂，其亡難也；侯非湯、武，王之難也，故久而後失之也。卽君果桀、紂而侯果湯、武矣，本國之積倉自足供輻重，無俟掠人箱困，炊人梁棟也；一心之虎賁從王之與國，自足以奉天伐暴，無俟挾虜丁壯，因而淫擄婦女也。南巢、牧野，一戰而天命有歸，無俟於數年數十年之兵爭而處處戰場也。耕者不變而市者不止，不至於行人斷絕而百里無烟火也；王畿鼎革而天下猶有君，不至於聞京城失守而舉世分崩，千百成羣，自相屠搶，歷數年不能定也；王者綏定萬邦而屢有豐年，不至於耕種盡廢，九有蕩然，上干天和，水旱相仍，歷三二世不能復也。蓋民生天地，咸沐封建之澤，無間興亡，皆異於後世如此。

而秦人任智力以自雄，收萬方以自私，敢於變百聖之大法，自速其年世，以遺生民氣運世世無窮之大禍，祖龍之罪上通於天矣。文人如柳子厚者，乃反爲「公天下自秦始」之論，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，可勝嘆哉！

宮刑

或有問於思古人曰：昔漢除宮刑，百世稱其仁。子言王道亦既詳矣，乃並微開宮刑亦當復，無以法不嚴則易犯，故峻其法以仁斯民乎？

思古人曰：否，不然也。夫謂法不嚴則易犯，暴君酷吏假辭以飾其惡耳。吾所謂復古刑者，第以宮蠹之不可無婦寺，勢也，卽理也。倘復封建，則天下之君所需婦寺愈多，而皆以無罪之人當之，胡忍哉！且漢之除宮刑，仁而愚者也。漢能除婦寺哉？能除萬世之婦寺哉？不能除婦寺而除宮刑，是不忍宮有罪之人而忍宮無罪之人矣。

說者又謂刷童男女，不於民間，惟以官買，則是任民之願。嗟乎！狙民甚矣！小民何知？惟知利耳，以利誘民而宮之，豈天爲民立君之意哉！今之貪利爲盜者，惡自民也，上且誅之；若因民之貪，誘而宮之，惡自君矣。可勝慨哉！故封建必復宮刑，不封建亦必復宮刑也。惟願爲政者慎用之耳。至肉刑之五，墨、辟今猶用之，劓、剕二刑不復可也。

濟時

或曰：若子之言，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。顧漢末非行王道時也，孔明何以出？唐葉無行王道事也，鄭侯何以相？是必有濟時之策矣。況王政非十年經理，十年聚養，十年浹洽，不能舉也。倘遇明王賢相，不忍斯民之水火，欲急起拯之，而人材未集，時勢未可，將舍此無道。則所謂大用之而大效，小用之而

小效者，又何說也？

思古人曰：王道無小大，用之者小大之耳。爲今計，莫要於九典五德矣。除制藝，重徵舉，均田畝，重農事，徵本色，輕賦稅，時工役，靜異端，選師儒，是謂九典也。躬勤儉，遠聲色，禮相臣，慎選司，逐佞人，是謂五德也。爲之君者，充五德之行，爲九典之施，庶亦駕文、景而上之矣。然不體聖學，舉聖法，究非所以致位育，追唐虞也。是在爲君者。

重徵舉

嘗讀禮「聘則爲妻，奔則爲妾」，所以崇禮義，養廉恥也。故女無行媒不相知名，士不爲臣不見。成湯之於伊尹也，三聘莘野，文王之於呂尚也，載旋渭濱，下至衰世，猶有光武就見之子陵，昭烈屢顧之諸葛。如四子者固有以自重，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。近自唐、宋試之以詩，弄之以文，上輒曰選士，曰較士，曰恩額，曰賜第，士則曰赴考，曰赴科，曰赴選。縣而府，府而京，學而鄉，鄉而會，其間問先，察貌，索結，登年，巡視，搜檢，解衣，跣足，而名而應，挫辱不可殫言。嗚呼！奴之耶，盜之耶？無論庸庸輩不足有爲，卽有一二傑士，迫於出仕，氣喪八九矣，宜道義自好者不屑就也。

而更異其以文取士也。夫言自學問中來者，尙謂「有言不必有德」，況今之制藝，遞相襲竊，通不知梅棗，便自言酸甜。不特士以此欺人，取士者亦以自欺，彼卿相皆從此孔穿過，豈不見考試之喪氣，

淨文之無用乎，願甘以此誣天下也！觀之宋明，深可悲矣。

竊嘗謀所以代之，莫若古鄉舉里選之法。倣明舊制，鄉置三老人，勸農，平事，正風，六年一舉，縣方一人。如東則東方之三老，視德可敦俗，才堪蒞政者，公議舉之，狀簽某某深知其才德，兼以事實之，縣令即以幣車迎爲六事佐賓吏人。供用三載，經縣令之親試，百姓之實徵，老人復躋堂言曰：「某誠賢，則令薦之府，呈簽某令深知其才德，亦兼以事實之，則守以禮徵至。其有顯德懋功者，即薦之公朝，餘仍留爲佐賓三載，經府守之親試，州縣之實徵，諸縣令集府言曰：「某誠賢，則府守薦之朝廷，呈簽某守深知其才德，亦兼以事實之，則命禮官弓旌、車馬徵至京。其有顯德懋功者，即因才德受職不次，餘仍留部辦事，親試之三載。凡經兩舉，用不及者，許自辭歸進學。老人、令、守，薦賢者受上賞，薦奸者受上罰，則公論所結，私託不行矣，九載所驗，賢否得真矣。即有一二勉強爲善，盜竊聲譽者，焉能九載不變哉！況九載之間，必重自檢飭，即品行未粹者，亦養而可用矣。爲政者復能久任，考最於九載、十二載或十七八載之後，國家不獲真才，天下不被實惠者，未之有也。

靖異端

古之善靖異端者，莫如孟子；古之善言靖異端者，莫如韓子。韓子之言曰：「人其人，火其書，明先王之道以教之。」善哉，三言盡之矣！

愚嘗取而詳推之。目前耕耘，皆三代之赤子，第自明帝作俑，無恥之民從而效尤，妄談禍福，侈說仙神，枝連蔓長，焚香講道者遂紛紛，其實猶然中國之民也，一旦收爲左道之誅，豈不哀哉！

考古謀今，靖之者有九：一曰絕由，四邊戒異色人，不許入中國。二曰去依，令天下毀妖像，禁淫祠。三曰安業，令僧道、尼姑以年相配，不足者以妓繼之，俱還族。不能者各入地籍，許鬻寺觀瓦木，以易宅舍，給香火地或逃戶地，使有恆產。幼者還族，老而無告者入養濟院，夷人仍縱之去，皆所謂「人其人」也。四曰清蕩，有爲異言惑衆者誅。五曰防後，有窩佛老等經卷一卷者誅，獻一卷者賞十兩，許窩者賞五十兩。六曰杜源，令碩儒多著闢異之書，深明彼道之妄，皆所謂「火其書」也。七曰化尤，取向之名僧長道，令近正儒受教。八曰易正，人給四書、曲禮、少儀、內則、孝經等，使朝夕誦讀。九曰明法，既反正之後，察其孝行或廉義者，旌表顯揚之，察其愚頑不悟者，責罰誅戮之，皆所謂「明先王之道以教之」也。

如此，則羣黎不邪慝，家戶有倫理，男女無抑鬱之氣而天地以和，兆姓無絕嗣之慘而生齒以廣，徵休召祥，蔑有極矣。且儉土木之浪費，杜盜亡之窩巢，驅遊手之無恥，絕張角等之根苗，風淑俗美，仁昌義明，其益不可殫計，有國者何憚而不靖異端哉！若惑於禍福之說，則前鑒固甚明也。

書後

先生三存編，存性、存學皆悟聖學後著，獨存治在前，乃壯歲守宋儒學時所作也。當是時，仁心布濩，身任民物之重已如是，其得聖道也蓋有由矣。

堦從遊後，聞而悅之，著廖忘編以廣其條件。張鵬舉文升著存治翼編，聚晤考究，歷有年所。及堦出遊四方，辨證益久，謬謂鄉舉里選，行之或亦因時酌略，而大體莫易。井田則開創後，土曠人稀之地，招流區畫爲易，而人安口繁，各有定業時行之難。意可井者井，難則均田，又難則限田，與先生見亦頗不參差。

惟封建以爲不必復古，因封建之舊而封建，無變亂，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，啓紛擾，一。三代德教已久，胥子多賢，尙曰「世祿之家鮮克由禮」，況今時統袴，易驕，易淫，易殘忍，而使世居民上，民必殃，二。郡縣卽漢、唐小康之運，非數百年不亂，封建則以文、武、成、康之聖賢治之，一傳而昭王南巡，遂已不返，後諸侯漸次離析，各自爲君，六七百年，周制所謂削地滅國，皆付空言，未聞彼時以不朝服誅何國也。矧於晚近，雖有良法，豈能遠過武、周？三。或謂明無封建，故流寇肆毒，遍地丘墟。竊以爲宋、明之失在郡縣權輕，若久任而重其權，亦可弭變。且唐之藩鎮，卽諸侯也，而黃巢儼然流寇矣，豈關無封建耶？四。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，天下必弱。竊謂民間出兵，處處皆兵，郡縣自可行，不必封建。

建始可行也，五。而封建之殘民，則恐不下流寇。不觀春秋乎！列國君卿尙修禮樂，講信睦，然自會盟朝遇紛然煩費外，侵伐戰取，一歲數見，其不通魯告魯者殆又倍蓰，幸時近古，多交綏而退。若至今日，殺人狼藉，盈野盈城，豈減流寇！然流寇亡蹙而諸侯亡運，則將爲數十年殺運、數百年殺運，而禍更烈矣。唐之藩鎮爲五季，金之河北九公，日尋干戈，人烟斷絕，可寒心也，六。天子世圻，諸侯世同，卿大夫獨非伯叔甥舅之裔耶？亦世采自然之勢也；卽立法曰「世祿不世官」，必不能久行，周之列國皆世臣巨室可見矣。夫使天下富貴，數百年皆一姓及數功臣享之，草澤賢士雖如孔、孟，無可誰何，非立賢無方之道也。不公孰甚，欲治平何由！七。戊寅，浙中得陸桴亭封建傳賢不傳子論，蓋卽郡縣久任也，似有當。質之先生，先生曰：「可，而非王道也。」商榷者數年於茲，未及合一，先生條已作古矣。

於戲！此係位育萬物參贊天地之事，非可求異，亦非可強同也，因書於後，以待用者。

康熙乙酉二月，蠡吾門人李燦書於甌城寓署。

存
人
編

目錄

卷一

喚迷途.....一三

第一喚(一三一) 第二喚(一三五) 第三喚(一三九)

卷二

喚迷途.....四

第四喚(一四三) 第五喚(一五〇)

卷三

明太祖高皇帝釋迦佛贊解.....一七

卷四

東鹿張鼎彝毀念佛堂議.....一六

關念佛堂說.....一三

擬諭錦屬更念佛堂.....一五

存人編卷一

博野顏元著

喚迷途

第一喚

此篇多爲不識字與住持雲遊等僧道立說。此項人受惑未深，只爲衣食二字，還好勸他。譬如誤走一條路，先喚那近者回來，我們這裏喚，那近的也先聽得。故第一先喚平常僧道。

凡人做僧道者，有數項：一項是本人貧寒，不能度日，或其父母貧寒，不能度日，艱於衣食，便度爲僧道。一項是禍患迫身，逃走在外，或兵亂離家，無地自容，度爲僧道。一項是父母生子女不成，信佛道，在寺廟寄名，遂舍入爲徒。一項是偶因災禍，妄信出家爲脫離苦海，或目觸寺廟傾倒，起心募化，說是建立功果，遂削髮爲僧或戴髮稱道人。大約是這幾項人。或有不得已或誤當好事做，不是要惑世誣民，滅倫傷化，便是聖人出世，亦須哀憐而教化之，不忍收爲左道之誅也。但你們知佛是甚麼人否？佛是西域番人，我們是天朝好百姓，爲甚麼不做朝廷正經的百姓，卻做那西番的弟子？他若是箇好人還可，他爲子不孝他父母，爲臣不事他君王。不忠不孝便是禽獸了，我們爲甚麼與他磕頭？爲甚麼做他弟子？他若是箇正神還可，他是箇西方番鬼，全無功德於我們。我們這房屋，是上古有箇聖人叫

有巢氏，他教人修蓋，避風雨虎狼之害，我們於今得住；我們這衣食，是上古有箇聖人叫神農氏，教民耕種，又有黃帝元妃叫西陵氏，教人蠶桑，我們於今得吃，得穿；我們這田地，是陶唐時有箇聖人叫神禹，把橫流的洪水都治了，疏江、淮、河、漢，鑿龍門，通大海，使水有所歸，我們於今得平土上居住；我們這世界，是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合漢、唐、宋、明歷代帝王聖賢，立禮樂刑罰，治得乾坤太平，我們纔得安穩。所以古之帝王聖賢，願食千古，今之帝王聖賢，受天下供奉，理之當然。佛何人，有何功德，乃受天下人香火？真可羞也，真可誅也！你們動輒說「賴佛穿衣，指佛吃飯」。佛若是箇活的，不忠不孝，尚且不當穿天下人的衣，吃天下人的飯，何況佛是箇死番鬼，與天朝全無干涉，你們焉能指他吃穿的？語云：「無功食祿，寢食不安。」你們又動輒念經宣卷，神要那西域邪言做甚麼，人要那西域邪言做甚麼，白白的吃了人家的，活時做箇不妥當的人，死了還做箇帶缺欠的鬼。我勸你有產業的僧人，早早積攢些財物，出了寺，娶箇妻，成家生子；無產業的僧人，早早拋了僧帽，做生意工匠，無能者與人傭工，掙箇妻子，成箇人家。上與朝廷添箇好百姓，這便是忠，下與祖父添箇兒孫，這便是孝，使我上面千百世祖宗有兒孫，下面千百世兒孫有祖父，生作有夫婦，有父子，有宗族親友的好人家，死入祖宗墳墓，合祖宗父兄族人埋在一塊土，做箇享祭祀的鬼。思量到此，莫道是游食僧道，與住持僧道，便是那五臺山京都各寺觀大富貴僧道，也不該貪戀那無意味的財產。你們說，那有錢的僧道像甚麼？就是那內官家富貴，便黃金千兩，位享三公，斷了祖父的血脈，絕了天地生機，竟成何用！思之思之！

老僧人，老道士，見的明白。你們受苦一生，中甚麼用？無徒弟的，再不消度人了，悞了自己，又悞他人，神明也不佑；有徒弟的，早早教他還人倫。你若十分老，便隨徒弟去度日，若不十分老也尋法娶妻，便不娶妻也還家。家下有房屋田產的固好，雖無田產、房屋，尋箇手藝生理的也好，就兩者俱無，雖乞食度日，比做僧道也好。好在何處？現有宗族，合他有父兄、子姪情分，便病了，他直得照管你，便死了，他直得埋殯你，便做鬼，也得趁祖宗享春秋祭祀，豈不是好！若做僧道，莫說遊僧遊道死在道路，狠拖狗曳的，便是住持的，若無徒弟也苦，雖有徒弟伏侍的，終是異姓人，比不得我兒女，是我骨肉，也比不得我宗族，是我祖宗一派，死了，異姓祭祀也無饗理。況世上那有常常住持的寺院，究竟作無祭祀的野鬼，豈不傷哉！

歸人倫事，最宜蚤圖。第一件，先要知前日由平民做和尚，是朝廷的逃民，是父母的叛子，是玷辱親戚朋友的惡事。古人云：「不忠不孝，削髮而揖君親，遊手遊食，易服而逃租稅。」只此四句，斷定和尚不是好人了。今日由和尚做了平民，是朝廷正道百姓，是父母歸宗孝子，是從頭有親戚有朋友的好事。古人云「自新休閒昔狂」，伊尹稱成湯改過不吝，自新便成的君子，改過便做的聖人。我之歸也，不忍我祖宗無後而歸也，不忍我父母無子而歸也，是謂之大仁；不願天下人皆有夫妻我獨爲鰥夫而歸也，不願貴賤賢愚皆爲朝廷効力獨我爲猾民而歸也，不願昆蟲草木皆爲天地廣生成我獨腐朽而歸也，是謂之大義。大仁大義之舉，而世人反以爲不美事，名之曰「還俗」。夫謂之俗，必以爲作僧道是聖果事而今還於俗凡也，必以爲是清雅事而今還於俗鄙也，必以爲新奇事，而今還於俗常也。嗟乎！「名不

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」，此尼父之所大慮也。吾今正其名曰「歸人倫」，明乎前此迷往他鄉而今歸家也，明乎前此誤入禽獸之夥而今歸人羣也，明乎前此逸出彝倫之外而今歸子臣弟友之中也。世人去家鄉數千里，見一本土人，輒涕泣不勝，一旦還鄉，則鄰里皆來看望，心安意樂，今之歸倫，何獨不然！僧道有歸人倫而來見吾者，吾必酒食待之，爲之圖謀生理，吾黨有寄尺書口信於吾者曰，某處某僧道今歸倫於某府州縣某鄉爲某姓名矣，吾必不遠百里，具儀往賀之。人之好善，誰不如我，鼓動天下，救濟生民，同志者共勉之！

你父母生你時，舉家歡喜，門左懸弧。歡喜者，以爲他日奉養口體，承宗繼嗣，有所託矣；一旦爲僧道，生不能養，死不能葬，使父母千萬年無掃墳祭主之人，一思赤子懷抱時，你心安不安？懸弧者，男子生下當爲朝廷應差應甲，平定禍亂，大而爲將，小而爲兵，射獵四方，生人之義也；一旦爲僧道，便爲世間廢人，與朝廷無干，不但不爲朝廷効戰鬪，並不當差納糧以供其上，回思懸弧之義，寧不自愧！

禽有雌雄，獸有牝牡，昆蟲蠅蚋亦有陰陽。豈人爲萬物之靈而獨無情乎？故男女者，人之大欲也，亦人之真情至性也。你們果不動念乎？想欲歸倫，亦其本心也，拘世人之見，以還俗爲不好耳。今無患矣，我將此理與你們說明了，更不可自己耽悞。

細思來，你們爲僧道也只爲吃碗自在飯。豈不思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皆有所事，早夜勤勞，你們偏偷安白吃，就如世間倉鼠木蠹一般了，是甚麼好？試看世上各行生理手藝，命中有飯吃，自然餓不著，你何必做僧道？你命中若不好，做僧道也受飢寒，況有一種赴苦做活種地灌園的僧道，一般受苦，

爲何廢了人倫？你們都思量思量，不可胡迷到底也！

第二喚

此篇多爲參禪悟道、登高座發偈律的僧人與談清靜、煉丹火、希飛陞的道士立說，較前項人惑漸深，迷漸遠，喚回頗難。然此等率出聰明靜養之人，聰明人易馳高遠，故惑於異者多。僕以爲聰明人易惑亦易悟，靜養人善思又善聽，況吾之俚言，如數一二，如辨黑白，如聞鐘鼓，亦易入者。一悟一思，而猛然醒，幡然改，同快人倫之樂，豈不美哉！

佛道說真空，仙道說真靜。不惟空也，並空其空，故心經之旨，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」；不徒靜也，且靜之又靜，故道德經之旨，牝矣又玄，玄矣又屯屯，吾今以實藥其空，以動濟其靜，爲僧道者不我服也，入之深，惑之固，方且望其空靜而前進之不暇，又焉能聽吾所謂實與動乎！今姑卽佛之所謂空，道之所謂靜者窮之，而後與之言實與動。佛殊不能空也，卽能空之，益無取；道殊不能靜也，卽能靜之，益無取。三才既立，有日月則不能無照臨，有山川則不能無流峙，有耳目則不能無視聽；佛不能使天無日月，不能使地無山川，不能使人無耳目，安在其能空乎！道不能使日月不照臨，不能使山川不流峙，不能使耳目不視聽，安在其能靜乎！佛道之空靜，正如陳仲子之廉，不能充其操者也。卽使其願而各遂之，佛者之心而果入定矣，空之真而覺之大矣，洞照萬象矣，此正如空室懸一明鏡，並不施之粉黛妝梳，鏡雖明亦奚以爲！曰大覺，曰智慧，曰慈悲，而不施之於子臣弟友，方且照不及君父而以爲累，照不及自身之耳目心意而以爲賊，天地間亦何用此洞照也！且人人而得此空寂之洞照也，人道滅矣，天

地其空設乎？道者之心而果死灰矣，嗜慾不作，心腎秘交，丹候九轉矣，正如深山中精怪，並不可以服乘致用，雖長壽亦兩間一蠹。曰真人，曰至人，曰太上，而不可推之天下國家，方且盜天地之氣以長存，煉五行之精以自保，乾坤中亦何賴有此太上也！且人人而得此靜極之仙果也，人道又絕矣，天地其能容乎？世傳五百年雷震一次，此必然之理，蓋人中妖也，天地之盜也。

請問：若輩聰明人乎，愚蒙人乎？果愚蒙人也，宜耕田鑿井以養父母，以受天子之法制，不應妄爲大言，鼓天下之愚民而立教門。若聰明人也，則以天地粹氣所鍾，宜學爲公卿百執事，以勤民生，以佐王治，以輔扶天地，不宜退而寂滅以負天地篤生之心。

朝廷設官分職以爲萬民長，立法定律以防萬民欲，人雖賢智，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，所謂「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，亦不敢作禮樂也」。你們輒敢登高座談禪，使人跪問立聽，輒敢動刑杖，是與天子長吏爭權也；輒敢別定律令，號招士民，謂之受戒，各省直愚民呼朋引類，赴北京五臺受禪師法戒，是與天子爭民也。堂堂皇王之天下，儼然半屬梵王子之臣民，倘朝廷震怒或大臣奏參，豈不可懼！猛醒猛醒！

你們那箇是西域番僧？大都是我天朝聰明人。欲求道，當求我堯、舜、周、孔之道，堯、舜、周、孔之道是我們生下來現成的道。此身是父母生的，父母生此身，如樹根長出身幹枝葉，若去父母，是樹根還成甚麼樹！所以堯、舜、周、孔之道全在於孝，小而養口體，悅心志，大而顯親揚名，再大而嚴父配斷了天，自庶人上至天子，各隨分量，都要完滿，毫釐不盡，便是缺欠，便不可以爲子，不可以爲人。況敢拋卻父母，忍心害理，視爲路人，還了得！此身合兄弟同生，都要相愛，有兄長，又如樹上生的前一節後

一節，若離了兄，正如樹枝斷去前截，定後截都壞了。所以堯、舜、周、孔之道全在於弟，隅坐隨行，尊父母的嫡子，敬之如嚴君，愛父母的遺體，愛之如嬰兒，無貴無賤，各隨分量，都要完滿，分毫不盡，便是缺欠，便不可以爲人弟，即不可以爲人子，況敢拋卻兄長，忍心害理，視爲路人，還了得！父母生下我，我又娶妻，作子孫的父母，他日子孫又長成作父母，故曰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後有兄弟，有兄弟然後有朋友，有朋友然後有君臣」。故「堯、舜之道，造端乎夫婦」，此端字，是端倪的端字，如織布帛之有頭緒，如生草木之有萌芽，無頭緒則布帛沒處織，無萌芽則草木沒處生，無夫婦則人何處生？一切倫理都無，世界都無矣。且你們做佛弟子的，那一箇不是夫婦生來的？若無夫婦，你們都無，佛向那裏討弟子？佛的父親若無夫婦，佛且無了，那裏有這一教？說到這裏，你們可知佛是邪教了，是異端了。假佛原是正道，原行得，他是西域的師，西域的神，我們有我中國的師，中國的神。自己的師長不尊，爲甚麼去尊人家師長？自己的父母不孝，爲甚麼去孝人家？何況原是邪教，原是異端！由其道，一步行不去，從他做甚？你們最聰明，說到這裏，莫道你們有才料，在世間做的別事，便做箇農夫，做箇乞丐，也不失爲正人。爲甚麼上高座，闔眼並手，跟番鬼談邪言，自欺以欺世也？思之思之！

佛輕視了此身，說被此身累礙，耳受許多聲，目受許多色，口鼻受許多味，心意受許多事物，不得爽利空的去，所以將自己耳目口鼻都看作賊。充其意，直是死滅了，方不受這形體累礙，所以言圓寂，言涅槃，有九定三解脱諸妄說，總之，是要不生這賊也，總之，是要全其一點幻覺之性也。嗟乎！有生方有性，若如佛教，則天下並性亦無矣，又何覺？無所謂昭昭，何所謂暗暗，如佛教，並幻亦不可言矣，又

何佛怪哉！西域異類，不幸而不生天朝，未聞我天朝聖人之言性也，未見我天朝聖人之盡性也。堯、舜、周、孔之言性也，合身言之，故曰「有物有則」，「堯、舜性之，湯、武身之」。堯、舜率性而出，身之所行皆性也，湯、武修身以復性，據性之形以治性也，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，故曰「形色天性，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」。形，性之形也；性，形之性也，舍形則無性矣，舍性亦無形矣。失性者據形求之，盡性者於形盡之，賊其形則賊其性矣。卽以耳目論，吾堯、舜明四目，達四聰，使吾目明徹四方，天下之形無蔽焉，使吾耳聰達四境，天下之聲無壅焉，此其所以光被四表也。吾孔子視思明，聽思聰，非禮無視，非禮無聽，明者目之性也，聽者耳之性也，視非禮則蔽其明，而亂吾性矣，聽非禮則壅吾聰而亂吾性矣。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，賊在色，不在目也，賊更在非禮之色，不在色也，去非禮之色，則目徹四方之色，適以大吾目性之用。絕天下非禮之聲以養吾耳，賊在聲，不在耳也，賊更在非禮之聲，不在聲也，去非禮之聲，則耳達四境之聲，正以宜吾耳性之用。推之口、鼻、手、足、心、意咸若是，推之父子、君臣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咸若是，故禮樂繽紛，極耳目之娛而非欲也，位育平成，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。彼佛，大之空天、地、君、親而不恤，小之視耳、目、手、足爲賊害，惟闔眼內顧，存養一點性靈，猶瞽目人坐暗室，耳目不接天下之聲色，身心不接天下之人事，而方寸率思無所不妙，可謂妄矣，安在其洞照萬象也哉！且把自身爲賊，絕六親而不愛，可謂殘忍矣，及其大言慈悲，則又苦行雪山，割肉餒鷹，舍身餒虎，何其顛倒錯亂也哉！

洞照萬象，昔人形容其妙曰「鏡花水月」，宋、明儒者所謂悟道，亦大率類此。吾非謂佛學中無此

意也，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，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，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。不至於此，徒苦半生，爲腐朽之枯禪，不幸而至此，自欺更深。何也？人心如水，但一澄定，不濁以泥沙，不激以風石，不必名川巨海之水能照百態，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。今使竦起靜坐，不擾以事爲，不雜以旁念，敏者數十日，鈍者三五年，皆能洞照萬象，如鏡花水月，做此功至此，快然自喜，以爲得之矣，或預燭未來，或邪妄相感，人物小有徵應，愈隱怪驚人，轉相推服，以爲有道矣。予戊申前，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，頗嘗此味，故身歷而知其爲妄，不足據也。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，天地間豈有不著地，不見沙泥，不見風石之水！一動一著，仍是一物不照矣。故管道、楊僊，予存學編所引，出山便與常人同也。今玩鏡裏花，水裏月，信足以娛人心目，若去鏡水，則花月無有矣，卽對鏡水一生，徒自欺一生而已矣。若指水月以照臨，取鏡花以折佩，此必不可得之數也。故空靜之理，愈談愈惑，空靜之功，愈妙愈妄。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，盡性者實徵之吾身而已矣，徵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。吾身之百體，吾性之作用也，一體不靈則一用不具。天下之萬物，吾性之措施也，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。身世打成一片，一滾做功，近自几席，遠達民物，下自鄰比，上暨廟廊，粗自灑掃，精通變理，至於盡倫定制，陰陽和，位育徹，吾性之真全矣。以視佛氏空中之洞照，仙家五氣之朝元，腐草之螢耳，何足道哉！

四卻子曰：「談仁義、孝弟、心性，如數家珍，明白愷切，不獨可喚僧道，卽吾儒皆當各置一通於座右。」

第三喚

此篇是喚醒西域真番僧者。我天朝人誤走迷途，固皆呼之使轉矣，西域番僧獨非同生兩間者乎？他既各具人形，便各有人性。予嘗自謂，生遇釋迦，亦使之垂頭下淚，固以其人形必之也。況今番僧亦不幸而生乎西域，爲其習俗所染，邪教所誤耳，何可不救之使歸人倫耶！你若識天朝字，自讀而自思之，若不識字，能解天朝語，可求人講與你們聽。

你雖不幸而不生天朝，你獨無父母耶？你父母生下你，你便不做人父母生人，可乎？是釋迦誣了你。你求人講上兩喚聽，便惺的釋迦是邪說了。你看天地是箇大夫婦，天若無地，也不能化生萬物，天不能無地，夫豈可無婦！你看見婦人，果漠然不動念乎？這一動念，卻是天理不容滅絕處。只我天朝聖人，就這天理上修了禮義，定就婚姻禮法，使天理有節制，以別於禽獸。然禽獸雖無一定配偶，而游牝以時，也是禽獸的天理，若人無配偶，是禽獸的天理也無了，豈非天地父母惡物乎！你們也當從我天朝，行婚禮，配夫婦有一定配偶，這便是人道了。力不能回家的，便在天朝娶妻，學天朝人手藝，做箇過活，成箇人家，生下子女，萬萬世是你們後代了。力能回家的，將這喚迷途帶去，講解於你國人聽，教他人人知釋迦是邪教，也學我天朝聖人的道理，孝弟忠信，你們就是正道的祖師了，你們就是你國的聖賢了。與你國添多少人類，添多少親戚，添多少禮義，便是大有功德，天神必加福祉。你們子孫爲官，爲官，爲帝，爲王，都是有的，你們看我天朝爲帝爲王的，爲國公、侯、伯的，官宦的，多是羲、農、黃帝、堯、舜、周公、孔子子孫。我教你歸人倫，是慈悲乎？釋迦教你斷子絕孫，做箇枯寂的鬼，是慈悲乎？你思量思量！

你們凡往天朝來的，都不是庸俗人，或奉你本國王命進來，妄說做國師的，或差來納貢的，或差來觀天朝虛實的，或彼處豪傑自拔，要到天朝顯才能的，或彼國不得志，求逞於天朝的，大都是聰明人。且說你國也有夫妻否？也有兒女否？也有鄰里鄉人否？也有君臣上下否？夫妻也相配合否？生兒女也愛他否？兒女愛父母否？兒女同生也彼此擡敬否？鄰里鄉人也相交好否？君臣上下也有名分否？吾知其必夫婦相配也，必父子相愛也，必兄弟同生者相敬也，必鄰里相好也，必上下有分也，這便是凡爲人類者自然的天性，必有的道理。我天朝聖人，只因人自然之性，教人必有之道。因人有夫妻相配，便教他以禮相合，夫婦必須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六禮備而後成，成後還要相敬如賓，相成如友，夫義婦順，這叫做「夫婦有別」。那佛斷絕夫婦的好，還是夫婦有別的好？因父子相愛，便教他父慈子孝，父慈不但幼時懷抱養育，大時還教他仁義，管他幹正事，子孝不惟衣食奉養，還要和敬並盡，朔望節令，還行參拜禮文，沒後還有許多喪祭道理，這叫做「父子有親」。那佛斷絕父子的好，還是父子有親的好？因人兄弟相敬，便教他兄弟恭，無論男兄弟，女兄弟，都是兄愛其弟，弟尊其兄，一坐一行都有禮法，不得欺侮，不得僭越，這叫做「長幼有序」。那佛兄弟無情的好，還是長幼有序的好？因人鄰里相好，便教他同類相交謂之朋，同志相愛謂之友，以實心相與，以實言相告，這叫做「朋友有信」。那佛棄絕人類入深山的好，還是朋友有信的好？因人上下有分，便教他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，這叫做「君臣有義」。那佛斷絕君臣的好，還是君臣有義的好？我天朝道理，只有這五件，制許多刑法度之文，禮樂兵農之具，水火工虞之事，都是要節宣這箇，維持這箇。當東漢時，有幾箇沙門傳佛道入天朝，釀成無窮

大禍，鳩摩羅什等又繙譯西域經文，傳有許多邪說，以惑天朝之民，這都是天地的罪人，你們更不可效尤。若能醒解我的言語，把我天朝聖人的道理傳往西方，將喚迷途繙譯成西方的言語，使人都歸人倫，都盡人倫，莫說父盡父道，子盡子道，君盡君道，臣盡臣道，你西方諸國享福無窮，只人也多生幾千萬，豈不是真善果！勉哉！

存人編卷二

博野顏元著

喚迷途

第四喚

前三篇喚迷途之人已畢，此篇又專爲名儒而心佛者立說，雖在五倫之中而見涉禪寂，如宋蘇東坡、明王弼洲之徒，小有聰明，見聞濫博，啓口成辯，舉筆成文，不惟詞壇之雄，而無識之人且尊爲儒者。其實邪正不明，得罪名教，一生學力，萬卷文章，只此一誤，舉無足觀，惜哉！

歐陽文忠與蘇文忠，人品學問，俱難軒輊，只佞佛一節，蘇斯下矣。佛之爲邪，易明易見。長公之才，把筆何等氣力，立朝何等風節！到大悲閣記、四菩薩記等文，便卑鄙不堪，迷惑如田間村婦語，何其於堯舜、周孔之道頓忘，四書、五經之理遽萬里也！必是自幼生長川蜀之地，習見僧人，多讀佛書，入鮑魚肆不覺其臭矣。文人看書，可不慎哉！

老泉傳家，原是文人伎倆，雖好讀孟子，只要討出文法，不是明道。故其夫妻皆佞佛，並其聰明子亦誤之矣，豈不可惜！

歐陽文忠公大有過人論頭，如說「聖人教人，性非所先」，其識高於程、朱一派。蓋聖人教人，只

是六德、六行、六藝，端木子明言「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，性道不可得聞」。程、朱一派好談性道，置起聖門時習事功不做，蓋亦隱爲禪惑，不覺其非，卻說永叔爲誤，異矣！如作本論，勝於柳、蘇諸人，但他亦是從文字起見，只作一篇好文字耳，亦不是全副力量衛聖道關異端的人。公若向此處做工夫，與子瞻相交最深，自可一言而救正之，何至聽其惑迷而不返也！且與鄭公同在政府，若常講明邪正之理，鄭公亦必相感而化。以二公之賢而不能化，亦未聞辯論救正之語，固知其非用功於關異者矣。且與韓、富二公，三賢秉政，大權在手，正當舉其所謂禮樂者實行之矣，乃亦全不掛口，益見其爲文字之見，非孟子本領矣。

本論亦非確當之理。醫書云：「急則治其標，緩則治其本。」今佛氏之害瀾天漫地，如人遍體瘡瘍，若是而言從容調理血氣乎，抑急須針膏擦洗之方也？佛之害中人，便昏亂狂顛，發作便室氣絕生，正如風痰急症，風不散則立刻癱瘓，火不解則立刻譫語，痰不吐不下則立刻喪命。如是而言從容補陰陽乎，抑急須湯丸灸薰，散風降火，吐下頑痰之法也？佛之害在一日，則此一日中普天下添多少人爲僧，便斷多少人血脈，如病瘟疫天庖，遲治一日便多傳染幾人。如是而言采參於朝鮮以補中，斬咒於羌國以解毒乎，抑現用防風、荊芥以汗之，芩、連、惡食、金銀花之屬以解之爲當也？公之言曰：「幸有一不惑者，方艱然怒曰，將揮戈而逐之，有說而排之。千歲之患徧於天下，非一人一日所可爲，民之沈酣入於骨髓，非口舌之可勝，莫若務本以勝之。」嗟乎！公第甚言當務本耳，不知卻味醫家急則治標及標本兼治之法矣。是聖人不生，禮樂不興，便任佛氏之滅倫傷化戕賊民生而不救乎？不幾如朝鮮之參，

羌國之兇不至，遂聽瘟疫、天庖之死喪傳染而不治乎？何以爲醫也！乾坤中揮戈逐佛、著說排佛者，若傳尚書、韓吏部、胡致堂，其表著者，公亦其一人矣。若非有公輩數人「不忠不孝」數語，佛骨表、原道、本論數文在，乾坤更不知何底矣。非一人所可爲，雖千萬人亦一人之倡也，非一日所可爲，雖千百年亦一日之積也，救得一人是一人，轉得一日是一日，正得一分是一分。又曰「民之沈酣骨髓，非口舌所可勝」，亦未之思也。積蚊成雷，累畫成冊，吾儒在上者則興禮樂以化民，在下者則崇仁義以明道，彼佛何所有哉！徒以口舌簧鼓，轉相惑誘，遂亂天下至此，吾獨不得以口舌救之乎！天相吾道，吾人而在上也，一面興禮樂，謹學校，以修其本，一面立法禁，施誥命，以治其標，天不相吾道，吾人而在下也，一面崇仁義，勵躬行，以修其本，一面詳辯論，著書說，以治其標。夫禮樂明，則人才出而操戈排佛者益衆，此本而標之之法也；辯論著，則君相悟而禮樂興，此標而本之之法也。庶幾其善醫矣。

愚蒙人爲禿番所欺固可憐，聰明人未聞堯、舜、周、孔之道，見異而遷亦無怪，所可惡者，柳、富、蘇、王以絕世之才，讀孔子之書，有目而不分黑白，有耳而不辨鐘磬，時而堂堂正正，談理如海潮河決，時而窒心眯目，迷惑如村婦牧兒，最足以侈愚僧之口，迷俗人之向，此君子所深爲痛恨者也。紙上雄文，立朝氣節，皆孔子所謂「其餘不足觀」者，功不抵其罪也。明之弇州輩，特一文士耳，未必有大君子與之交也，柳則友韓矣，富、蘇則友歐陽矣，柳、富、蘇之不虛心受益，韓、歐之不極盡規勸，均可憾也。今世而有韓、歐乎？遇友人之柳、富、蘇者，宜極盡其救正，正之不可而再，再之不可而三而四，此非小故也；今世而有柳、富、蘇乎？遇友人之如韓、歐者，則宜虛心受益，改轍自新，勿取誅於君子可也。試看賈島

一詩僧耳，從昌黎而歸人倫，尙來千古美談，況吾儒中豪傑，而可自誤乎哉！

三代後，唐之昌黎，宋之程、朱、明之陽明，皆稱吾儒大君子，然皆有與賊通氣處，有被賊瞞過處，有夷、蹠結社處，有逗遛玩寇處，今略摘一二，與天下共商之，非過刻也，恐佛氏借口，與儒之佞佛者倚以自解也。昌黎誅佛不遺餘力，死生以之，真儒陣戰將也。惜其貶潮州時，聞老僧太顛，召至州郭，與之盤桓，及其將行也，又留衣服爲別。夫使太顛可教，則一二見可化之歸儒，不可教，則爲不就撫之猾寇，又何久相盤桓，留衣相贈乎，不幾夷、蹠結社乎！及孟尙書聞其事，貽書致問，又稱太顛「頗聰明，識道理」，予閱答書至此，大爲驚異，世豈有爲僧之人而識道理者乎，豈有識道理之人而爲僧者乎？則昌黎所見之道理必尙有微異於孔、孟者矣，則昌黎之交太顛必尙有微爲瞞過者矣，不幾逗遛玩寇乎？周子「太極圖說已多了無極二字。極乃房上脊棟，是最上之稱，又加以太字，是就無可名處強指之矣，又何所謂無極乎？至其言性，又不合加一惡字，故程、朱由此皆誤言氣質有惡，又言氣質爲吾性害，是即爲六賊之意浸過儒道分界矣。朱子盡力與象山辯無極二字，是即爲佛之空，老之無隱蔽矣。至程子作詩，說「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風雲變態中」，又云「隔斷紅塵三十里，白雲紅葉兩悠悠」。朱子動輒說氣質難惡，動輒說法門。陽明近禪處尤多。習俗移人，賢者不免，所謂與賊通氣者此也。

儒之佞佛者，大約是小智慧人看道未貫上下，或初爲儒者，而功力不加，畏聖道之費力，半途欲廢，又恥於不如人，遂妄談空虛以誇精微者，或貪名利，工文字，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爲何物，亦如愚民見異端而驚喜者。至惑地獄禍福之說而從之者，民斯爲下矣。何謂小智慧見道未貫上下者？彼多謂「佛之

上截與吾儒同」，或竟謂「佛得其精，吾儒得其粗」，此其人學識未大，未能洞見性命之本及吾道體用之全，見宋明儒者之所謂性無能出乎佛氏之上，一聞禪僧之談心性，遂傾心服之，謂上截儒釋原不異也。嗟乎！不幾如吾存性編中所云根麻而苗麥乎，天地間豈有此理！有上截本仁而下截不愛父母者乎？有上截本義而下截不敬君上者乎，抑其上截之原非仁義也？吾儒以仁義禮智信爲性，而佛以空虛不著一物爲性。以仁義爲性，故忠孝者仁義之發也，仁義者忠孝之源也，後截之忠孝與上截之仁義，如樹之根與枝一體也。佛之上截總一空，故爲不忠不孝之教，斷絕倫物，下截亦總一空也，又焉得上截同而下截始異哉！此輩猶能見宋明儒者之性者也，至謂「佛得其精，吾儒得其粗」者，又並宋明儒之性未之聞，平日徒以章句目儒業，卽粗聞仁民愛物作用，亦第視爲後起事。不知堯舜之精一執中，三事六府之體也，三事六府，精一執中之用也；周孔之一以貫之，三物四教之體也，三物四教，一貫之用也；如樹之根本枝幹，通爲一體，未可以精粗分也。故無根本則無枝葉矣，無枝葉則非根本矣，梧櫟之根，藏土千年，與穢腐同譏。彼佛氏固未可以精言也，又何者是其精乎？以腐穢爲精，愚之愚者矣，何爲以初爲儒功，半途而廢，妄談虛空以誇精微者？人性皆善，雖甚惡人必有善念一動之時，雖甚濁世必有特起作聖之士。但吾儒之道，六歲教名數，七歲教別，八歲教讓，九歲教數日，十歲學書計，幼儀，十三歲學樂舞，十五歲入大學，凡六德、六行、六藝，一切明親止至善者，俱步步踏實地去做。二十歲尙不許教人，到三四十，發揮其幼學者，進見之君民，退式乎風俗。今世全錯了路徑，少小無根本，粗者求之章句，精者求之靜敬，到數年或數十年後，全不見古人充實大化之我貺，全體大用之我藹，再進無工程之

可據，回顧無基本之可惜，又恥於奔寶山半生作空手回之漢，遂放達者爲莊周、李贄之流，謹飭者作龜山、定夫之輩。非以欺世也，略以自塗抹其作聖初心，而不染於禪者鮮矣。不知世降學晦，孔徑久荒，卽虛花無果，前路弗憑，正宜返求之實地，雖六德之一德，六行之一行，六藝之一藝，不自失爲儒也；卽精力已竭，尺寸莫贖，惟當痛自悔恨，如漢武輪臺之詔，亦自千古共諒，何必益爲虛大而背叛○於聖道之外哉！君子思之！何以謂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，亦如愚民之見異而喜者？自幼惟從事做破題，擇八股，父兄師友之期許者，入學、中舉、會試、做官而已，自心之悅父兄師友以矢志成人者，亦惟入學、中舉、會試、做官而已。萬卷詩書，只作名利引子，誰曾知道爲何物，故以官長、進士、舉人，而聽講於村俗僧人，驚道妙而師事者有之，以秀才而信旁門邪說，入焚香會者有之，豈儒者而喪心至此乎，抑原未嘗於儒道參一解，行一步也？況做秀才而貪利肆行，爲官長而染指負上，中氣必餒，中心必懼；明懼朝廷之法，幽懼鬼神之禍，一聞佛者顛預之說，烏得不悅；一聞空名利之談，烏得不悅；一聞懺悔消災之技，又烏得不甘心也？況僧道惑世誣民之巧，網亦密矣。地獄報應之說，僅足惑天朝之愚民，痘疹送生仙妃之說，僅足惑天朝之婦女，士大夫不之信也；又創爲文昌帝君之神，謂司人間科甲貴賤；又恐其教之淡薄苦寂，士夫未必肯受也；又創爲準提菩薩會，每月只幾日不食酒肉；又許那借以遂其口腹之欲。予之以不得不悅，不得不服，不得不甘心之勢，而又開之以不甚苦而易從之門，烏得不莫之禦而從於邪也！雖然，天理自在人心，猛一覺照，愚蒙之夫無不可去邪而歸正，況我輩士夫聰明傑秀，高出尋常萬萬

者乎！急出幽壑，返登喬木，是所望於今之君子！

地獄輪回之說，我天朝聖人全未道及。仲子路才一問事鬼神，問死，便截斷不與言。蓋人之與天地並大者，盡人道也。盡人道者，方且參天地，贊化育，盡幽明上下而自我治之，又焉得舍生人之理而不盡，暇問鬼道乎！故地獄無之乎？君子不道也。有之乎？則君子行合神明，自當上升爲聖，爲賢，爲神。彼滅倫敗類，不作生理之佛，之僧，生時已背叛人紀，脫離人羣，不可以爲人矣，死後其可對冥府之神乎？不知神之所欽重福利者，其在忠君孝親者乎？其在無父無君者乎？且不忠之臣，但愧忠臣耳；不孝之子，但愧孝子耳；而猶爲君之臣，父之子也。設冥府果因生前之行而擬之罪，恐視夫舍君而不知臣，舍父而不知子，尚有輕重差等也，況不爲亂臣賊子者乎！故明舍人道而好談幽冥，盡人皆不可，而佛僧更非所當言，奈何反以我輩全人倫之人，而聽彼言之妄？可謂愚矣！

禍福懺悔之理，若聽信僧言，更爲可笑。古人云：「積善之家，降之百祥；積不善之家，降之百殃。」又云：「鬼神福善而禍淫。」詩云：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」此禍福正理也。成湯改過不吝，顏子不貳過，此悔過改過正理也。若能日畏天理，日畏王法，不作虧心事，尙矣！卽貪財好色，做出無狀，猛然一醒，痛改昨非，成其今是，孝親敬長，忠君愛民，恤孤濟寡，救難扶危，真心實力，足以格天地，感鬼神，況於人乎！去卻半生惡，成此半生善，或掃去五分惡，成其五分善。昔伯夷不念舊惡，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，吾以爲神明亦當如是。只真心自新，便爲君子，自是朝野欽之，鬼神敬之，又何借佛力僧經，作三昧法水哉！今有人，罪惡種種，官府將依律定罪，或有言此人素孝，此人素弟，或有言此人素有大功

於國君，有大功於生民，則周禮八議之法可行；若空言「再不敢了」，官其減罪乎？若言出於太聖大賢，或忠臣孝子，或朝廷貴人，官府或因而少減其辜，亦未可知也。今誦西番邪妄之經，依佛氏不忠不孝之鬼，而求以免禍辟，如作竊盜而求強賊爲之請討，罵兄嫂而借弑父母者爲之先容，罪不更加之耶？願熟思之！

第五喚

儒名而心禪者，大足爲世道人心之害，既呼回之矣。世間愚民，信奉妖邪，各立教門，焚香聚衆者，固皆俗鄙無足道。然既稱門頭，亂言法道，羣男女廢業而胡行，誘惑良民，甚至山野里比皆遍，則其爲害亦不小矣。愚民何知，不過不曉念佛看經之爲非，不知左道惑衆之犯律，妄謂修善而爲之耳。若不急急喚醒，恐他日奸人因以起事，則黃巾、白蓮之禍，恐卽在今日之「皇門」「九門」等會，上厪國家之憂，下阬小民之命。新河之事，不已可爲覆車之鑑哉！此篇各因其愚而開明之，庶迷途上箇箇喚回，共由蕩平之正路，是予之願也。

吾觀當今天下，僧道是大迷途。其迷途中之歧途岔路，或有信佛，或有信仙，或仙佛兼奉，而各立教門，交相誘引，焚香惑衆，各省下蓋多名目，吾未之遍遊而全知也。惟就吾之近地眼見者，一一正其誤而喚之回，則他省府州縣，名目雖不同，而凡不遵子臣弟友之道者，便是邪說，不安爲朝廷百姓而名爲道人者，便是左道，皆可類推而急醒改之。大率你們做頭行的，都說是正道，要化人，你們做小道人的，都不肯說是邪，只當是修善。這「善」字不明，「修」字不講，是天下大關係也。在位大人，惟大

學首章三綱領是真善。實去明德，實去親民而止至善，自格物以至明德於天下，當先者便先加工夫，當後者便後加功夫，這便是真修善。外此者都不是善，都不是修善。無位的百姓，只今聖諭，朝廷官府立鄉耆鄉約講解教人的，木鐸老人朔望搖鈴曉諭的，便是真善；實去孝順父母，實去尊敬長上，實去教訓子孫，和睦鄉里，各安生理，勿作非爲，便是真箇修善。若去口中念不忠不孝的佛，聚會講無影無形的經，這不獨犯王法，大是得罪神明。你們聽那邪說久了，迷的深了，如今說是犯王法，你們不解。譬如你們姓張，你們的兒子卻說他不是你兒子，「我姓李」，你們容他不容他？朝廷以道化天下，我們就是他道中人，你們而今另立門頭，說「我別是一教」，這便是反了教了，便和你兒子不從你姓從人姓一般，朝廷怎麼容的？今日發文，明日發禁，你們不會見麼？京中剛了甚麼「無生老母」，殺了許多倡邪道人，你們不會聽的麼？你們那頭行哄你們說：「上頭不是拏持齋念佛的，是恐怕聚衆謀反。」不曉的聚衆謀反是別有律條，不與持齋相干。持齋念佛，叫做左道惑衆，是大犯法的，便是一箇人持齋立教，也該問罪。又說：「他若是拏我，我便吃酒肉。」不知上面不是爲你不吃酒肉，是爲你另立教門。你如今可醒那犯王法的去處了麼？其得罪神明在何處？我說與你深微道理，你們也不解，且就明白的與你說：你們家下供佛的，供仙的，三世再無不得奇禍的，再無不得斷宗絕嗣的，再無不得惡疾的。這是怎說？他是忍心舍世的很鬼，他是無子無孫的絕魂，你們把那很鬼絕魂招到宅上，焉得不作禍？焉得有子孫？且如今人請幾箇和尚道士來住在宅內，是好不好？且佛亦非以不好事故意加你，譬如一人吃著山藥甜，遇心愛的人，亦必教他吃山藥；又如溺者喜人溺，縊者喜人縊，佛以覆宗絕嗣爲好，你們敬他，以

氣相召，也叫你覆宗絕嗣，是必然的了。我們宅上自有當祭的五祀正神，門、戶、中雷、井、竈。古人祭五祀，或令庶人只祭二祀，一祀，至於士庶人各祭其祖先，又是古今通法。今你們不祭五祀，不祭祖父，專祀邪神，譬如你們兒子有酒食，只將去與張三、李四吃，反不孝父兄，你心下惱他不惱他，責懲他不責懲他？神明自是不容，加禍來，祖先自是不救，此所以得罪神明先靈也。你們如今可醒的了麼？你們當初原是要修好，只差走了路，拏著不好當好修。朝廷官府也還憐憫你們，也還寬待你們，從容曉諭，教你改圖。更有一等可惡的，聽見傳下禁旨，官府告示，反說是「刮風裏落病棗」，也把怕王法歸正道的好人，反說是病棗不耐風，你們執迷不醒不遵王法的倒是好棗，把王法比做狂風。而朝廷官府聽的此話，真箇拏起來，殺起來，怎麼了得？有識者替你寒心，急醒，急醒！

上一段是大概勸諭天下走邪門的。我直隸隆慶、萬曆前風俗醇美，信邪者少，自萬曆末年添出箇「皇天道」，如今大行，京師府縣以至窮鄉山僻都有。其法，尊螺蚌爲祖，每日望太陽參拜，似仙家吐納采煉之術，卻又說受胎爲「目連僧」，口中念佛，是殆仙佛參雜之教也。其中殊無好奇尚怪，聰明隱僻，大可亂世的人，不過幾箇莊家漢，信一二胡謔亂講之人，當就好事做，不知犯王法，亂人道，得罪神明，亦不可不喚醒他。如你們不吃酒肉，古聖人經上說「爲此春酒，以介眉壽」，又云「七十非肉不飽」，是聖人制下養老的物，若是不好，聖人便不教人吃了。若有一等性甘淡薄的人不愛吃也不妨，但不當胡說胡道。甚麼是胡說胡道？即如你們喚日光叫「爺爺」，月亮叫「奶奶」；那是天上尊神，我們是百姓最小最卑，那可加以名號？你看，北京纔有日壇月壇，天子纔祭的他，便是都堂道府也不敢

祭，況我們愚民，每日三次參拜他做甚麼？我嘗教一「皇門道」人說：「你去一日三次參拜你縣官，看何如？」他說：「怕竹板打。」參拜縣官便怕板打，若去輕瀆朝廷，頭也斫了。你終日輕瀆那天神，還是降災不降災？所以你們多大災，多滅門，這箇是犯王法，得罪神明的一端。又如你們把「日」改做「晌」，把「月」改做「節」之類，也只說是尊日月，不敢沖犯之意。不知我聖人書上說：「非天子不議禮，不考文。」那官府行文都叫「日月」，沒有改就「晌節」的禮，沒有改就「晌節」的文，你們私議私改，是又一天子了，看是小事，卻犯大法。又如你們把天上參宿叫就「寒母」，又叫「三星」；不知天官書上是「七星」，上面還有兩大星叫「參肩」，下面還有兩大星叫「參足」。你爲甚麼把天神去了他手足？你們把天上房、心二宿，合成一座，叫就「煖母」，不知豎四星是「房」，橫彎三星是「心」，你們混雜二宿爲一。律上說：「妄談天象者斬！」這信口胡說，卻犯了大法，你們那裏知道？又如你們男女混雜，叫人家婦人是「二道」，只管穿房入室，坐在炕頭上。不知我聖人的禮，男無故不入中門，女無故不出中門，叔嫂尙且不通問，父兄於女子既嫁而歸，尙且以客禮待之，至親骨肉亦必避嫌，那有婦女往異姓無干的人家去上會的禮？那有異姓無干的男子入人內室的禮？這大是壞人道，亂風俗，你們怎麼不顧體面？我不忍細說，你們思量思量！古人云：「天地之性人爲貴。」我們在萬物中做箇人，是至尊貴的，怎麼反以蟲類爲祖師？便成箇仙佛，也是人妖，也可羞。況你們見成了多少仙，多少佛？盡是無影妄談，你們從今莫信他了，回頭做朝廷好百姓，省做會的財物，孝父母，敬兄長，養子弟，省上會的工夫，作活計，過日子。只守王法，存天理，便是真正的善，便受真正的福，免得官府今日拏，明日禁，免得

鄉人這箇把持，那個訐告。

直隸區處，「皇門道」外，「九門」最多，其犯王法，得罪神明，是一理，何用多言！但你們愚民，若不就名色——說破那不是處，你們不醒，必有說那門是邪，這門不是邪的，便不肯改邪歸正。「九門道」是斂錢給神掛袍上供的，你們思量，府縣官長叫人斂錢做衣穿否，做飯吃否？苟非異樣賊官，斷無此理，況於神乎！神要衣食做甚麼？譬如百姓有人斂錢與官做衣食，必是奸民，官府知道，必是打死，神亦如此，定加你罪。你看你那師傅們，都被惡災，都絕後了，你還不怕麼？又如你們申文上表上帝，你看，知府巡道那樣大官還上不得本，必自巡撫轉本。當初蠡縣道徐某，拏了殺官破城的大寇，以為有大功，差人上本，差官當拏赴刑部，將徐問罪，你們聞知否？道官尚且上本有罪，況你百姓上表於上帝，豈不大得罪麼？又如你們擺幾碗豆腐涼粉，請甚麼「玉皇上帝」、「東嶽天齊」、「城隍」、「土地」，我們聽的大為寒心。你們擺下那等東西，敢請縣官否？縣官且請不得，請許多尊神來做甚麼？褻瀆神明，罪必不赦，思量思量！又如你們供養仙佛在宅上，朝夕朔望焚香叩頭求福，你們思量，人家請幾箇和尚道士常住宅內何如？定是不好。佛、菩薩、仙師，都是斷子絕孫，不忠不孝之鬼，凡招這邪氣在宅，自是不祥。看巫蠱鎮魔之術，但埋藏些骨董物件在宅上，便能禳禍，看那邪祟中惡之疾，但占些皆魅之氣在人身，便能為災，況常常供此惡鬼，豈不發凶！所以你們供邪神三世者，斷無不絕。你們想想是如此否？

他若「十門」，專以跪香打七爲修善。你看，世間有錢的，叫人跪他幾炷香，便將錢與他，有這理否？便有之，是好人否？那有神明叫人跪他便給福的？可謂愚矣！世間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得了道的，又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可得福之理？這都是邪人弄箇奇怪，驚哄你們，總不如信奉家宅正神，孝敬自己的祖父，方是正道。又若「無爲」、「大乘」、「龍華」等，名目不一。卽如古之黃巾、白蓮，隨時改變名色以欺愚俗，小之哄騙錢財，欺誘婦女，大之貽患於國家，釀禍於生民。前朝白蓮之害，近日新河之事，你們不會聞乎？何不知懼也？你們陷於邪說者深，初聞吾言，未必不怒。請細細思量，方知我愛你們苦心也。看來也與你們無干，你們本心是修善，我們儒者不自明其道，無人講與你們聽，不知如何是善，卻差走邪路上去，我們殊深可愧也！

聞河南一省白蓮教中人，因自明朝山東某反，朝廷大禁，又改名「清茶會」，又叫「歸一教」，愚民從之者甚衆。其法，畫燃燈佛，供室中幽暗處，設清茶爲供獻，閉口卷舌，念佛無聲，拈箸說法，指耳目口鼻皆是心性。你們不知道朝廷法，任你改換多少名色，就如「黃門」「九門」，一般都是犯禁的，只做好百姓，孝弟忠信，是善人。你們供燃燈佛，比人家念的阿彌陀佛，釋迦佛改了箇名色，也不過是西域番人，當不得我天朝聖人，當不得我天朝皇上。我們現爲天朝人，放著我天朝聖人的道不遵，我天朝皇上的法不遵，卻奉西番燃燈佛，這就不是了。我們愚民，只可做莊稼，做買賣，孝父母，敬尊長，守王法，存良心，便是本等，胡講甚麼心性？我們書上說「率性之謂道」，這子臣弟友便是率性來的，你孝父母便是爲子的心性，你敬尊長便是爲弟的心性。你們鋤田的人，胡講甚麼心性？胡說甚麼「歸一」？

大凡邪教人都好說「三教歸一」，或說「萬法歸一」。莫道別的歸不得一，只我儒道祭自己的祖父，自家宅神，你們好祭西番死和尚，這歸一不歸一？要說一是性，你們把率性的子臣理都不知，卻尊他不忠不孝的佛，還歸甚麼一？要說一是空，越發不是了。只看我喚參禪悟道僧道的便醒的了，不必重敍。只你們要各人散去，務農，做生意，莫聚會胡說，便是好人。若有高年識字人愛隨箇會，就違朝廷法令講聖諭，大家相勸，年少做子弟的如何孝，如何做，年老做父兄的如何教子孫，成箇孝慈風俗，和睦鄉里，各安生理，勿作非爲，朝廷官府知道也歡喜。第一件，要知焚香聚衆，妨你莊農、買賣，正是不安生理，正是作非爲了。

歷代帝王優禮儒生，做秀才時，便作養禮貌，一切差徭雜役，不以相煩，下自未入流，上至三公，皆用儒生做，而儒生不能身蹈道義，以式風俗，可愧一也。不爲朝廷明道法，化愚民，可愧二也。不盡力闢辯佛仙二蠹，以救生民於荆棘，可愧三也。今日儒運，恐遭焚阮，清流之禍不遠矣！僕用是憂懼，輒爲俚說，願凡爲孔子徒者，廣爲鈔傳，於以救生民，報國恩，回天意，庶僕懼心少下也。祝祝！

存人編卷三

博野顏元著

明太祖高皇帝釋迦佛贊解

佛之害，至今日尙忍言哉！胥天下之周行而梗塞之，胥天下之人物而斬絕之。家家土偶，而不思野鬼入宅，足以招致不祥；戶戶誦經，而不知覆宗絕嗣之邪教，陰毒浸染，足以害人禍世。甚哉民乎，愚之可憐也！人徒見高皇帝龍潛皇覺，僧道入品，遂謂佛至明朝，實崇信之，不知高皇識見力量爲三代後第一君，真龍川所謂「開眼運用，光如黑漆」者，其一時之誤，特倏爾雲翳耳。今觀是贊，放邪衛正，乃益服其識之高，言之切，於世道人心大有功也。而或者謂佛家有謔贊體，太祖以之。予以爲不然，謔伯夷者必謔以陳仲子，斷不謔以盜跖；謔柳下者，必謔以胡廣，斷不謔以黃巢。況此贊之尾，刀斧森嚴，直使佛逃奸無所。世有鐵案殺人，以爲謔者乎？即使姑從人言，謂太祖而果謔，此謔也亦率性之謔矣。不佞痛世之愚，妄爲註釋，用公天下，至於辭則效訓諭俗說，庶使荒村父老子婦皆可聽觀，而不敢從事於筆墨之文也。

這箇老賊，貪心不輟，

自有這箇天地便有這箇人，自有這箇人便有這箇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的人倫，佛氏獨滅絕

之；自有這箇天地人，便有這箇生生不窮的道理，佛氏獨斬斷之；真是箇殺人的賊了。高皇命名以此，王言何確也！至「老」之一字，更中其情。賊不老，猶或有悔心，猶或不巧於盜，猶或易撲捉；惟是他老熟於盜，生不回心，死不悔禍，善爲淫詞詭術以欺天下，後世任是聰明伶俐的人都被他瞞過。吾儒之道，有天地還他箇平成，有父子，還他箇慈孝，有民物，還他箇仁愛，因物付物，不作自私自利心。釋氏全空了不管，只要自己成箇幻覺的性便了，真是貪利行私的；又全無悔意，竭力在那幻妄理上去做，盡力在那幻妄途上去走，則此貪心何時是輟？彼自家卻假說些甚麼清淨慈悲，非聖祖箕大眼，誰能指出他這箇「貪」字？

將大地衆生，偷出三界火宅。

釋氏甘空寂，自謂「清涼世界」，故指兩間爲「火宅」。不知乾坤中二氣五行全賴此火。天地非太陽真火則黑暗，人非命門真火則滅絕，忠臣孝子一副熱腸，愚夫愚婦一段熱情，釀成世界，這大地衆生離了火宅，便過不得日子。且釋氏亦自火宅中生出，卽結成舍利子，亦是火宅中豆大火光。彼自己且偷出不去，又烏得偷出衆生哉！曰「偷出」者，聖祖原老賊一種偷出貪心而定罪耳。

火便是世間生生不窮的種子，火宅便是世間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行走的去處，佛氏盡欲偷出，正名定罪，真是老賊了！

掩迹則假滅雙林，逃形在微塵刹界。

此是據佛事實而形容老賊之情狀也。謂在雙林之地，託名假死以掩其迹，又逃其形在微塵刹界，使人莫得擒捉也。然佛雖善逃善掩，天地如烘爐，日月如明鏡，彼在中間，終是不能逃得一步，止落了一箇賊害天下之物。

五十年談許多非言，三教中頭一箇說客。

佛說法不足五十年，言五十，舉成數也。其間如棄絕父母之言爲非孝，背叛聖人之言爲非法，如天上地下惟我爲尊之言爲非天地，如耳、目、口、鼻、身、意六賊之言爲非人，總之皆非言也。「三教」者，世俗以儒宗孔子，道宗老子，桑門宗釋迦爲三教。我夫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躬行六德，六行，六藝，非徒以口說者，而且爲天地肖子，爲衆生父母，至親也，不可言「客」。卽老子玄牝守雌，微異吾儒，然孔子稱其猶龍，老子習於禮，自言以道治世，其鬼不靈，則亦非徒逞口說者。況當時爲周柱下史，亦中國人臣也；生於苦縣，亦中國人子也；凡天下李姓皆祖之，亦中國人父也；不可謂之「客」。飛霞紫氣之說，乃後世道家者流妄託耳。惟釋迦空天地，空萬物，亦空其身，全無一些行實，專事口說。生於伽毗羅國，行於天竺國，與中國全無干涉，真是箇客。且空天地，則天地宇蝕之客氣；空萬物，則萬物游魂之客忤；自空其身，則此身追命之客鬼。「說客」二字，確乎不可易矣。然說客又坐之以頭一箇者，何也？如儒之莊、列、儀、秦，道之五利、靈素，釋之佛圖澄、鳩摩羅什，或以口說，或以筆說，皆說客也，而不若釋迦爲最。

普天下畫影圖形，至今捉你不得。

賊與帝王勢不兩立，有賊則帝王之教化不行，宇宙之民物不安，宜急急捉者故遍天下畫爲影像，圖爲形色。毳毛跣足，明是老賊之狀；破額裸身，明是老賊之體；閉目趺坐，明是老賊好爲佚逸之態；亦易知易見，可一索而速擒者，乃至今捉之不得，則中國之禍何時已乎！

人民何辜，遭此土偶作祟！太祖獨曰：吾將畫影圖形以捉之也。是大聰明，大手段，故末二句果然捉住。

呵呵呵！沒得說，眉毛不離眼上橫，兩耳依然左右側！

此一段，便是高皇捉住佛處。呵呵呵，大笑聲也。佛全憑口說，而今笑你將何說乎？你眉毛依然在眼上橫著，你何不空此眉？兩耳依然在左右長著，你何不空此耳？蓋五官、百骸是開闢來有的，五倫、百行是盡人外不了的。佛空父子，必是空桑頑石生的然後可；然縱生自空桑頑石，而空者猶是桑，頑者猶是石，豈是空的？空君臣，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天地是天子的父母，四夷是天子的手足。佛若說空，則上不得天，入不的地，遁不得山林，逃不得外國，佛將安之？空兄弟、朋友，而又廣度生徒，是去絆而戴枷了，豈止不能空乎！空夫婦以絕生生之道，而自己卻欲結舍利子以長存，誰還說是空的！太祖指其易見處，就眉與耳言之，而老賊情狀畢露，伎倆盡窮，束手就擒矣。唐高祖沙汰一勅以後，錄捉賊之功，太祖其首乎！

存人編卷四

博野顏元著

東鹿張鼎彝毀念佛堂議

元藏拙草茅，素不慣交顯達。一時君子，蓋多其人，苦愚陋無由知。以尋父遊遼左，貶節叩號，無門不入。奉天少京兆東鹿張先生爲吾友，尙夫兄，且憐苦子，爲頒布報帖所屬，是以得侍坐側，聞此議也。謹錄爲喚迷助。

甲子，張子奉簡命督學奉天，既抵瀋，適通志成，大京兆以其稿屬爲讐校。見其誌祠祀，錦北關有曰「念佛堂」者，喟然曰：風俗之不淑，民無禮也；人心之不正，上無教也。子與氏曰：「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，賊其民者也。」堯之所以治民者何也？勞之，來之，匡之，直之，輔之，翼之，使蚩蚩者氓，日用飲食，曉然於三綱，五常而不敢於邪惡斯已矣。錦州爲我朝龍興地。太祖、太宗暨世祖，皆嘗以堯、舜之治治之者也。今上命吾儕來尹茲土，固將曰：爾受茲嘉師，庶勞之，來之，匡之，直之，輔之，翼之，以無負我二三城堯、舜之民也。錦民者，竟羣然以念佛爲業，而又肆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，而又巍然峙於都會之衢，而又煌然登諸通志，以昭示夫天下後世！所謂「勞之，來之，匡之，直之，輔之，翼之」者，固如是耶？余竊以爲懼，爰召太守某君而議曰：「盍毀諸？」辭曰：「錦民之習於是也衆，且匪伊朝夕矣，仍之

便。」予瞿然曰：「佛法至漢明始入中國，迄今千餘年，西方聖人之名遍海澨，凡名山大川，靡不有珠宮貝闕以供香火。然聖君賢相雖未能盡去髣髴之侶，斷未有等釋氏於二帝、三王之道，迪萬世以祈雍熙者也。卽蕭瑀、王欽若之徒，爲聖君賢相所不齒，亦不敢播爲令甲，以合掌當空閉門誦經之事號召乎寰區也。甚而至於佛圖澄之佐石勒，姚廣孝之佐成祖，身本緇衣，而得君行政，奏底定之勳，宜以其術易天下矣，卒亦未敢攬一言於制治之書，俾有室有家者，胥率彼天竺教，作六時梵誦也。子太守當堯舜在御，而乃使錦之民羣然以念佛爲業，肆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，巍然時都會之衢，煌然登諸通志以昭示天下後世，爲蕭王、佛姚所不爲，將何以無負嘉師而對揚天子之休命？至不矚於非義而諉諸衆且久，則甚矣子太守之飾也！」

聞之義州鄉俗，故重佛、老及諸不經之神。有鑿巫○閻先生者，製祀外神文，祝而悉焚之，一時翕然，無或梗焉者。夫義之民衆矣，其俗亦非一日矣。鑿巫閻不過一謝病鄉先生耳，非其有責也，非其有權也，乃毅然行之，而義州人無敢梗焉者，豈有他歟？躬行以導之，積誠以動之，坦白洞達以曉之，雖甚頑愚，固無不可格之民也。子太守保釐東郊，民之表也。誠破其飾而振其諉，何畏乎徒之繁而淫於俗者之深且久哉？若念錦土瘠涼，其材或可惜，則錦嚮有遼右書院，爲明樊介福直指所建，借其地而復之，集郡之俊秀實其中，而課之以白鹿洞之規條，教俗育才，均有賴焉，其誰曰不宜！惟子太守勉旃！弗應，默然而退。嗟乎！義，錦屬也。鑿巫閻先生之子若孫猶有存者，寧無聞之而齒冷！

闢念佛堂說

京兆方構前議，未成稿，予適入衙，懽然詔予曰：「闢異端，渾然素志也。念佛堂之設最爲不經，盍爲我闢之？」予退，草此以進。

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，惟務生人，其生人也，務厚人之所以生。故父子，人之相生也者，教之孝慈，兄弟，人之同生者，教之友恭，夫婦，人之從生者，教之義順，君臣朋友，維人之生者，教之令共與信。恐人之未必克盡於是教也，爲之立學校以宣行藝，鳴鞀鐸以警道路，導之也；爲之法度藏諸王府，律令懸之象魏，示之也；入教者賞於祖，出教者刑於社，令民知所趨避也。聖人之公卿百執事以及州牧里師，咸奉是以勤其職，聖人亦以是上下其績，此二帝三王之治之所以隆，而風俗之所以美，爲繼天立極之化也。

降及秦、漢，治雖不古，而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朋友，凡天下之爲生者，未之有改也。自漢明帝乃西迎以死教天下之妖鬼，入我天朝，其號曰佛。五蘊皆空，是死其心及諸臟腑也；以耳目口鼻爲賊，是死其身形也；萬象皆空，是並死山川草木禽魚也；推其道易天下，男僧女尼，人道盡息，天地何依！是並死世界宇宙也。舉振古來十百聖人所以生天下之道法盡夷滅之，舉千萬載生民所以相生、從生、同生、維生者盡斬斷之。然人君迎之，親王奉之，歷代風靡，寺庵遂遍天下，仁人君子望清涼臺，未嘗不痛心疾首。

也！

然寺庵雖儼然立，僧尼雖公然行，而都鄙不寺不庵之地，閭閻不僧不尼之人，猶未有異名別號以倡邪說者。迨紅巾、白蓮始自元，明季世，焚香惑衆，種種異名，旋禁旋出，至今日若「皇天」，若「九門」、「十門」等會，莫可窮詰。家有不梵刹之寺庵，人成不削髮之僧尼，宅不奉無父無君之妖鬼者鮮矣，口不誦無父無君之邪說者鮮矣。風俗之壞，於此爲極！猶幸國朝嚴擅建庵觀寺廟私度僧尼之禁，凌遲無生老母，屠夷新河妖人。煌煌顯律，凜凜王章，愚民猶有不辨邪正，不畏生死，相聚會佛者，仁人君子所以聽佛聲，未嘗不痛心疾首，淫淫淚下也。噫！

愚民何知，妄謂念佛可以致福免禍耳。殊不知福者何？子孫昌，家業富之謂也，禍者何？絕子孫，無家業之謂也。彼佛者，有子孫耶？有家業耶？佛已無福，念之其可以致福耶？佛已大禍，念之其可以免禍耶？況天地鬼神昭昭在上，不可以僞言欺，苟不實踐忠孝，篤行仁義，卽口稱忠臣孝子之名，日誦大仁大義之語，天地鬼神必且斬之禍而降之禍。況口稱不忠不孝之非鬼，日誦賊仁殘義之邪言，天地鬼神其不益怒而加禍耶？以念佛求福，愚且妄矣！念佛已愚且妄，況聚爲羣社，立之室堂，公然建之城市，聞之官長，其干法壞俗，又何等耶！是又愚之愚，妄之妄者矣！

今錦州府志有云念佛堂者，世未前聞。官吏非徒不之禁，而且顯登之記載，以長邪俗，汚典冊，奈何不知聖人生天下之教而忽於助死天下之教也！仁人君子所以閱錦府祠祀記，未嘗不痛心疾首，淫淫淚下也。噫！

擬諭錦屬更念佛堂

既呈前說，京兆遂出所議示予。予曰：「經世之文也。」然竊念議之闢之，不若直行文更之，遂草此進。

嗚呼錦守！天生蒼赤，爰賦恆性，敍爲五典，釐爲百善，順之吉，逆之凶。矧其棄之，鮮不殄滅！

越自東漢，皇天降割於我時夏，使西番妖法入惑我黔首，五典咸墮，百善俱廢，忍絕天性，謬託慈悲，苦戾人情，妄稱極樂。沙門輩復敢恣爲幻灝，創爲十王、陰獄諸危酷，恐慄我赤子，謂呼乃佛號，立致種種福，立脫種種難。

嗚呼！惟德動天，非修善克允，福弗倖邀；非改過克允，禍弗苟免；舉口而致，斯民疇不易從！始迷是非，繼反榮辱，終至不畏刑戮，生死是以，呼佛成俗，敢營堂城市，罔知禁忌。

嗚呼錦守！小人何知？惟君子心思；小人何識？惟君子耳目。素迪不勤，素戒不飭，今復顯登之誌冊，以翼邪俗。嗚呼！予茲懼上千天子降罰，傳譏於後世。

嗚呼錦守！易乃風俗，是責吾儕。其罷堂中所有，更匾額曰鄉約所，仰承天子制，選老成德望，朔望講讀聖諭，訓正斯民，無俾終惡。

嗚呼！予聞茲土盤巫閭先生賀子欽易諸佛剎爲書院，講朱考亭白鹿洞規，淑俗明季，當日士夫齊

民胥安從之，罔有異。矧予暨汝，實尸名位，孰與鄉先生反掌丕變，信無梗！無俾誌冊比觀，取羞賀賢。勛旃錦守！易一時差，作千古美，錦守勛旃！